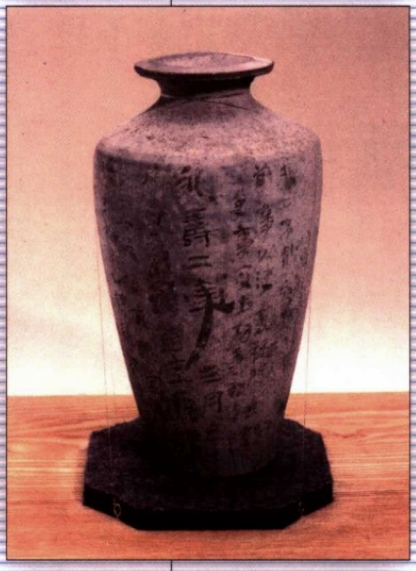
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

世界汉学论丛

SHIJIE HANXUE LUNCONG



[日]中村不折 著

李德范 译

世界汉学论丛

SHIJIE HANXUE LUNCONG

ISBN 7-101-03655-4

9 787101 036558 >

定价：16.00 元

世界汉学论丛

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

[日]中村不折 著
李德范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日)中村不折著;李德范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

(世界汉学论丛)

ISBN 7-101-03655-4

Ⅰ.禹… Ⅱ.①中…②李… Ⅲ.汉字-书法-美术史-中国-古代 Ⅳ.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3748号

责任编辑:王楠 柴剑虹

世界汉学论丛

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

〔日〕中村不折 著

李德范 译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6¼印张·1插页·140千字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16.00元

ISBN 7—101—03655—4/H·192

日本书道博物馆内的中村不折塑像

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

公元二千零一年一月 啓功題籤

出 版 说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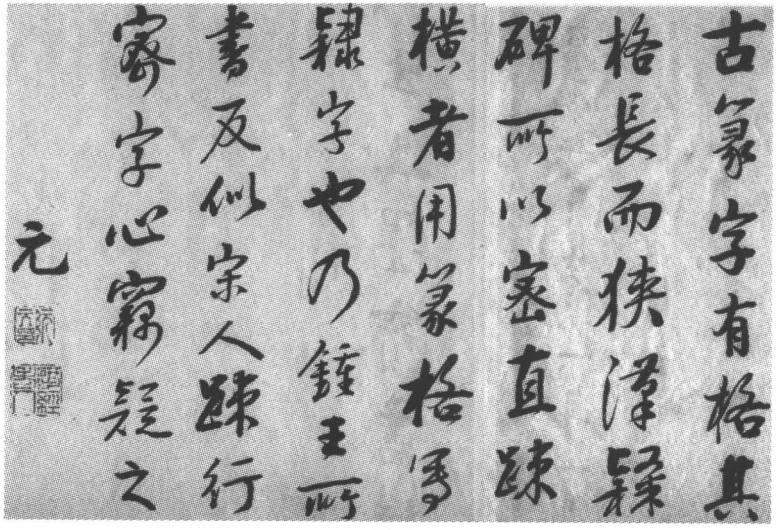
中村不折(1868—1943),日本美术家兼文物收藏家。他年轻时学习油画,曾留学法国;回日本后又从真壁云卿学习南画。1895年,他在中日战争中获得一册《淳化阁法帖》,自此对收集中国书画文物产生浓厚兴趣,并陆续得到清末新疆、甘肃地方官员王树枏、梁素文、何孝聪、孔宪廷等人所藏敦煌吐鲁番写本。1936年,他以自家私宅在东京创建书道博物馆。1927年3月初,他编著的《禹域出土书法墨宝源流考》在东京刊印,由西东书房发售。由于印数较少,加之不久爆发"九一八"日军侵华事变,所以该书流入中国的极少。

上世纪80年代中,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启功先生在访日活动中浏览旧书肆,发现有《禹域出土书法墨宝源流考》一书,欣然购得,披阅之后,认为是书所收虽大多为断简残片,所附图版也并不完整,但多数文物有准确纪年,又多为古人墨迹,对研治我国古代书体源流变化极具参考价值。90年代末,中华书局成立汉学编辑室,启功先生遂向柴剑虹编审推荐此书。于是,汉学室约请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的李德范女士翻译是书,将其列入"世界汉学论丛"的出版计划。考虑到原书的印制质量较差,尤其是部分图版模糊不清,字迹难辨,我们用日本书道博物馆的现代印

品做了少量的替换，也删去了少数质量太差、一时难以替换的图版。为了让读者对书道博物馆有一定的了解，我们还特地请敦煌研究院的赵声良先生撰写了概要的介绍文章，附在书后，以供参阅。赵先生在日本获得美术史博士学位，曾与编《敦煌书法库》，对书道博物馆的藏品也十分熟悉。他认为，本书的出版必将推进中国书法史的研究。这也正是启功先生推荐我们出版此书的初衷。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3年7月



书前阮元手迹释文

古篆字有格，其格长而狭。汉隶碑所以密直疏横者，用篆格写隶字也。乃锺、王所书，反似宋人疏行密字。心窃疑之。

元

阮元印	揅经老人

注：法帖为宋人所摹刻。所见锺、王之书似宋人的便不足怪。

绪　言

中国西域甘肃、新疆出土的古代墨迹，使学界大为震惊。一时间，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此。宗教、文学、史学、考古学等等，各学科的专家都积极对此进行研究。然而，唯独我书法学界，却很沉默，似乎要袖手旁观，白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大凡学习书法有三要诀，其一临摹法帖，其二搜访碑碣，其三探求真迹。此三者中，第一法帖，虽有易于入门的长处，但不足以至深，不能不说有时是误人的。本来法帖是专门为了习字而辑，虽对初学者颇便利，但其原样多已经过多次钩摹，如今几乎全部失真。即使是著名书家王羲之所写，如字形笔意大部失真，以此观右军书法之风貌，也难免不生疑窦，从而使人更加感到不可靠。第二碑碣，多是其当代的雕刻。如永寿二年的《礼器碑》，是汉代人的丹书，又于当时直接雕刻而成，是汉刻当不会有误。又，大安二年的《中岳灵庙碑》，北魏寇谦之撰文，当时书写，同时雕刻。凡如此建立者，不是重建的伪碑，用于研究古文字是绝好的。然而，若经年久，出现漫漶缺损，模糊不清，再经过后人的补凿，其真相被破坏，留下的遗憾也定会不少。而第三真迹，其当时用笔的痕迹仍历历在目，生气勃勃，它的价值是十分值得尊重的。对于书法，研究真迹的确是最好最理想的方法。然而，古墨迹来之不易，自古以来就

是此道中的志士们所忧虑的问题。昔日,米庵菱湖诸家竭尽全力搜集,而得以夸耀于天下的,也仅仅是明清的作品。其后,菘翁于赞岐见到《急就章》,声称得究唐书之奥义。明治初始,提倡六朝书法。一六鸣鹤等先辈,皆将藏於京都智恩院的西魏人陶仵虎所写的《所胎经》,叹为东洋第一古笔。然而要研究六朝书法,就不得不先拜《所胎经》。拜了《所胎经》,就等于一步踏入了净土门。

如今,学术界的进步波及到书法学界,其探求的足迹也延伸到了中国边陲之地。在甘肃、新疆的石窟、古墓中发现了众多古代墨迹,上至汉魏,下至五代以及赵宋,悉是千年以前之尤物。淋漓墨迹,没有一件不是星凤之翎毛、苍龙之鳞甲。试临摹其数行,真有身生魏晋之世,亲闻书法於锺、王之感。尤其是探讨此新出土墨宝与书法学的关系时,发现了过去仅在文献中见其名的古隶、章草书等,此时可得以研究其实体。历经多年的碑碣之类,字形缺损,其结构笔法等不得确知的,在此可足以究明其波势磔法的运笔之妙。书史中的所谓汉之八体、梁之一百二十体、唐之五体、十体等等,混然杂陈,既不统一,也颇多谬误。依此便可整然体系,正误补阙,完整书史中的编次。还有八分、隶书之辨,兰亭、黄庭之体等聚讼难决的悬案,在此也很容易就得到解决,进一步推进了研究的步伐。或许,还会有意外的收获,盖不怀疑。

余昔志于古代墨迹的钻研,有十余年。然而,身体柔弱,资力匮乏,亲临其地从事搜访,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想的。幸而滞留其地方的中国官吏,多将其视为古董来搜集,却不知是可进行深入研究的资料中的奇货。每得机会,便迫其割爱,以至所获数量渐多。其主要有新疆布政使王树枏氏,在驻扎迪化府(乌鲁木齐)十年间,于吐鲁番、鄯善等地收集的出土经卷文书的全部;甘肃布政使何孝

聪、同道台孔宪廷、同吏许际唐等诸氏，在敦煌所获的大部分；故工学士老田太文氏搜集的龙沙开宝四卷，以及日野强氏西域探险中的所获。汉瓮则全是江藤涛雄氏携来的。以上的搜集，多依靠江藤涛雄、田中庆太郎、胜山岳阳三位的尽力周旋。虽然与今天西方各国政府于协会等处筹集大量的资金，亲临其地踏勘探险发掘搜集的相比，微不足道，然而，展现在眼前的，上至前汉下至五代等各时代的真迹资料，亦足资补充书法学研究，因而也可聊以自慰了。若另有大成，还有待於他日的几多有为之士以及丰厚的资金。

昭和丁卯(1927年)季春

不折山人识

凡　例

此书全部按余藏中国出土墨迹所记年代顺序而记。初题为“禹域出土墨宝录”，后据其书法加以议论，并引述书史、书论中的观点，故改题为“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

编中标题上有○记号的是可明确书名的，加△记号的是未确定的。有(六朝卷一之二)或(唐卷三之二)、(六朝册之一)、(唐册之二)等记号的，此是余搜集的合订卷子中的，只是用于对照时的备忘。

为对照研究，附记有本国非出土的经卷文书。

卷中断简零墨多不知为何经，乞教于河口慧海师、高楠顺次郎博士，两师曰须研究后再决定。今首次发表，有待他日订正。

此书的刊行，曾蒙河口师、高楠博士及樋口勇夫君、寒川阳光君极大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目　录

绪　言
凡　例

卷上　自汉至北凉末

汉
锡壶(图版 1) …… 1
永和六年瓮…… 3
永寿二年二月瓮…… 3
永寿二年三月瓮(图版 2) …… 4
建宁四年瓮…… 6
熹平元年瓮(图版 3) …… 6
熹平四年瓮…… 7
光和二年瓮…… 8
初平四年瓮…… 9
三字瓮 …… 10
般若部经(图版 4) …… 10
【书体辨】…… 10
古文(图版 5、6)　大篆　籀文(图版 7)　小篆(图版 8)

古隶(图版 9)　八分(图版 10、11、12)

魏

譬喻经(图版 13) …… 27
戒本注(图版 14) …… 29
【草书论】 …… 30

晋

泰始三年瓮 …… 33
太康三年瓮 …… 33

宋 刘

写经跋字(图版 15) …… 34

北凉 及其同时代

法华经方便品(图版 16) …… 35
佛说菩萨藏经第一(图版 17) …… 36
十住论后款(图版 18) …… 37
华严经第廿八(图版 19) …… 38
法静题名 …… 38
佛说菰迦长者问菩萨行经(图版 20) …… 38
十地经论(图版 21) …… 41
问辨意长者经(图版 22) …… 41
戒律缘起(图版 23) …… 41
大智度论(图版 24) …… 41
法华经譬喻品 …… 43
法华经分别功德品及常不轻菩萨品 …… 43
法华经七宝塔品第十一(图版 25) …… 43

残经 …… 43
法华经譬喻品(图版 26) …… 43
法华经序品及方便品(图版 27) …… 43
愿文 …… 45
迦旃延说经(图版 28) …… 45
妙法莲花经化城喻品(图版 29) …… 45
佛本行经(图版 30) …… 45
般若部论 …… 45
譬喻经 …… 45
残经 …… 47
戒律注 …… 47
般若部经 …… 47
贤愚因缘经 …… 47
大般涅槃经 …… 47
金光明经第四(图版 31) …… 47
维摩经注(图版 32) …… 48
般若部论 …… 48
大般若经 …… 48
涅槃经 …… 48
宝积部经 …… 48
法华经(图版 33) …… 48
大智度论卅九 …… 50
般若部经 …… 50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 50
月爱三昧经 …… 50

法华经妙音菩萨品 …… 50
般若部经 …… 51
般若部经 …… 51
残经 …… 51
大般若波罗蜜经 …… 51
华严经 …… 51
残经 …… 51
小乘部注释 …… 52
大乘随形好释论 …… 52
譬喻部经 …… 52
残经注释 …… 52
残经 …… 52
法华经药王菩萨品及妙音菩萨品(图版 34) …… 52
大般涅槃经 …… 53
法华经方便品 …… 53
宝积经 …… 53
大般若经 …… 53
小乘有部论(图版 35) …… 53
正法华经 …… 55
般若部经 …… 55
残经 …… 55
大般涅槃经 …… 55
俱舍论(图版 36) …… 55
异译维摩经 …… 56
大般涅槃经 …… 56

般若部论(图版 37) …… 56
华严经 …… 56
问阿那婆达龙王经 …… 56
华严经 …… 56
胜鬘经 …… 57
四生释 …… 57
一切功德积聚经 …… 57
文殊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多经 …… 57
问侨尸迦经(图版 38) …… 57

卷中　自南齐至隋末

【碑刻的隶法】(图版 39) …… 59
齐 萧
佛说欢普贤经(图版 40) …… 61
梁 南朝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四(图版 41) …… 62
华严经第二十九(图版 42) …… 64
金刚经(图版 43) …… 64
北魏
大般涅槃经第卌(图版 44) …… 64
律抄壹卷(图版 45) …… 66
摩诃衍经卷卅一(图版 46) …… 66
护身命经(图版 47) …… 68
观世音经(图版 48) …… 68
律藏初分卷第十四(图版 49、50) …… 70

大般涅槃经卷第卅八(图版 51) …… 73

西魏 后魏

小乘戒律注疏 …… 74

大般涅槃经卷第八(图版 52) …… 74

法华经化城喻品(图版 53) …… 74

诸尊陀罗尼(图版 54) …… 76

哀叹品第四 …… 78

法华经功德品(图版 55) …… 78

法华经 …… 78

般若波罗蜜多经 …… 78

问恃尸迦经 …… 78

涅槃经 …… 78

大般涅槃经第十八(图版 56) …… 78

大般涅槃经 …… 80

仁王般若实相论(图版 57) …… 80

大般涅槃经光明遍照高贵菩萨品(图版 58) …… 81

十诵律卅事卷第七(图版 59) …… 81

增壹阿含经卷第廿六 …… 81

法华经妙庄严王本事品(图版 60) …… 83

华严经第四十四(图版 61) …… 83

杂宝藏经(图版 62) …… 83

维摩经疏(图版 63) …… 85

【章草论】

涅槃经第三十二迦叶菩萨品(图版 64) …… 85

法华经譬喻品 …… 87

北齐

观音像图 …… 87

韩宝晖墓志(图版 65) …… 87

北周

建首故首故称第一(图版 66) …… 88

十方千五百佛名经(图版 67) …… 90

大比丘尼羯磨一卷(图版 68) …… 90

地藏十轮经 …… 90

道科(图版 69) …… 92

法华经第四 …… 92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叹等品 …… 92

隋

沙弥塞戒本(图版 70) …… 92

开皇九年碗 …… 94

大方等大集经(图版 71) …… 94

大方广佛华严经如来光明觉品第五(图版 72) …… 94

大智度论第二 …… 95

僧伽吒经卷第二(图版 73) …… 95

【书僧智永】 …… 97

佛说妙好宝车经一卷(图版 74) …… 98

深密解脱经第三 …… 99

大智度经六释论卷第三 …… 99

大般涅槃经卷第八 …… 99

残经释(图版 75) …… 99

佛名经 …… 100

卷下 唐及五代 附史料 本国其他

唐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图版 76) …… 101
维摩诘经卷第三…… 101
法华经第六(图版 77) …… 102
黄仕强传(图版 78) …… 104
阿毗昙毗婆沙卷第六十及序(图版 79) …… 104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104
观世音经…… 106
弥勒上生经(图版 80) …… 107
刘浩墓志铭并盖(图版 81) …… 107
目莲尊者问所说经(图版 82) …… 109
舍利弗尊者问说经…… 109
善恶因果经(图版 83) …… 109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图版 84) …… 109
崔瑛墓志铭…… 111
法华经玄赞卷第七(图版 85) …… 111
观音经…… 112
法华经卷第七(图版 86) …… 112
金光明最胜王经…… 113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113
法华经妙音菩萨品…… 113
大般涅槃经四相品…… 114
十地菩萨说陀罗尼经…… 114

法华经…… 114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114
法华经譬喻品…… 114
正法华经…… 114
礼赞文…… 114
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画卷(图版 87) …… 115
法华经药王菩萨品…… 115
道经残卷…… 115
太上八威灵策卷…… 115
法华经玄赞义决(图版 88) …… 115
【西域通路考】
妙法莲花经玄赞第四函(图版 89) …… 119
法华经玄赞第八(图版 90) …… 120
华严经疏(图版 91) …… 121
戒律…… 121
道经残卷…… 121
金刚经…… 121
金刚经…… 123
尊胜陀罗尼…… 123
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 123
法华经劝发品…… 123
法华经序品…… 123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图版 92) …… 123
残经…… 124
法华经□□品…… 124

法华经提婆达多品残本及劝持品四行 …… 124
药师经 …… 124
法华经卷六寿量品、分别功德品、随喜功德品、法师功德品
…… 124
思益梵天所问经 …… 124
佛名经 …… 124
法华经化城喻品 …… 125
佛说法句经一卷 …… 125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百六十八 …… 125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六十二 …… 125
大乘无量寿经 …… 125
金刚经及序并歌 …… 125
华严经第六如来现相品第二 …… 126
华严经第六十四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五 …… 126
(附)《华严经》第五《世主妙严品》第一之五 …… 126
佛像印画 …… 127
佛画断片三种 …… 127
佛像印画 …… 127
父母恩重经 …… 127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 …… 127
五代
诸经摘录 …… 128
佛名经第二(图版 93) …… 128
佛名经第六 …… 128
阎罗王受记 …… 130

法华经普门品 …… 130
礼忏文 …… 130
宋
戒律 …… 131

附　一

刻经
十诵尼律卷第四十六(图版 94) …… 133
宝箧印陀罗尼经 …… 135
史料
北馆牒 …… 135
北馆第二牒(图版 95) …… 136
北馆第三牒 …… 136
圣历二年户口册 …… 137
开元四年户口册 …… 138
乞粮牒 …… 140
天宝解粮残檄(图版 96) …… 140
唐人日课习字卷 …… 142
圣典及子类
老子道德经残卷(图版 97) …… 142
老子道德经残字 …… 143
抱朴子残卷(图版 98) …… 143
郑注论语残卷(图版 99) …… 145
郑注论语残卷 …… 145

庄子天运篇(图版 100) …… 146
庄子知北游篇(图版 101) …… 146
左传残卷 …… 146
搜神记一卷(图版 102) …… 146

附　二

日本

四自侵经(图版 103) …… 149
瑜伽师地论卷六十七 …… 152
内膳司斛申请公粮牒(图版 104) …… 152
心经 …… 153
兴福寺烧经 …… 153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四百卅九 …… 153
华严经第四庐舍那佛品 …… 154
法华经卷第六 …… 154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八十二 …… 154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一 …… 154

附　三

刻本

根本陀罗尼 …… 155
六朝写经残字卷第一 …… 155
六朝写经残字卷第二 …… 156
六朝写经残字卷第三 …… 156
六朝写经残字卷第四 …… 156

六朝写经残字卷第五 …… 156
流沙碎金一卷 …… 156
唐写经残片卷第一 …… 157
唐写经残片卷第二 …… 157
唐写经残片卷第三 …… 157
维吾尔文经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一(图版 105) …… 157
维吾尔经卷第二 …… 159
维吾尔经卷第三(图版 106) …… 159
西藏
曼陀罗印画断片 …… 160
补充
汉中平四年瓮 …… 160
【前代书法追述】 …… 161

禹域出土墨宝纪年表
附:日本文物纪年表 …… 165

书道博物馆及藏品简介(赵声良) …… 171

卷 上 自汉至北凉末

编中记录的锡壶和瓮，出土于西安、洛阳。佛经、圣典、子类、史料等，皆是纸本墨写。其中有朱写五代经一卷，杂有小片六朝的佛经麻布题签一件。纸多为麻纸，穀皮纸次之。其多用黄檗染过，如今很难一一辨别是何种纸。其中甘肃敦煌千佛洞所出，由于发现于石窟内，有人认为不适于用“出土”之名，但辨识的困难程度亦不亚於出土。千佛洞所出的丈长经卷，纸墨多很完好。新疆各地所出则多是断简零墨，除梁建安王的写经、普通四年写经和唐僧日课习字卷共三丈余外，罕有尺长者。千佛洞所出年代多是北魏以后的，新疆的多为北魏以前。此外还选录了山东出土的磁碗，陕西、河南出土的墓志铭三种，以及河南出土的大理石面观音图。

汉

○ 锡壶

前汉孝成帝绥和二年（西历公元前7年）制，距今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当是我国垂仁天皇二十三年。高四寸一分，口径二寸一

分，腹径三寸七分，底径二寸。离口约一寸间隔有朱漆环形纹样，下有横书十二字，字体为便捷小篆兼古隶。古隶真迹，不见于其他地方，此可使书法研究光彩迸发。（见图1）

此锡壶与后面的《三字瓮》相同，像是用于斗量。其他为葬祭具，属另外一种。

全文：绥和二年四时嘉至中主令斗

（图1：锡壶图）

瓮

孔固亭（中村不折自号孔固亭主人——责编注）所收瓮，有十一个，其型各异。内有一朱书三字瓮，其制精美，用途也不同。其他十个瓮皆粗，首行都记有年号月日，中间所记都与墓葬主人有关，最后是“急如律令”四字，或是单有“律令”二字结尾。所记“天”、“帝”等等的文字，恐与道教有关，估计可能是用于葬祭之事，不敢轻易断言。见于永寿二年二月瓮上的“成氏家死者字桃推死日时重复年命”等句，可以认为此风习行于汉时，可用于运命说的研究。十一瓮中，有五瓮有漆书。而漆书之事，只见于文献，没见

过实物。今获此瓮，可以朝夕亲手抚摸，真是人生大幸。

○永和六年瓮

高六寸六分，底径二寸四分半，腹径三寸七分，口径毁损难测。灰黑色陶器。外有朱漆书十五行，一行八九字。其书体为今隶，甚漫漶，只可识读六十余字。

全文：永和六年□□□子一行　朔廿一日壬申直□□帝二行
神师使者为□□□之三行　坟墓东□□□□□四行
□□□□□□墓□□五行　墓伯墓丞相墓六行　□史堵
□□□□□所七行　□者市曹主人□□□八行　今日吉
日解五□□□九行　杀及与中央□□□□十行　天帝使
者告□□□□十一行　墓门亭长主□□□□十二行　到
烝召作行差□□□十三行

永和，是后汉顺帝的年号，仅次于我国存有汉代人真迹文字锡壶的绥和，实际距今（大正十五年），有一千七百八十五年，正是我国成务天皇十一年。书风淳古朴茂，绝无后人的妩媚之态，与《裴岑纪功颂》等神理相映。只见于文献，而无缘目睹实物的今隶书，今日可显其真面目。

此瓮于大正三年从陕西省西安府外发掘，是同府硕学阎培棠氏所藏之物，大正十一年归孔固亭所藏。罗氏《古明器图录》有载。

○永寿二年二月瓮

桓帝永寿二年二月。高六寸，腹径三寸半，底径二寸七分，口部缺损。灰白色陶器，外用朱泥写今隶书，十二行，八十七字。西安府外出土。

全文：永寿二年一行　二月己未朔廿七日乙酉二行　天帝使者

告丘丞墓三行　伯地下二千石今成氏之四行　家死者字桃推死日五行　时重复年命与家六行　中生人相拘籍到复七行　其年命削重复之八行　文解拘伍之籍死九行　生异薄千秋万岁十行　不得复相求索急十一行　急如律令十二行

首一行好像是出土清洗时脱落的，有脱落的痕迹，在适当的光线下，仍能清楚地辨别。其书从容不迫，姿态典雅，意到之处随笔所止，不受些许拘束，浑然天成。这未必是名人所作，然其技巧虽无天籁之妙，但也值得后人赞叹。

○永寿二年三月瓮

桓帝永寿二年三月。高七寸，口径二寸九分，腹径四寸七分，底径二寸。灰白色陶器，外有黑漆八分书，共二十行。西安出土。

全文：永寿二年三月己未一行　朔廿二日己酉直执谨为二行　对孟陵填厌县官敢告东方吏三行　事生於甲乙谋议欲来暴病四行　足膝昼且啼哭夜不得卧便五行　休不来会事□□□敢告南六行　方吏事生於丙丁谋议欲来七行　反还典(?)刑(?)敢告西方吏事八行　生於庚申谋议欲来暴病九行　腹□□敢告北方吏事生於十行　壬癸谋议欲来暴病欲十一行　□无□思□□□□不得履十二行　□□中央吏事生於戊十三行　己某(谋)义(议)谷(欲)□暴病不起十四行　□□□□□□□□□皆不十五行　得来会□□□□□苦以不十六行　□□□□□□□□□门□十七行　服口不能言□□□□□□十八行　前事以决襄祸门垂辟四十九行　方吏事及土功急如律令二十行

（图 2:永寿二年三月瓮图）

此瓮于大正三年出土,同年十二月由江藤长安买取送来。

其书法秀伟,笔力劲健。首一行感觉非常出色,恰如被称为汉碑之王的永寿二年所刻《礼器碑》,此瓮亦系永寿二年所制,也可算是最杰出的。“年”字的垂笔很长,似《石门颂》中的“命”字。(见图2)以往书家只是视之为特种书法,但汉代人的运笔法不是固定的,还有横波长的,如《沈君神道》。又如后面录的《熹平元年瓮》的“令”字,其末笔之长,可延及一行。

此瓮首行以下的字酷似《曹全碑》阴,“谋”、“议”字等最相似。文中初写为“永寿二年二月己未朔十六日甲戌”,估计最初是想在

二月使用的,后因某种原因被延至三月。又在“二”上加一画,变为“三月”,“二”上加“一”的痕迹很明显。将“十六日甲戌”改为“廿二日己酉”。似乎没有理会“朔”、“己未”。而二月是廿九天,其朔日始于己未,终于丁亥。三月的朔日是戊子,其廿二日当是己酉,却正好与长历合。

○建宁四年瓮

灵帝建宁四年四月。高八寸二分,口径二寸五分,腹径三寸二分五厘,底径二寸一分五厘。灰白色陶器,外有朱漆八分书五行。西安出土。

全文:南方一行　建宁四年十月己二行　卯朔　帝三行　　母
　　悤神□不起四行　如律令五行

字数虽少,但刚健疏宕,笔致大有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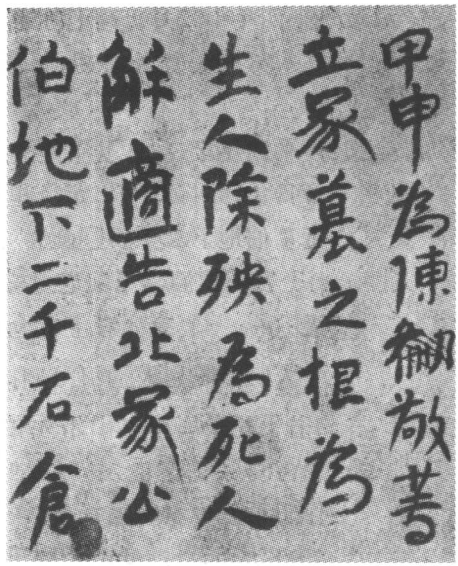
○熹平元年瓮

灵帝熹平元年十二月。高七寸七分,口径三寸,腹径四寸四分。灰黑色陶器,外面有朱漆。章草书,共十四行。西安出土。(熹平元年瓮原物不能摄影,只临摹以示其型。见图3。)

全文:熹平元年十二月四日一行　甲申　为陈叔敬等二行　立
　　冢墓之根　为三行　生人除殃为死人四行　解适(敌)告
　　北冢公五行　伯地下二千石仓六行　林君武夷王生七行
　　人上就阳死人下归八行　阴生人上就高台九行　死人
　　深自藏生死十行　各自异路急如律十一行　令　十二行
　　善者陈氏吉昌恶十三行　者五精(?)自受其殃急々十四行

世上流布的《淳化》、《大观》等诸帖中所刻章草,全都摹勒有

误，近来出土的墨迹与其一点也不相同。可知杜度、崔瑗、张伯英等的草书，皆应如此瓮上书。此可算是探寻汉代草书法奥秘的珍贵资料。



（图 3：临摹熹平元年瓮字型）

此瓮据说是扬州的一个叫张丹甫的人，从陕西西安府所获的朱书二器、墨书一器中的一个。朱书二器内的一器，割爱罗振玉氏，余又受让于罗氏。此二器是同一型，文章亦略同，只是“北冢”作“西冢”，自“藏”之下多“生人南死人北”六字。张氏所藏瓮作为草隶存录在新版书籍中，载有铭文。录其解说文如下：

汉熹平陶缶铭

有汉陶缶，朱漆书之一百一字，除殃之辞。熹平元年四月甲申，陈初（“叔”之误释）敬等立墓之根。草隶雄奇，有龙虎象。竹简土圭，越迈而上。丹翁投我希世大宝，子子孙孙万年永保。　附记，墨书一器，载于《艺术丛编》卷六。扁平瓮，无年月。底亦有文字，约七十字，今隶书。

○熹平四年瓮

灵帝熹平四年十二月。高七寸半，口径三寸七分，底径七寸九分。有丝栏，八分书。瓮外涂胡粉，漆书于其上，总共二十四行。西安出土。

全文：熹平四年十二月□(甲)□(午)□(朔)一行　三日丙申天帝日止移封镇二行　定邑里死人□□台冢墓三行　移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四行　上墓下中央大□墓左墓右五行　云门蔡酒蒿里父老令六行　胥文台家子孙□(后)世无□七行　复有死者上天仓仓地下芒八行　芒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人□(有)九行　里死人有乡生人属西长安十行　死人属东大山乐无相念□(苦)十一行　无相思大山将阅人参应十二行　□地下有适蜜人代行十三行　□作千秋万岁不得复十四行　□生人相朔令胥氏家生人十五行　子孙富贵豪疆訾财千十六行　亿子孙番息谨奉金银十七行　□深以谢墓主封镇到十八行　枚□□胥氏家冢中三曾十九行　五及皇□父母离丘别墓二十行　后葬之殁勿令伐作各安二十一行　其所旷户以闭累君二十二行　后世令无死丧他如天二十三行　帝日止镇律令二十四行

此瓮字数最多，出土瓮中为第一。文字为率易的八分书，稍带隶体。笔笔劲健，天真烂漫，真妙不可言。内数十字笔画完好，是理解分背、波磔奥秘的珍贵资料。瓮上施用乌丝栏，也算是书史上值得注意的问题。

此瓮亦割爱于罗氏。

○光和二年瓮

灵帝光和二年二月瓮。高五寸三分，口径三寸四分，腹径五寸

三分半，底径四寸五分。灰青色陶器，外有朱漆八分书，共廿七行。长安出土。

全文：光和二年二月乙亥一行　朔十一日乙酉直二行　破厌天帝神三行　师黄越章四行　谨为段氏甲□五行　冢通东南□六行　□土气(?)木(?)王四七行　方当生者死者八行　直□□□□□九行　土□道神□东十行　方起土大白□之十一行　南方起土辰星十二行　威之西方起土十三行　荧惑□之北方十四行　起土填星□□十五行　之甲乙庭坐冥十六行　收左旁趣召□十七行　己辰先恐□丑十八行　未对状急还十九行　土央段氏移央二十行　去咎远行千里二十一行　移咎去央更到二十二行　他乡故罂石厌直二十三行　□曾青厌东南二十四行　人辰上土气辟祸二十五行　达志远行千里二十六行　如律令二十七行

此瓮书品风骨圆劲，古茂匀整，大体如《史晨奏铭》，有见《郭太碑》之感。盖属蔡邕一系的杰作。

○初平四年瓮

献帝初平四年。高六寸八分半，口径二寸二分半，腹径三寸七分半，底径二寸五分。灰褐色土器，外有朱漆今隶书，末一行似篆书，共十行。大字一行。西安出土。

全文：初平四年□月十四日乙未天一行　帝使者□□□□□□□□□二行　□今金□如□游□荡□□□三行　当归万里千万□□□□四行　复相干上天仓々下地五行　□□□□□□　曰重□六行　□□□□□□□　思　自　□　七　行

□□□□□□□□□□□八行　□□无相索乐无相

□□九行　□如律令十行

[illegible]“忆乡”?

书风淳雅,间杂行书体,显现出隶书之渊源。可惜漫漶极甚,全部残缺不清,存字无几。

○三字瓮

无年月。根据其笔法定为汉器。高四寸九分,口径二寸二分,腹径四寸七分,底径一寸二分。灰青色陶器,外面朱书“磨百石”,书体为八分。书风高雅,亦系蔡邕之逸品。

此瓮异于其它十器,精巧。可能用途也不同。题字中的“磨”为脱稃,可能是关于米的事情,“百石”表示其数量,判断为量器,或许有参考余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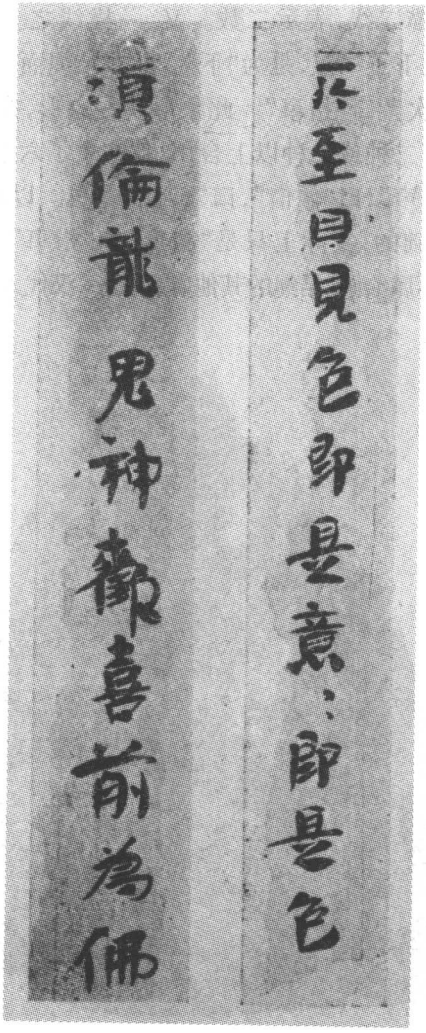
○般若部经

纸质墨写,总计十一行,但有一行断离。无年月。字体为今隶书,风神透彻,与甘肃西北出土的汉简木册,及前记古瓮文字的结体笔意正好相同。时间可定为汉末,是现存东洋最早的写于纸上的文字。新疆鄯善出土。(见图4)

【书体辨】

[古文]

中国文字的制定,起始于绘画、结绳。何谓绘画?描鸟、描鱼、描日、描月。以此直接作为文字,此非绘画而何?何谓结绳?描一



（图 4:般若部经）

横线表示一数，描二线，表示二数。又，一横线之上点一点，是为“上”。一横线之下点一点，是为“下”。此非结绳而何？六书之中，前者曰“象形”，次者曰“指事”。此象形就是象形，指事就是指事。若是象形与指事二种或二种以上合用，就产生了六书的其他四种：曰“会意”，曰“形声”，曰“假借”，曰“转注”是也。以此六意产生出几千文字，作基础的，实际上只是“象形”和“指事”。即可归为绘画、结绳二者。不属绘画、结绳的其他虞夏文字，汉代人称之为古文。（见图5、6）

（图5：甲骨文）

（图 6:三体石经残石）

殷墟遗字及锺鼎铭文等古文,我们如今可亲眼见到。而二千年前的汉代人却不能辨别其体。晋卫恒的《四体书势》中说:古文"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呼为'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四体书势》之前,不见"科斗"之称。汉代人是否呼之为"科斗",不得而知。正始之三体石经近年出土,可得一见。其古文则效仿科斗之形而捏造,后世复效之造古文,最终以至于连孔颖达也称科斗为古文。

[大篆]

入周后,文字之用逐渐扩大。用于日用、铭记等更加广泛。根据现存之铜器等铭文看,与殷器的四五字、八九字相比,周器可达四五百字。而随着其用处的扩大,为了书写便利,自然会出现形体变化。要具备文字的作用,自然需要改革其风俗,从绘画、结绳中独立出来。周代的文字向实用性发展,增加了作为文字的威严,汉代人则称之为"大篆"。《说文》曰:"篆,引书也。从竹,彖声。"段玉裁《注》曰:"引笔而箸于竹帛也"。"箸"可能有记之意。梁之《瘗鹤铭》中有"立石旌事,篆铭不朽",亦有记之意。《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晋卫恒《四体书势》曰:"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大篆之语不见《艺文志》的古书中。或许史籀自称为大篆?或者是汉代人所称之名?或许史籀自己所说,与"大日本"、"大英国"的"大"相同,只是一个敬语。赋与篆书大小的区别,只是

汉代人所为。其理由如何？只是古为大，新为小。若从理论上分类，宜应统称为周篆。

回顾史籀所处宣王的时代，周文明鼎盛期已过，夏殷古文随着实际运用的选择，具备了完备的体格，使周篆真正成熟起来了。此时编纂《大篆》十五篇，正是最佳时期。今虽不得见其遗作真迹，但钟鼎彝器之款识，及印于陶器上的文字等，多有遗存。其中优秀者，有古雅雄健的《散氏盘铭》(三百余字)，有书风严正、充分表现了间架结构之美的《盂鼎铭》(二百八十五字)，有醇雅妍妙之极的《毛公鼎》(三百余字)，有温雅典正的《克鼎》(二百八十字)等。其他的算来尚有数十种。

[籀文]

周篆又称籀文，因籀所撰之故。唐张怀瓘的十体《书断》曰："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虽然后人以名称书，称之为籀文，但史籀所撰《大篆》十五篇以外的籀文，却没有明文记载。虽说"与古文、大篆小异"，但任何人也不能加以区别。《四体书势》将其一律称之为籀书，较为切中。

大篆入东周后又有变化。与其说是变化，毋宁说近乎破坏。凡太平之世建造，战乱之时破坏，诸事皆然，文字亦不逃此劫数。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的书风被破坏，是不可争议的事实。浑厚优美的书风在变化中产生出了磊落疏宕之势，在齐楚遗器中可见其一斑。当时通用布泉上的文字，也是最显奔放的。尽管如此，依然不失其周篆规整的格调。世事进步的趋势是删繁就简，这就是所谓小篆形成的基础。石鼓作为小篆之先驱，是中国最古的石刻，今在北京孔庙大成殿，共有十石。其立面刻有文字，第八鼓漫漶，一字

不存。唐代时，石鼓出土于陈仓之野，后移凤翔。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字。韩退之则直接指为周宣王之鼓。千年以来，诸家聚讼，甚至将其定为六朝末北周之物。但其书风接近小篆，周末之说颇为有力。（见图7）

（图7：石鼓文图）

［小篆］

小篆是秦始皇时丞相李斯所作。“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此张怀瓘十体《书断》之说。《宣和书谱》曰：“小篆则又出于大篆之法，改省其笔画而为之。其为小篆之祖实自李斯始，然以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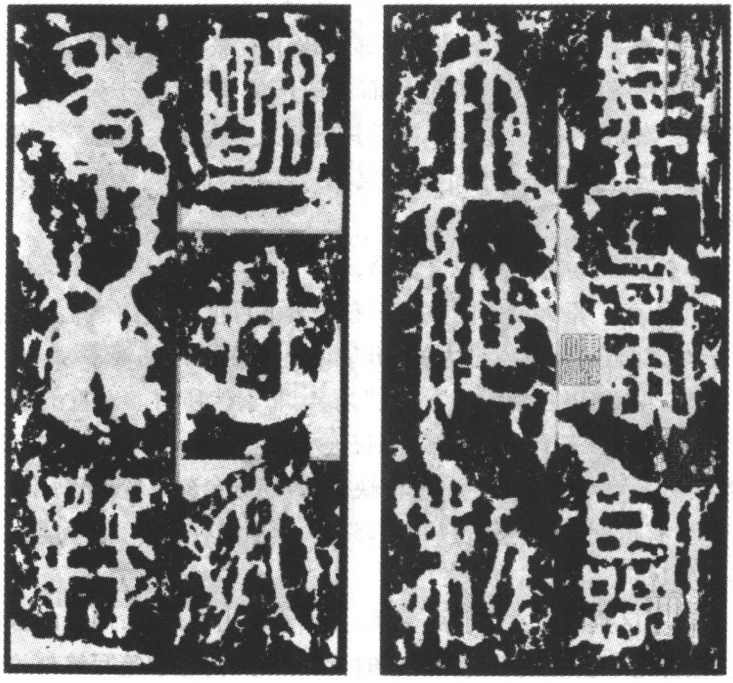
穆公时《诅楚文》考之,则字形真是小篆,疑小篆已见于往古,而人未之宗师,而独李斯擅有其名。"当时秦统一天下,诸般制度一新。对于文字,亦制定秦篆,布之天下。后世以之作为文字的典范,以后产生的隶、八分、行、草,都未曾从根本上脱离秦篆的约束,可见秦篆的威力是如此强大。惟知为李斯所直接创造,其因则不知所由。《诅楚文》、《石鼓》不是已经显示出了秦篆的雏型吗?秦统一天下,于是统一文字,选择简易而有威严的文字,行于天下。《史记》曰:"秦始并天下,丞相李斯罢其与秦文不合者",此为产生秦篆之动机。经过自然选择而称为"秦文"者,舍周末的大篆、籀文而谁?

"小篆"之称,始自《说文·序》,曰:"一大篆,二小篆。"小篆只是对大篆而言。秦人制定的文字行布于天下百世,可谓壮举。因而,对于秦人而言,与其说是大篆,毋宁说是以秦文作其根本,秦人何以称为"小篆"以自侮?故"小篆"之名,非秦代所有。秦篆的遗物有《泰山刻石》三十字、《琅琊台刻石》八十余字及刻于权量的数种。《泰山刻石》今仅存七八字,余皆缺损。《琅琊台刻石》没于海中,遂佚。虽有覆刻的《会稽》及《峄山》刻石,然而只存字形,却不能表现秦篆的风气。(见图 8)

以上区别的古文、周篆、秦篆,虽然秦篆出自周篆,周篆出自古文,但肯定不会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推移,为追求笔写铭刻的方便,终将会留下逐渐变化的痕迹。结果是秦篆中可见周篆,周篆中可见古文。因而罗氏认为古文即籀文。

在古文的遗物中,最值得敬重的是刻于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光绪某年,于河南省安阳县附近废墟中出土。大至七八寸,小到五六分的小片,合计总数大至有二万。罗振玉认为,去除重字后,可

有一千余字。此是殷王朝的遗物，而非民间的东西。甲骨书风劲古而秀灵，与其说是用坚硬的刀尖刻上的，不如说是写上的，可谓是书法研究的至宝。以此不仅可探寻六书的渊源，亦可弥补史家之遗失。



（图 8：泰山刻石残字图）

其他殷代的遗物中还有铜器的铭文。虽然卜辞是直接写上的，其字里行间使人感觉有殷人的血液在流动。而铜文是反过来

铸造,但使用了毛笔写的稿本,有明显可见的用笔痕迹。

[古隶]

夫秦制之小篆,其体典丽,结构整美。用之于碑刻榜书等,虽庄严而有品位,但应用于繁聚的事物,却繁冗有余。《说文·序》曰:"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云云。《汉书·艺文志》曰:"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是说以简捷为主,用以辨属吏文书的书体。唐张怀瓘《书断》中虽然也说隶书是秦之下邽人程邈所作。但此事是虚构的,没有确凿的事实根据。隶书毕竟是依自然需求而发展的产物,不可能因一人一时的设想而产生。唐杜光庭曰:世人多为隶书非始自秦时的程邈,隶书之兴在周代。盖可谓至言。周之铜器铭文、泉布文字中多隶书,这是秦隶所产生的因素。入汉,隶法又变。《说文·序》中所举八体之名: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为雕刻于符信上的文字。四曰虫书,一称鸟书,因其飞腾轻快而名,用于题署官号。五曰摹印,即印信所用文字,为缪篆。六曰署书,如匾额题联。七曰殳书,殳是兵器,兵器上的铭文亦是特殊书风。八曰隶书。八科之名后,有"汉兴有草书"之句。以上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八种书体虽略得领会,但第四、第六、第七种不得明解。今在此论究的是第八种隶书及其变迁。

隶书的遗迹刻于秦之权量,书风草率。此风入汉以后大有改变,已生波磔。前人认为前汉之书无波磔,波磔是后汉产生的。就连博识的康南海,最初也认为始建国《天凤刻石》中所见的波磔是伪作。直到甘肃省出土了简册、觚牒之类,才惊奇地发现前汉的遗

墨几乎没有无波磔的。金器镜鉴上的文字，多省略篆之底部，字形漂亮整齐，多无波磔。这或许就是所说的第三种刻符。

英国斯坦因博士从甘肃西北得到的简册、觚牒等木片的照片，于公元191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原名为“Documents Chinois”，为斯坦因、沙畹两氏共著。清朝罗叔蕴以《流沙坠简》为题将其排类，于日本京都出版。其中大部分为前汉的隶书，在此仅例举有代表性的。最早且明确记有年代的，有“天汉三年”廪给之木片（屯戍丛残九叶）、“神爵四年”的木简（屯戍丛残六叶）。无年号的有“狸獭”等字的残简（小学术数方技书一叶）、“谒侯史”木简（屯戍丛残十一叶）、“年伏愿子和云云”正四十字、反三十五字的木简（简牍遗文一叶）。其他前汉的简牍还有不少。其中“谒侯史”、“年伏愿子”虽少波磔，但其他皆多出波磔。

（图9：前汉五凤二年刻石）

（图 10:后汉中平二年曹全碑）

另外，推究汉碑之文字，前汉之碑不甚多，仅有四五件。其中数地节二年的《杨量买山记》最早，而且也已出现波磔的萌芽。即便是《五凤刻石》（见图 9），也不是全都没有波磔。像“年”字下垂的例子，在后汉的真迹中很多，“鲁”字、“六”字波磔显著。河平三年的《麃孝禹碑》、同期的《朱博碑》，也富有波磔。后汉时期，从建武十二年的《三老讳日记》，至永平六年的《开通褒斜道碑》，此形式承续不断。以上诸碑，充分说明汉隶字体都有明显的波磔之意。既含小篆的气质，又与秦隶有异，与后汉诸碑不同，然而却与甘肃出土的墨迹血脉相通，其应是隶书及古隶的绝好标本。虽然康南海名之为八分书，但余不赞同此说。

（图 11：中平三年张迁碑）

（图 12：曹魏受禅碑）

［八分］

进入后汉以后，笔法大进，体格工整，间架结构之美得以充分发扬，其流传的丰碑巨碣，照耀万世。虽前记之《三老讳日记》及《开通褒斜道碑》犹严守古法观念，而《大吉买地券》、《阳三老石室记》、《太室石阙铭》等却大开新意，但仍不能脱前汉书风。到了永初元年，《子游残碑》大有长进，而建和二年的《石门颂》却又过于飘然。然而，仅仅过了六年，《百石卒史》精美的间架结构，便令人惊叹。由此以后，风格迥异更加明显，永寿二年的《礼器碑》，风格高迈，可称得上是汉碑第一神品。延熹七年的《封龙山碑》，书风浑厚；而同八年的《西狭颂》，则磊落疏宕。熹平六年的《尹宙碑》颇具丰丽，而同四年的《韩仁铭》则以俊爽知名。而明代出土，中平二年所立《曹全碑》又以妍丽闻名。与此相反，同是明代出土的，中平三年的《张迁碑》（见图 10、11），其建立年代还要晚一年，却以朴雅而倍受赞赏，真可谓神奇。

以上诸碑皆是后汉的代表作。除此外，其他大约可有百数。这些优秀碑刻的书写者，载于书史的有曹熹、蔡邕、师宜官、邯郸淳、卫觊、韦诞等人。三国时，魏之《上尊号》、《受禅》、《孔羡》、《范式》等最著名，而锺繇、梁鹄、皇象等书的名望最高。此等诸碑的书体，被称为楷书，或八分。然而，八分的意义不明，聚讼纷纷，至今未决。最早的八分说是蔡文姬的"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去李篆二分取八分"，于是称为八分书。《隶辨》中訾此说之虚妄（康南海却取此说）。次是王愔《文字志》中说："王次仲以隶法局促，遂引而伸之，为八字之分。"又曰："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云云。王愔是魏平北将军王乂之子（《书史会要》、《隶辨》），去汉不远，其说或有根据。唐之李阳冰赞同此说，解曰：字体本方，而八分之，皆似八字，势有偃波。此说与蔡文姬之说意义相反。如根据前说，篆之笔意多则为前汉的。若据后说，波磔发达则为后汉的。五代之郭忠恕有以上二论皆非之说："书有八体，汉蔡邕以隶作八分体，盖八体之后又生此法，谓之八分，近矣。"又闻说日本空海之法中有：隶为谨严之书，"八分"只是因其十分严谨，只能书写出八成，《礼器》、《曹全》为隶书，而《石门颂》是八分书之说。此说最不恰当，且带日本味。八分的名称出现很早，如《文字志》中已有其说。王右军《〈笔阵图〉书后》曰："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右军亦去汉不远。"八分"之名称，虽不见于汉人的著书中，但将王愔之说，后引《四体书势》之说、王羲之之言等种种学说联系起来考虑，可以推测，汉代人已经提倡八分体了。

考察北宋铸钱事迹，在同一炉中铸真、隶书一对的钱，历代可达数千种。然而，此事在史书上却不见只言片语，是从日本元禄时期的钱币爱好者那里才发现。如此重大的事件，历史上却没有记

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恰与汉人明明知道八分作品,而汉人不作八分说,是同样的事情。原来,汉人的书体说较笼统,不甚严谨。如“八体”,只是对应书写载体有其不同名称而已,不是指不同的八种书体。毕竟隶书和篆书应当区分为二种。此期间正是碑碣盛行之时,隶书从其实用性出发,自成庄严一体。《礼器》、《史晨》、《曹全》、《张迁》等后汉数十种碑上所刻的文字,皆为此体。笔意似隶书,体势格法却大异。此书实在算得上是汉代书法之精华,中国文字的权威。朱长文《墨池篇》中载:“锺繇笔法,不知何人所记。云锺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也。点如山颓,滴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粲粲分明,遥遥远暧者矣。则所谓铭石之书,盖八分也。”《隶辨》曰:“铭石为正书者,锺繇《泰山铭》、《受禅碑》皆铭石书也。羲之谓之八分。”《唐六典》云校书郎掌雠校正字有五:一曰古文,废而不用。二曰大篆,惟石经载之。三曰小篆,印玺旗幡所用。四曰八分,石经碑碣所用。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等等。以上所说铭石、受禅碑、石经碑碣所用的,很明显当是用于汉魏石刻的文字,而被谓之为八分。虽然八分之意不明确,但八分之体却可得知之。宋王应麟曰: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欧阳修《集古录》误以八分为隶书。由此,汉石刻皆被看作是汉隶。讥《集古录》无定见,其根源是误将八分为隶。《后汉书·儒林传》中记,后汉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五经,以古文、篆、隶三体,刊刻于石碑,然而熹平石经实际只有一体,用三体的是魏正始中所立,两者均树于大学之门,可能是史官混同了吧。魏之石经,虽为古文、小篆、八分三体,但所记的是以隶作为八分书,是相对篆而言,只是习惯而已。在汉、魏,民间不能区分隶与八分,是不无道理的。既然汉、魏对隶、八分的习俗就是如此,那

王应麟对于《集古录》的攻击,应说是失于苛刻了。

随着今隶、八分的成熟,所谓以简捷流便为主的隶书,也不无变化。秦代以后,篆书的气氛逐渐淡漠,即使有前汉之隶从秦篆而出,后汉之隶从八分而出的现象,也只是古隶、今隶之分。《书史会要》中也记有:"锺、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我没有见到新产生的今隶,想想篆之笔意、体势全都去掉了的汉之隶书,不是不能被称为今隶的。前面所记之后汉永和六年、永寿二年二月瓮上的文字,很可能就是今隶。

《晋书·卫恒传》之《四体书势》云: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梁鹄候宜官醉,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等事。熟读此文,王次仲之楷法、毛弘之八分相互关联。传至晋代,应该解释为八分是弘之法,其渊源出自王次仲。西晋人之说、正史所记最足根据。

《隶说》云:"当时以八分用之铭石,其章奏、笺表、传写、记录、日用之字皆用正书,亦谓之章程书。繇书《受禅碑》即八分也。《宣示》、《戎路》、《力命》诸帖即章程书也。二王无铭石书,如《黄庭》、《乐毅》、《画赞》、《曹娥》、《洛神》章程书也。"(见图 12)于是,至汉末又有章程书一体。但将稍谨严于今隶书的书体,勉强树立一个名目,是没有必要的,此类书体亦应包含在今隶书中。章程书最早记录,见于南齐王僧虔之《能书人名》。其锺繇之条曰:"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行押书即行书,相闻为书信之事。那么,虽然作为章程书的《宣示》、《黄庭》之类,为后人所见,确凿无误。但后录之魏甘露元年的《譬喻经》,盖与《宣示》同式,《大智度论》(晋写)

之类则与《黄庭》同式。仅以刻于今日流布的《淳化》、《大观》等法帖中的作为章程书的标准。因与今之楷书相似,魏晋也有似此书体之故,而定为楷书之祖,是为大谬。王僧虔是南齐时人,当时的章程书经典佛书等尚存,后人对《宣示》、《黄庭》的揣摩当为别论。由此推断,不难知道汉魏之时已有了章程书的名称。甘肃、新疆出土的经卷等,六朝初期的多属此体。这种书体至北凉末时消失,面目一变而为隶书。此虽经过递代变迁,但到了唐代,依然称为隶书。从宋始,类似楷书的则被称为正书。东魏大觉寺之碑阴,为今之楷书,署款却为:“银青光禄大夫韩毅隶书”。隋大业元年舍利函之铭文也是同样的书体,署款为:“赵超越隶书”。唐玄度之《十体书》有古文、大篆、八分、小篆、飞白、倒薤篆、散隶、悬针书、鸟书、垂露书,并无楷书之目。又,张怀瓘之《十体书断》的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十种书体,亦无楷书之目。由此可见,到了唐代还没有楷书之称。但正字、楷书之语唐代就有,非指书体,是秘书监所属的官名,如“正字毕彦雄文”、“秘书省楷书贾敬本写”等,很明显,记的是其官名。称为楷书,是楷式之书,其本来的意义是指间架结构方正之书。如前所说,在汉时称八分书为楷书,即非指一种书体,而是书的格式。故作为一个科目,本义应称为隶书。

魏

○譬喻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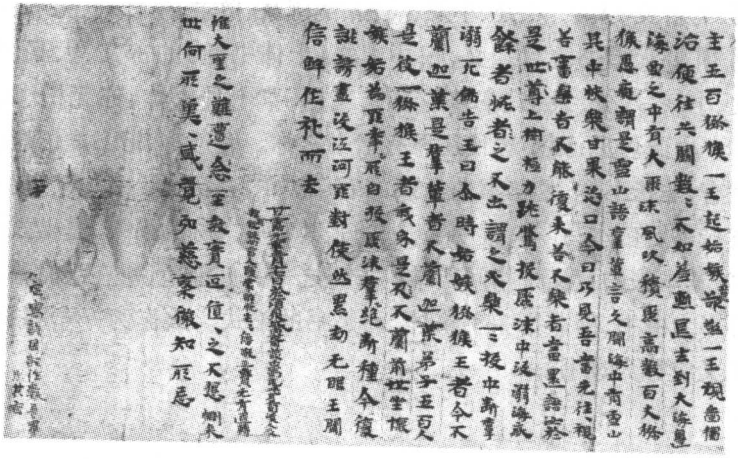
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写。当是我国神功皇后五十六年，距今大正十五年有一千六百七十年。七纸，长八尺，宽七寸八分。首断裂，存廿八章末尾十七行及廿九章出广演品、三十章出地狱品。无丝栏。今隶书。出土地不明。（见图 13）

跋曰：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此月上旬汉人及杂类被诛。向二百人愿蒙解脱生生信敬三宝无有退转。

惟大圣之难遭至教实叵值值之不恳恻来世何所冀冀感觉弘慈察彻知所忌。

一校（下缺）　（上缺）定写讫因记作数言毕

思其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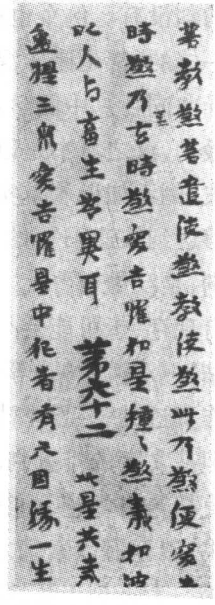
（图 13：譬喻经）

此经书品典雅，笔势雄浑。孙过庭《书谱》中说元常工于隶书，可以想像锺繇之隶书的面貌，是如此风采。甘露年号在前汉、曹

魏、孙吴、苻秦、五代都有。此经属于哪个？从书风上看，很明显，非前汉及五代。

又，酒泉城不是吴之地，肯定不是吴之甘露。在其余的曹魏和苻秦二者间，能够定为何代呢？而苻秦的甘露年间，酒泉城被前凉张氏所占据，时是太始五年，在酒泉城总不会奉行远处苻秦的正朔。虽然前凉遂被苻秦兼并，但此已是距甘露元年十八年以后的建元十二年了。那么写经中的甘露显然不是苻秦的。既非苻秦，除断定为曹魏外，或许无人说出其他途径。曹魏之甘露，于高贵乡公的正元三年六月才改元，在三月就用甘露纪年，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有一个理由，翻开《魏志》，可以见到有六月改元，或七月改元，而回溯到从正月用新纪年的。因而大胆推测，写经全部终了是在六月改元以后，而诛死人供养之事实际上是在三月上旬，书写为三月十七日，因此用甘露纪年，不能说不当。

譬喻经现今所传的是六朝译本，文章与此经虽略同，但序次有异。总而言之将古译的序次整改，作为当时译的，也不乏其他例子。章句顺序的排列等与六朝译本有所不同，可以确定此经是魏人写本。



（图 14：戒本注）

○戒本注

无年月。首缺。七纸，长五尺七寸，宽七寸八分。存一百一十六行，行凡二十一字。自六十章至六十八章。（见图 14）

篆、隶、八分、行、草杂书。姿态纵横,风韵典雅,妙趣不可言。其书写年代具汉末至三国的体势,故录于此。无丝栏。出土地不明。

【草书论】

斯坦因博士从西域所得的六朝初期以前之简册等,多种多样。虽然在学习书法上不失为好材料,但可以选定的断片,没有像此经这样丰富的。此经篆、隶、八分、行、草交错的书体,古来书家称此为破体。然而,汉晋的草书可能多像此卷,但六朝以来,如此整然的却没有。例令也称为章草,没有如《淳化》、《大观》中的那样整然一体的,都是诸体混淆状态。余还有《急就章砖》,亦汉物,与此经异曲同巧。中国学者附以"草隶"之名称。"草隶"之称,甚不彻底。最初,汉之草书是以办事简便快捷为主要目的,与其从美术上下功夫,倒不如说着重实用。隶、草、八分,混然杂陈,便捷应手,已经能够达到快速书写的程度。设立章草、独草、连绵草等界限名称区别,是汉魏至晋代。皇象的《文武帖》、索靖的《月仪帖》等真迹,若有现存,想可能会与流布法帖的面目颇异。《来鸿馆帖》、《墨池堂帖》、《戏鸿堂帖》等中的索靖《出师颂》,规格通为章草体。又,被称作真迹的《三希堂法帖》中的隋人书,所著面目虽然与其他帖有异,但从文字的排置判断,其结果是来自于同一原本。《三希堂法帖》直接来自墨迹,而其他帖是转模而来。转模间,隋人之书变为晋人书,以至冠以索靖之名,最终造成了其中不见汉人草书的谬误结局。大抵刻于法帖的汉魏草书,由此笔法作出,虽不切中,亦不远矣。行书的名称,毕竟没有意义,此时没有适当的理由树立一种行书体等。如前述,草书是草率之意,行书是通行之意,都是用于区

别快速程度的捷书速笔,行、草的区别,终究不很明显。

汉魏人对草行书的态度虽然如此,然汉魏的行草书中,却不乏杰作。此《戒本注》残卷,便为今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企及的神品。且于汉魏的行草书中,可窥到向美术方面徐徐发展的趋势,足以推至与八分、篆书相同的资格。至此,已超出潦草书写的初衷,而需要功夫了。甚至认为不能急匆匆作草书,使墨不入纸。到东晋,出了书圣王右军及其子献之。以此父子为中心,能书之人层出不穷,成为行草书的黄金时代。现存所谓真迹,多是经过梁以后双钩临摹的,虽难知其全面目,但仍不可认为毫无价值而放弃。恰巧斯坦因博士收集品中,有晋人的尺牍,而斯文赫定博士(瑞典)也从楼兰遗迹中发掘出尺牍断片多个。我国大谷光瑞师收集品中,也可见西域长史李柏尺牍等数件。这些尺牍,皆圆熟草书。此时期正是王右军父子在世之时,鉴赏此时代的草书法是处于何等状态,便可悟出世人对王右军父子尊崇的真正意义。

按《书史》、《书断》中说:"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萧子良曰: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堕,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后汉北海敬王刘穆善草书,光武器之。明帝为太子,尤见亲幸,甚爱其法。及穆临病,明帝令为草书尺牍十余首。此其创开草书之善也。""魏文帝令刘廙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惟张伯英造其极焉。"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曰: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但非草为之。犹如古隶之生正书,故当是章草在草书之先。然虽无"章"之名,汉建初中杜度善操伯此书,帝称之,故后世目焉。今便误以章帝书。建初是章帝之年号,杜度之书,受章帝重用,故

称章草。《淳化法帖》中刻有汉章帝草书千字文数行,非其体称为“章草”也。以上各种论述,“章草”的意义始终没有明确。再者,所说起源,习癖之例,不足凭据。此等诸说,可能是根据《说文·序》中的“汉兴有草书”一语而来的。今见其遗物,前汉元帝永光六年历(《流沙坠简》小学方技书四叶)波磔笔意明显,即所谓章草体。后汉光武帝建武廿六年及卅一年又卅一年的木简(屯戍丛残九叶)、明帝永平十一年的木简(屯戍丛残九叶)也是波磔丰富的草书。《流沙坠简》中还有虽无年号,但可推定为前汉的草书木简数十件。此等称为隶、八分的草体,都不无波磔之意。以上所见汉代人的真迹,没有强行分作章草、草书等。将刻于《淳化》、《大观》等法帖中的张芝、崔子玉、皇象等的作品作为根据,是错误的。

所谓“汉兴有草书”,意思是草书与汉的建国同生。再回顾以前的研究,周铜器的铭字中也可见草体。人类偷懒、怠惰是动物的通性,欲求简捷方便的草体文字,是必然的。因此,世界上有文存字在之处,就必然有草体。汉之草书并非只由史游、杜度开创。而是由几千几百的史游、杜度陆续出现,为简易而简易,遂而出现了难读的草字,以至为后世带来许多困难。(《维摩经疏》后再附“章草”论)

行书,《书断》中记为后汉颍川刘德昇所作也,虽无意义,但是唐人所记,在此附记。

晋

○泰始三年瓮

武帝泰始三年。高六寸八分，口径二寸四分，腹径八寸三分，底径四寸四分。灰黑色陶器，有两耳。外有朱行书，漫漶甚，仅能辨认十一行二十七八字。河南洛阳出土。

全文：泰始三年□□□□一行　酉□□□□□□□二行　五祖
以来□□□□三行　□□阳□□□□□四行　丽
□□□□□□□五行　下□□□□□□□六行　到
□□□□□□□七行　□鬼□□□□□□八行　神
□□□□□□□九行　镇如□□□□□□十行　地
□□□□□□□十一行

书体流丽，显示出《兰亭序》产生的因缘。

○太康三年瓮

武帝太康三年十二月。高八寸一分五厘，口径四寸，腹径九寸五分，底径五寸八分。灰白色陶器。隶书，共十八行。另有一朱泥书大字。河南洛阳出土。

全文：大康三年十二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直危一行　天帝使者
谨为叛氏之家镇厌二行　立墓冢中新故□□□三丘五墓
三行　天墓地墓土□当路□墓□□□四行　四时行度八
□九□八□□□□□五行　朔玄望十二辰□□□□布六

千六行　□□行从大□□七行　□□神共□□□□□□□□五八行　岳究诗草□□□□□□□□□□□九行　黄大阳之宿菖音九萌木之精齐中十行　安土死者得行莹将军□鬼备守丘十一行　丞墓伯藉鬼多归地下□□□□行十二行　彦直墓门长□均窦生人堂□□十三行　下就生人见日月死人□□□问地十四行　户即覆绢□□□□□□能□□□十五行　假诏子能显□黄□能千秋万岁十六行　得福望不得重复急如十七行　地下诏书律令十八行

冢(此为大字)

书写杂以行体而温健,可觉察出慢慢转向六朝隶书的微妙变化。

宋 刘

○写经跋字

文帝元嘉廿六年写。仅存三十三字。

全文:持世第一

岁在己丑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经

吴客丹杨郡张休祖写用纸廿六枚

虽仅存三十三字,但作为刘宋人的真迹,仅此一件。书法尤工,充溢着南方的风韵。“吴客丹杨郡”几字颇值得注意,使我们知

道江南人远客西域，依其主之嘱，钞写经卷。己丑是刘宋元嘉廿六年，为北凉承平四年。此时右军父子已殁，时为萧子云、羊欣等书法兴盛驰名。文中的“休”字下添有“火”，作“烋”。晋人的草书中是“休”字下有一横画。六朝碑多作“烋”。（见图 15）

（图 15：元嘉写经跋）

北凉 及其同时代

○法华经方便品

沮渠蒙逊承玄二年六月写。存字三十六行。长二尺二寸五分。今隶书。鄯善吐峪沟出土。（见图 16）

跋:岁在己巳六月十二日令狐岌为贤者董毕狗写讫校定

书风苍古淳实,且笔势纵横,不受些许拘束。虽自由奔放,却无媚态,又不趋奇矫。异体文字颇多,足资小学家参考,作为谬误而排斥是错误的。字形是追随时代而变迁的,入唐后才大致稳定下来。

(图 16:法华经方便品)

○佛说菩萨藏经第一

沮渠安周承平十五年写。长三尺八寸半。存字六十行,今隶书。吐鲁番三堡出土。(见图 17)

跋:佛说菩萨藏经第一　　廿六纸半　　一校竟

大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经

承平十五年岁在丁酉

书吏　樊海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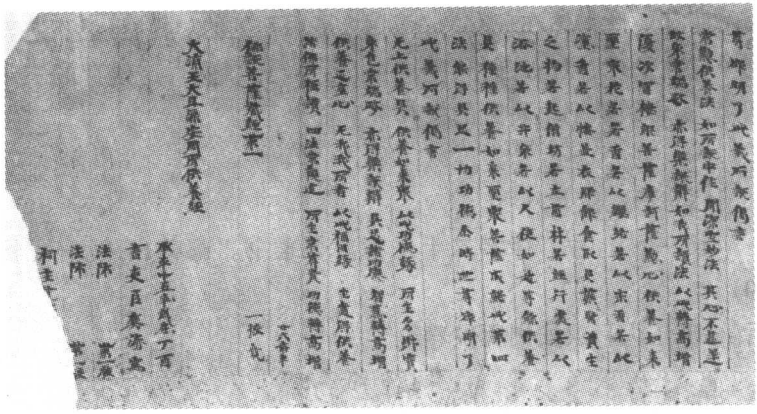
法师　第一校

法师　第一校

祠主道(下缺)

1902 年至 1903 年冬,德国派往中国的斯文赫定教授,于吐鲁番以东约三十公里的喀喇和卓附近的废市街遗迹中,发现了《沮渠安周功德碑》,现存于柏林市教育博物馆。中国清朝的端方在做驻德公使时,得拓本一纸而归,金石学者极为珍重(碑经盐分多年侵蚀,端氏作拓本时侵水,数字被损。博物馆随后作了玻璃真空函,严禁模拓)。末尾纪年的"平"字上损难读,学者间多有争疑,及此经出,"承平"的文字明显,聚讼戛然而止。真痛快之事!吾人于揣

摩刻石间，得此真迹，天之我幸何其大也。



（图 17：佛说菩萨藏经第一）

此经与《功德碑》书风酷肖，恐出一人之笔。书风清隽遒美，无寒险奇峭之风。体虽属今隶，但饶有八分之意。求之于碑，与《爨宝子碑》最合。《爨宝子碑》在云南，东晋安帝义熙元年所建，比此经早五十余年。想当时，中国南北相通，才可能有此相似书风。

○十住论后款

沮渠安周写。长九寸四分，宽八寸五分。存字三十四字。吐鲁番出土。（见图 18）

全文：十住论第七

凉王大且渠安周所写（下缺）

愿一切众生深解实相悟无相忍

用纸廿三张

此经虽只存三十四字，但发现了沮渠安周自写的文字，却让人

兴奋。不仅如此,今所见书风,已脱八分、今隶范围,显现出唐代隶书的萌芽。此书体在现存的石刻中,是看不见的。再,虽然真迹直到今日才发现,但由此时代上溯,也不曾见此笔体,这残存的三十四字,实可谓是书史研究的极其贵重资料了。

○华严经第廿八

长一尺七寸。存字二十二行。今隶书。鄯善出土。(见图19)

后款: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经

廿　纸

此经书体于今隶中混有行体。

以上二卷均为沮渠安周供养经,年号虽未书写,但可推定其年代。

○法静题名

存字七行。行书。鄯善出土。

跋文:凉都法静所供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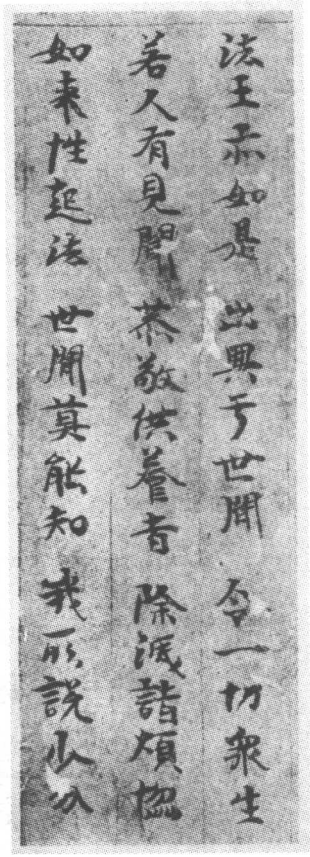
是上写经的后款。"凉都"二字亦可说是北凉之遗物,故附载之。

◎ 以下所录,虽无明确文字记载的年代,但按其书体,检其纸墨,若在两晋之际,因而定其为同时代。

○佛说菩迦长者问菩萨行经

断缺为四片并题签一片。正文是今隶书,凡廿六行。题签为八分书,一行。鄯善出土。(见图20)

（图 18：十住论后款）



（图 19：华严经文）

（图 20:佛说鞞迦长者问菩萨行经）

（图 21：十地经论）

（图 22：问辨意长者经）

此经书风高迈，书势笔意与旧二乐庄藏西晋元康六年写《诸佛要集经》颇相肖。可定为同时代的。(六朝册之一)

△ 十地经论

长一尺三寸。存字二十四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见图 21)

此经书风醇古朴质，笔力刚劲，亦西晋之遗物。(六朝卷四之四)

△ 问辨意长者经

断为二纸，共二尺二寸。合存字三十四行(十六行、十八行)。书风古朴刚健。纸质与《十地经》相似，亦西晋之遗物(见图 22)。(六朝卷四之三)

△ 戒律缘起

三片。第一片存字二十九行，无丝栏，诸体混写(见图 23)。(六朝卷一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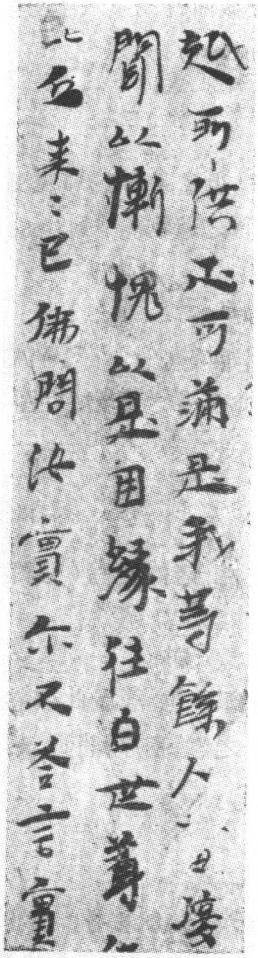
第二片存字六行。第三片存字六行。(六朝册一)

书风古拙雅健，用笔颇有趣。若明窗净几，舒展此残卷临摹之，趣味津津不竭，日没而不知。王右军之《兰亭序》肖此书风，其行笔之妍妙可想而知。

△ 大智度论

四纸，长五尺二寸五分。存字八十六行，今隶书。出土地不明。(见图 24)

书风高雅，仿佛见《黄庭经》之面目。二王之小楷盖具此趣。法帖所刻为唐摹，经宋元，想必愈加远离真迹。



（图 23：戒律缘起）

（图 24：大智度论）

○法华经譬喻品

书法幽雅,藏锋极妙,推定为西晋之遗作。可惜断裂成七十余片,断烂多不能读。(六朝册之四)

○法华经分别功德品及常不轻菩萨品

断为二纸。一纸长一尺六寸五分,存字二十行。一纸长五寸,存字九行。今隶书。新疆出土。(六朝卷十之一)

○法华经七宝塔品第十一

长一尺三寸。存字廿四行。今隶书。鄯善出土。(见图 25)

书风及形式与前记《法华经》残卷均与二乐庄藏西凉建初七年(东晋义熙六年)写《正法华经》相同,正是西凉遗作。(六朝卷一之九)

△ 残经

经名不详。长九寸弱。存字十六行,今隶书。鄯善出土。笔意亦似西凉写经。(六朝卷一之十)

○法华经譬喻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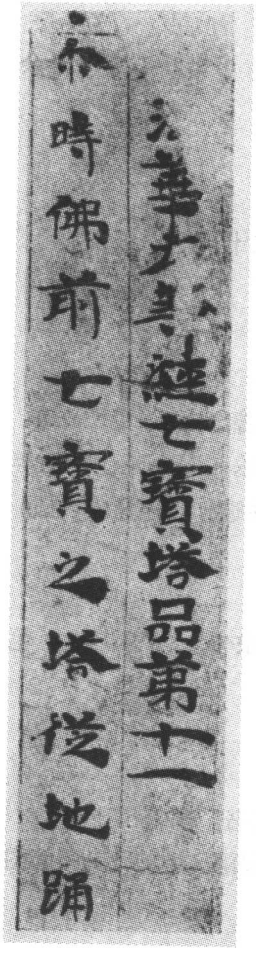
四纸,长四尺五寸。存字七十九行,今隶书。鄯善出土。

此时代出土的经卷,尺度长。书法奇劲洒脱,笔势飞动(见图 26)。(六朝卷一之十三)

○法华经序品及方便品

长三尺五寸。存字五十五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见图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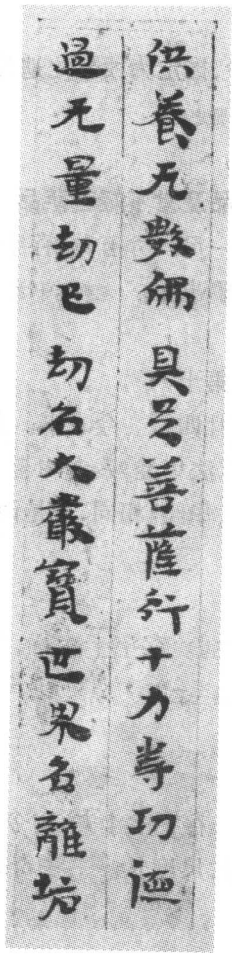
其书刚柔兼并,所谓君子藏器者,书法上乘也。(六朝卷七之二)



妙法蓮花經七寶塔品第十一

尒時佛前七寶之塔從地踊

（图 25：法华经七宝塔品）



供養无數佛 具足菩薩行十力等功德

過无量劫已 劫名大叢寶世界名離垢

（图 26：法华经譬喻品）

妙法蓮花經序品第一

尒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告舍利弗

（图 27：法华经序品及方便品）

△ 愿文

长三寸。存字六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六朝卷八之十三)

△ 迦旃延说经

长一尺四寸八分。存字二十四行，八分书。吐鲁番出土。

书法雄浑，悠悠不迫，如视千里之阵云，足见汉人之襟度(见图28)。(六朝卷八之五)

○妙法莲花经化城喻品

首缺。共十五纸，长一丈七尺。尾部亦损，仅见"妙法莲花经"等文字右边半笔。书法雄俊，征之于碑，与后秦之《吕宪墓表》最相近。今隶书。出土地不明。(见图29)

◎ 下面所载，虽比前者稍后，但不会在晋末〔南朝〕宋初以后。

○佛本行经

断裂为十片，然而纸墨完好，可读的字有七百余。

笔力快利隽秀，在写经文字中，书风最为大胆，放射着其无所拘束的光彩(见图30)。(六卷册一)

△ 般若部论

长二尺一寸五分。存字四十九行，行二十二三字。今隶，小字。鄯善出土。(六朝卷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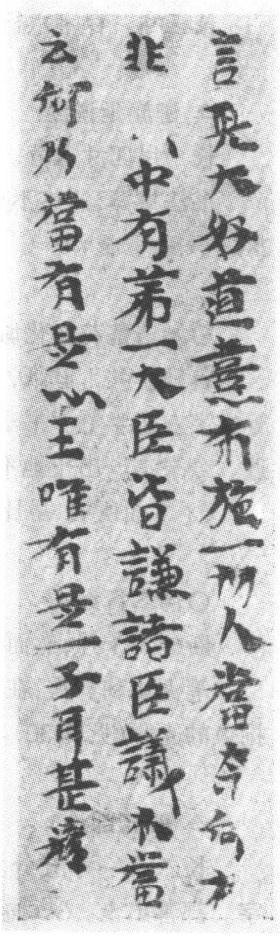
○譬喻经

长八寸五分。存二十行，行廿五六字。前有一层小字，标题下

书十二首。是温雅可爱的今隶。鄯善出土。(六朝卷一之三)

(图 28:迦旃延说位)

(图 29:妙法莲花经化城喻品)



(图 30:佛本行经)

△ **残经**

经名不祥。长九寸。存字十五行,今隶书。鄯善出土。(六朝卷一之四)

△ **戒律注**

长一尺余,上部缺损。存字二十一行,草率,今隶书,无丝栏。(六朝卷一之五)

△ **般若部经**

长一尺五分,下部缺损。存字十六行,今隶书。鄯善出土。(六朝卷一之六)

△ **贤愚因缘经**

长一尺二寸。存字二十八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字体森严,旗鼓堂堂,有似冲向敌阵的气概。(六朝卷四之一)

○**大般涅槃经**

长一尺三寸五分。存字三十二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六朝卷四之六)

○**金光明经第四**

存残章九行、流水长者子品十六,共长六尺三寸。今隶书。吐鲁番出土。(见图 31)

后款:相华所供养经

此写经文字的特点是竖画长。碑学者曾对东汉《石门颂》中

“命”字的悬针颇为惊奇，而此残经的文字竖画却悉长。可知古人的结字法，毕竟不是简单的同一形式。（六朝卷六之一）

○维摩经注

长二尺七寸。存字四十六行，八分书。正文之下有二行小注。吐鲁番出土。（见图 32）

八分笔势明显，风骨似东汉的《白石神君碑》。（六朝卷六之五）

△ 般若部论

断裂为二纸。一纸长一尺四寸，存字廿五行；一纸长存七寸五分，存字十四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六朝卷六之二）

○大般若经

长一尺九寸五分。存字三十二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六朝卷八之四）

△ 涅槃经

长八寸五分。存字十四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六朝卷八之七）

△ 宝积部经

长七寸四分。存字十三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六朝卷八之九）

○法华经

长一尺八寸。存字二十九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见图 33）

是十千魚悉皆命終王聞是已心生歡
道場善根樹神善女天卻知本時流

（图 31：金光明经第四）

人說法當達是意以為說法以士為以人而說
法者當來本无以
隨人本德而應當善見為現智當善
德本

（图 32：维摩经注）

天眼義如先說生天耳如意足
命智知衆生心及所趣等善薩若

（图 33：法华经）

唐太宗《论书》中曰：如烟霏雾结，状断还连。凤翥龙蟠，势斜反正。玩之不觉其倦，览之不识其端。此书之妙，全能当之。（王树枏评）（六朝卷九之一）

○大智度论卅九

断裂为三纸。一纸长一尺三寸五分，存字二十五行，尾记有“卷卅九品第五十二”。一纸长一尺四寸，存字二十六行。其他一纸长一寸二分，字仅二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书风奇古，如科斗之群。可谓别树一帜。（六朝卷十之一）

△ 般若部经

长五寸五分，存字九行。今隶书，笔法奇劲。吐鲁番出土。（六朝卷十之二）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长二尺三寸五分，存字三十八行，今隶书。新疆出土。书风丰匀，笔势不逼。（六朝卷十三之四）

△ 月爱三昧经

长一尺五分，存字十八行，今隶书。新疆出土。（六朝卷十三之五）

○法华经妙音菩萨品

长六寸五分，存字十二行，今隶书。新疆出土。（六朝卷十三之六）

◎ 以下采录的，拟定为沮渠安周时代，即南朝刘宋末及北凉

末期。

△ **般若部经**

长四尺六寸,存字七十七行,今隶书。鄯善出土。(六朝卷十五全部)

△ **般若部经**

长一尺二寸五分,存字二十行,今隶书。鄯善出土。(六朝卷一之七)

△ **残经**

经名不详。长六寸八分,存字十一行,今隶书。新疆出土。

○大般若波罗蜜经

断裂为二纸。一纸长二尺,字三十行。一纸长二尺,字三十一行。今隶书。新疆出土。(六朝卷十三之二和三)

以上四种,书体、纸墨均与前出沮渠安周供养《佛说藏经》相同,只是字形微有差异,明显是沮渠安周之供养经。

△ **华严经**

长一尺一寸,存字十九行,此经亦与前出沮渠安周供养《华严经》相同,纸墨亦同,可能是断裂的同一经卷。(六朝卷九之四)

△ **残经**

经名不详。长二尺二寸,存字卅九行,今隶书。此经亦当是且渠安周供养经。(六朝卷一之十一)

△ 小乘部注释

长二尺四寸,存字三十行,今隶书。鄯善出土。字体稍欹侧,横画有力。(六朝卷一之十二)

△ 大乘随形好释论

长一尺九寸,存字三十一行,今隶书。鄯善出土。字体温润,有风度。(六朝卷一之十四)

△ 譬喻部经

长七寸余,存字十一行,今隶书。鄯善出土。书体似前记小乘部注释,略具温味。

△ 残经注释

经名不详。长二尺八寸,存字四十八行,今隶书。鄯善出土。书体近似前经,却偶有卖弄。(六朝卷四之二)

△ 残经

经名不详。虽长有六寸五分,但上部横向缺损。字十行,仅残存八十余字。书法为六朝特有的笔法,玉润雍容,颇有味道。(六朝卷四之八)

○法华经药王菩萨品及妙音菩萨品

存八纸，长一丈，字有一百八十三行。吐鲁番出土。（见图34）

今隶书中存新意。一如晋人孔侃书评中所说："书法出新意，轻利峭峻，惊虬逸骏之致"。（六朝卷五之一）

○大般涅槃经

断缺三纸。一纸长一尺四寸，存字二十三行；一纸长一尺五寸，存字二十六行；另一纸长一尺二寸，存字二十一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书法精炼，用笔堂堂。（六朝卷六之三）

○法华经方便品

长一尺二寸，存字二十三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书法轻利而洒脱。（六朝卷六之四）

○宝积经

长三尺二寸五分，存字五十九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书法峻烈，颇有骨力。（六朝卷七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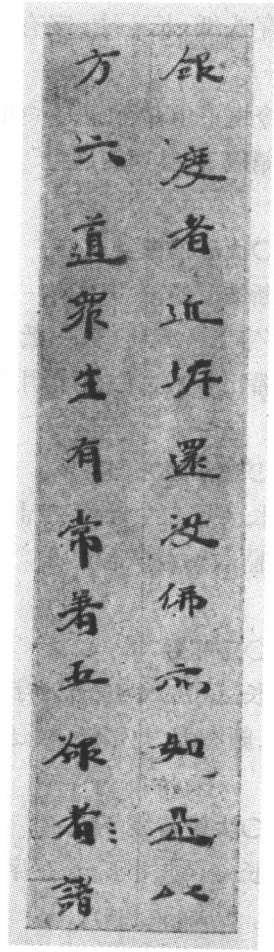
○大般若经

长一尺九寸五分，存字三十二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书法淳朴。（六朝卷八之四）

△ 小乘有部论

断缺为二纸。一纸长一尺六寸余，存字二十七行。另一纸为三角形断片，仅存三十余字。吐鲁番出土。（见图35）

（图 34:法华经药王菩萨品及妙音菩萨品）



（图 35：小乘有部论）

其书奇正相交,或轻快,或迟重,极妙。古人评王右军之书"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之语,可移评此书。(六朝卷八及十五)

○正法华经

长一尺八寸,存字二十九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六朝卷九之二)

△ 般若部经

长一尺四寸五分,存字二十六行,吐鲁番出土。此经书体今隶书中行法相交,颇有异趣。可用"露滋蔓草,风送骤雨"之语评此书。(六朝卷九之三)

△ 残经

经名不详。长一尺四寸五分,存字廿三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不乏波磔之意,可见新隶渐渐萌芽之势。(六朝卷九之五)

△ 大般涅槃经

长四尺一寸,存字七十三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书风挚实。(六朝卷十二之一)

△ 俱舍论

长二尺三寸,存字四十一行,行书。新疆出土。(见图 36)

验此经之纸质及书写特征等,断定为北凉末期。与前记之残经(六朝卷四之八),可共同作为六朝行书的典范。六朝墓碑虽其数几百,然行书却不可见。因而此经对于书史的贡献该有多大,可

想而知。(六朝卷十三之一)

○异译维摩经

长一尺五寸五分,存字三十五行,吐鲁番出土。书法精妙。(六朝卷四之五)

○大般涅槃经

长四尺一寸,存字七十三行,今隶书。吐鲁番出土。(六朝卷十二之一)

◎ 以下所载,书法虽多新意,但验其纸墨,犹未脱北凉范围,故附北凉之尾。

△ 般若部论

四纸,长六尺三寸。存字一百零六行,吐鲁番出土。(见图37)书法可正好作为新隶之先头隶书。运笔虽有弄巧,却不觉丝毫俗恶。是开褚河南一派之关键所在。(六朝卷五之二)

△ 华严经

长一尺五分,存字十九行,隶书。吐鲁番出土。(六朝卷八之一)

△ 问阿那婆达龙王经

长一尺四寸五分,存字二十六行,隶书。吐鲁番出土。似与前经出自同一手笔,而稍有异趣。

△ 华严经

长四寸五分，仅存字七行，隶书。吐鲁番出土。（六朝卷九之六）

△ 胜鬘经

长七寸，存字十行，隶书。吐鲁番出土。书法清拙。（六朝卷九之六）

△ 四生释

长一尺二寸，存字二十行，隶书。吐鲁番出土。风致幽逸。（六朝卷十二之五）

△ 一切功德积聚经

长五尺八寸，存字九十六行，隶书。吐鲁番出土。书法纵逸，而不弄巧。（六朝卷十一完）

△ 文殊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多经

长一尺七寸五分，存字二十九行半，隶书。吐鲁番出土。（六朝卷十之四）

△ 问憍尸迦经

长一尺一寸，存字十九行，隶书。吐鲁番出土。（见图 38）书法巧致，结体优美。（六朝卷十之三）

以上九件，为北凉末至北魏间。此时书法变化很大，今隶书的波磔笔意渐消，新隶的结构渐次萌芽。此皆过渡作品，从中可见其推移变迁的环节。

（图 36：俱舍论）

（图 37：般若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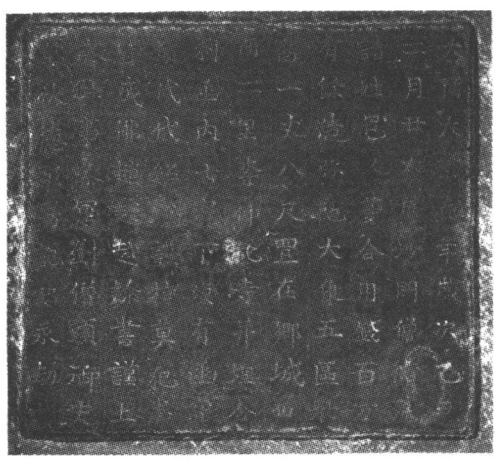
（图 38：问怖尸迦经）

卷 中 自南齐至隋末

【碑刻之隶法】

自北凉末至北魏太安，隶法变化显著，有关写经前已议论，还有少量碑刻文字尚未论及。碑与真迹形成于同一途径，这就决定了不会向其他方面转变。访求今隶书的碑刻，最早有魏景元四年的《李苞阁道碑》、吴凤凰四年的《谷朗碑》。西晋太始六年有碑阴文字非常鲜明的《郛休碑》，太始三年还有与《李苞阁道碑》刻于同一摩崖的潘宗伯《造桥格题字》，如今二者均佚，只可见拓本，其笔致刚健而雄大。至东晋，隆安二年有《枳阳府君神道》。义熙元年有最著名的《爨宝子碑》。义熙十年有树立于鸭绿江畔伟大的《好太王碑》。苻秦建元三年有《邓太尉祠碑》。同四年有《广武将军碑》，四面刻字，字体雅醇，可惜今佚，拓本亦极罕见。其后的七十年间，碑碣所存不很清楚。北凉承平三年的《沮渠安周功德碑》，成为殿后。以上魏至北凉诸碑，虽其趣各异，书风不同，但其汉隶波磔笔义之丰，却同出一辙，且其倾向亦与写经文字相同。《功德碑》之后仅十数年，北魏太安二年的《中岳灵庙碑》、《大代华岳庙碑》二碑，及二年后刘宋大明二年之《爨龙颜碑》、七年的《刘怀民墓志铭》

等，便成了新隶的最先锋。至此，急转波磔之意甚弱，到了大和十二年的《晖福寺碑》及龙门石窟的《题铭二十品》，汉隶的遗意就几乎很难见到了。写经中的现象也与此完全吻合。其后，新隶法以梁、北魏的古劲开始，至梁末、西魏和北周，便进入了浑熟的境界，最终产生了隋之匀整优美的书法。（见图 39）至初唐，勃兴的气势又影响了书法，复唤起刚健之风。虞世南、欧阳询等书，的确可代表六朝的复兴。相传欧阳信本尝路见《索靖碑》，不忍离去。敷毡，三日卧其下，云此机可不敢泄。而褚遂良之书曾被评为“最得媚趣，青窅映春林，美女婵娟，似不任乎罗绮”，此只是与当时的欧书等相比较。将其比之于隋书，就决不会有“不任罗绮”那样软弱的感觉。其后，承平日久，财政丰厚，人心阔达，于是出现了颜鲁公、徐浩乃至苏灵芝等人的浑厚书风，离开了永字八法、七十二例等死方法的基础。自此以后的千年间，遂渐渐趋向衰颓。



（图 39：隋大业元年舍利函铭）

当此之时，汉魏六朝的丰碑，于诸地相继被发现，经卷古书的真迹也于新疆、甘肃出土了。书法研究资料的丰富，是前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此时正是书学研究的成熟时期。打破死法，捕捉真谛，此机实不可失。

梁之庾肩吾曰：隶书，今称之为正书。梁代是否果真有正书之称？若有此称，也只是意为方正谨严之书，毕竟是通俗的命名。碑中所刻是正确的，可作依据。

齐 萧

○佛说欢普贤经

武帝永明元年正月写。长八寸。正文十行，后款二行，隶书。出土地不明。（见图 40）

跋：永明元年正月谨写。用纸十四枚。

比丘尼释法敬供养

年月等与正文是一行，书风浑厚。题名出于别手，明快雄健。

作为南齐的笔迹，除此外只能见到刻于永明六年的佛像背部的“齐永明六年大岁一行　戊辰于吴郡敬造二行　维卫尊佛三行”十八字。而此刻石如今大部漫漶。另据所闻湖南省向乐穀藏有名为《离心卷》的经卷，其书体与此经相似，背有捺印。虽说定为“南齐”的，但没明确记年月，只限于推定。

懺悔者西法治罪不罪在人民是名備第三
懺悔第四懺悔者於六齋日勤諸境內力所
及處令行不殺備如此法是名備第四懺悔
第五懺悔者仰當發信因果信一實道知佛
不敗是名備第五懺悔佛告阿難於未來世
若有備習如此悔法當知此人若慙愧服諸
佛護助不久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
是語時十千天子得法眼淨欣勤菩薩等諸
大菩薩及比丘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觀普賢經卷
永明元年十月謹寫供養
比丘僧法歡供養

（图 40：佛说欢普贤经）

梁　南朝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四

武帝天监十一年写。长三丈三尺。二十八纸，仅缺第四十九的首，第五十、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三完整。末尾跋文之上微有缺损。隶书。吐鲁番出土。（见图 41）

跋曰：□(天)□(监)□(十)□(一)□(年)□(壬)辰岁，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军开府仪同第一行

□(三)□(司)□(江)□(州)□(刺)□(史)建安王萧伟敬造众经一千卷流通愿神徽鉴于六道清猷第二行　□□□□明灵聿辅景福咸臻深信坚□大悲增上照环之奥理得象第三行　□□□情舍身命财护持正法修菩提行专向一乘苞举群生导达形第四行　□□同冥实相俱憩道场第六行。

跋文首行上损，五字全失，仅存第六字。按：萧伟是梁太祖第八子，武帝的同母弟。其被封为“建安王”时是天监元年，十七年改封为“南平王”。按第六字的残画，当是“壬”字。因此，壬辰岁应是天监十一年，正与史合。次行也失五字，第六字残留双脚，其五字是“三司江州刺”，第六字的残画明显是“史”字的末画。此经的书风茂实雄强，面目差不多与北碑相仿。南朝的书风与北朝的书风血脉是如此相通，阮文达提倡的《南北书派论》的价值，就不得不提出疑问了。回顾《南北书派论》，只是就法帖、碑碣而论，没有从当时的书派根源去研究。况且，阮元所处的时代，作以上的研究是不可能的。

尔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深般若
為大事故起不可思議事故起不可

（图 41：摩訶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四）

然而，南北当时的文字，虽然在其体格运笔等方面出于同一根源，血脉互通。但毕竟南方为文明国度，北方是粗野之地，其风气自然不会没有差异，有关作品的韵致多少都会有差别。就出土的文字而言，虽然也可看出不同，但却与《南北书派论》中的论证是有区别的。

○华严经第二十九

武帝普通四年写。长三丈四尺五寸，首缺。二十三纸，轴侧嵌有螺钿梅花纹。隶书。吐鲁番出土。（见图42）

后署：梁普通四年太岁卯四月正法无尽藏写。

此经开隋唐之先声，书风圆熟浑成。南北书法，虽说如前面所论不相背驰，但像此经这样精巧的南人之书，多是经过整理的。

○金刚经

武帝大同元年正月写。长二尺七寸。断缺不完整，存字四十八行，仅有三百余字。隶书。鄯善出土。（见图43）

跋曰：大同元年正月一日散骑常侍淳于（下缺）

于芮芮愿造金刚般若经一百卷今（下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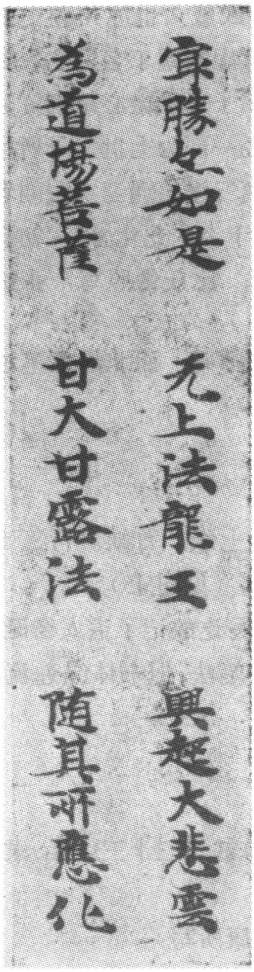
届梁朝谨卒本誓以斯功果普施人（下缺）

字体圆整，无异文别体。六朝人的书法，极端正。“芮芮”即“蠕蠕”，亦作“茹茹”、“柔然”，与今鄯善音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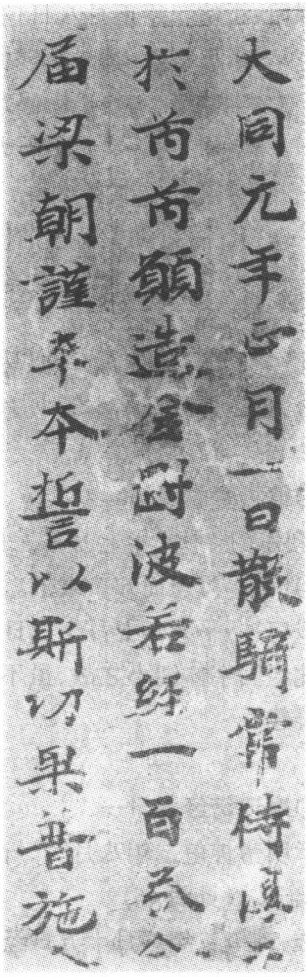
北魏

○大般涅槃经第卌

宣武帝正始二年正月写。长一丈八尺二寸。十四纸，首缺，存“侨陈品”下凡三分之一。隶书。敦煌出土。（见图44）



（图 42：华严经第二十九）



（图 43：金刚经）

跋曰:正始二年正月八日信士张宝护武威人也凉州刺史前安乐王行参一行　军援护盖闻志性虚寂超于名像之表冥化幽微绝二行　于翫寻之旨是以弟子开发微心咸割资分之余雇三行　文士敬写大般涅槃经一部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家眷大小内外四行　亲戚远离三途值遇三宝觐闻者悟无生忍[能受持读诵(添写)]证于十住龙化五行　初会躬为上首一切含识之类者同斯契　比丘僧照写　张援经六行

此经书风遒劲清隽,肖似马鸣寺根法师碑。而北魏之笔法多与此合,是唐代欧阳信本等书法的渊源。

○律抄壹卷

孝明帝熙平元年七月写。长二丈,十七纸。首缺。行三十四五字,其细小可想而知。隶书。敦煌出土。(见图45)

跋曰:熙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于昌梨寺写讫故记了道人僧诞许

此经因字体细小之故,虽不能玩赏其笔法,但书体纵逸流便,极备雅趣。

○摩诃衍经卷卅一

孝明帝神龟二年八月写。长四丈。首缺。三十三纸半,隶书。敦煌出土。(见图46)

跋:神龟二年八月十五日经生令狐世康所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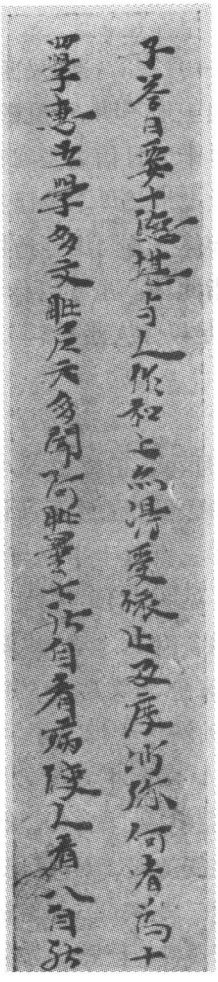
用昏卅三张

校竟道人惠敞

书风飘逸,有奇趣。如刻之于石,更生逸味。

无量恒河沙等衆生發聲聞心人億人現轉女身得男子身須拔陀

（图 44：大般涅槃经）



（图 45：律抄壹卷）

（图 46：摩诃衍经卷卅一）

○护身命经

孝明帝正光二年十一月写。长四尺四寸半。四纸，七十二行，行十六、七字。隶书。出土地不明。（见图47）

跋：正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信主张阿宜写护身命经受持读一行

诵供养经上及七世父母下及己身皆诚菩唏之道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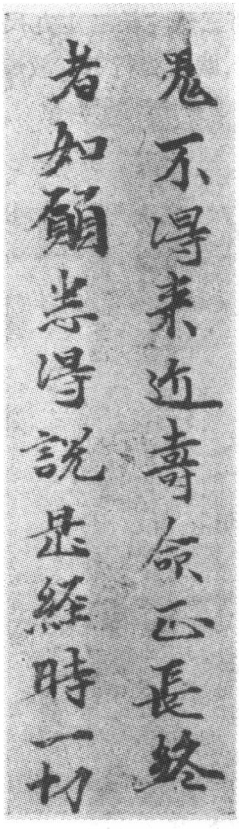
书风拙朴，文字多异体。龙门山等造像中，多为此种书体。世俗称为六朝风者，像是指此体。虽不可作书法之楷模，但无匠气，不做作，接近自然，却也足以令人激赏。

○观世音经

孝明帝孝昌三年四月写。正文二十八行，跋文十七行。正文是隶书，圆劲温雅，是藏峰之妙品，现显所谓"印印泥"、"锥画沙"之笔义。跋文为行书，洋洋三百六十字。与《律藏初分卷》同成为北魏之珍品。敦煌出土。（见图48）

跋曰：盖至道玄凝供备有无之境，妙理寂廓，超拔群品于无限之外，是以如来愍溺类昏迷，旃大悲于历劫，故众生无怙。唯福所恃，清信士佛弟子尹波寔由宿福不懃，触多屯难，扈从主人 东阳王殿下。届临瓜土，瞩遭离乱，灾妖横发，长蛇竞炽，万里含毒，致使信表罕隔，以径年纪，寻幽寄狑。唯凭圣趣，辄兴微愿，写观世音经卌卷，施诸寺读诵。愿使二圣慈明，永延福祚，九域早清，兵车息钾。戎马散于茂苑，干戈辍为农用。文德盈朝，哲士溢阙。锵锵鏘鏘，隆于上日，君道钦明，忠臣累叶，八表宇宙，终齐一轨。愿东阳　王殿下，体质康休，洞略云表，年寿无穷，永齐竹柏。保境安蕃，更无虞寇。　皇途寻

开，早还京国，敷畅神讥(机)，位昇宰辅。所愿称心，事皆如意，合家眷大小亲表内外参佐家客，感(咸)同斯祐。又愿一切众生，皆离苦得乐。弟子私眷，洽蒙此福，愿々从心，所求如意。



(图 47:护身命经)

(图 48:观世音经)

大魏孝昌三年岁次丁未四月癸巳朔八日庚子，佛弟子假冠军将军乐城县开国伯尹波敬写。

○律藏初分卷第十四

孝武帝中兴元年写。卷头有白描佛三尊。长二丈九尺三寸。其次一纸缺，总共二十四纸，正文是隶书，跋文为行书。敦煌出土。

（图 49：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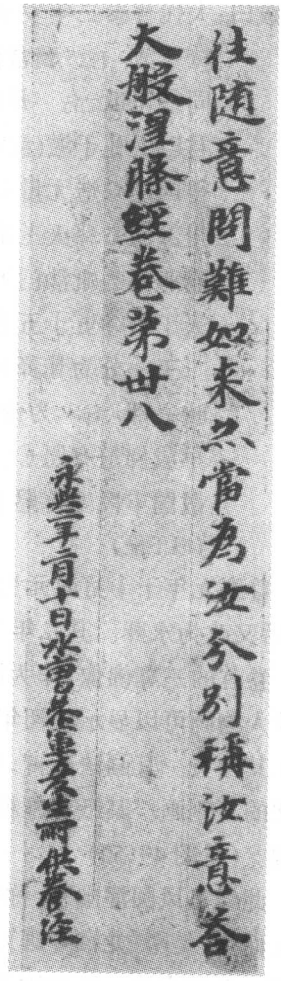
跋曰: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廿五日己丑弟子使持节散一行 骑常侍都督岭西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二行 州刺史东阳王元荣惟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君臣失礼于滋(兹)三行 多载天子中兴是得遣息叔和早得回还敬造无量寿四行 经一百部四十部为毗沙门天王卅部为帝释天王卅部为梵释五行 天王造摩诃衍一部百卷卌卷为毗沙门天王卅卷为帝释天王卅六行 卷为梵释天王内律五十五卷一分为毗沙门天王一分为帝释天七行 王一分为梵释天王造贤愚一部为毗沙门天王观佛三昧一部八行 为帝释天王大云一部为梵释天王愿天王等早成佛道有愿九行 元祚无穷帝嗣不绝四方附化恶贼退散国丰民安善愿十行 从心含生有识之类减(咸)同斯愿(以下缺)

普泰元年于十月改元为中兴,翌年四月改为太昌,十二月改永兴,后又改为永熙。其二年三月正是中兴元年。

卷首的三尊佛像,作为画,其价值如何,是另外的问题。但六朝的人物画可以显示确切年代,却是不可多得的。从此一点来看,足见其珍贵。其画法高古,比游丝描还古老,雅健有如所见汉以来六朝的石刻画。其纸背施粉,表面像是用稿笔,可知当时作画法之一端。(见图 49、50)

此经书风圆浑幽雅,称得上是书家藏锋。其原本是由今隶的笔义而生,是隋《龙藏寺碑》、《赵芬碑》之祖,至唐后成为苏灵芝、田颖等一派的泉源。在我国的王朝时代非常盛行,以青莲院宫尊圆亲王为中心,是世人所谓的御家流一派,整整风靡了七八百年。此经不仅跋文的行草书优美畅达,又因其现存绝少,成为奇珍。

（图 50：佛像经文）



（图 51：大般涅槃经卷第卅八

梁普通四年的华严经恰与此经血脉相同。虽然彼是南方时髦的产物,加有新味,但此却是北狄野蛮所出,多有古意。

康有为在其所著《广艺舟双楫》中,曾倡导北魏之书是最优秀的。仅于碑中所见到的《中岳灵庙》之古劲,《论》、《经》、《书》、《诗》的雅健,张猛龙、根法师的雄隽,刁遵、黑女的幽婉,数来多趣多样。新隶书的杰作悉集于北魏,实可谓繁盛。今天又见于出土经卷,不得不发出同样的赞叹声。仅在余贫乏的搜集中,就有清隽的正始年间所写《涅槃经》、纵逸的《律抄》、古拙的《护身命经》、圆浑的《律藏》,每卷各具其妙。较之以梁经的运腕,加之此时的新隶书,真可谓光彩陆离,易言之,实在是新隶书的黄金时代。

○大般涅槃经卷第卅八

孝武帝永熙二年写。长二丈六尺,十八纸。一卷完结。隶书。敦煌出土。(见图 51)

跋:永兴二年二月十日水曹参军夏生所供养经一行

一校了

永兴的年号只是改元,当月又改为永熙。因此永兴二年则是永熙二年。边陲的人不知改元,奉行旧年号的例子很多。此卷完整,有表纸、轴,都是当时的。

此时的经都用麻纸,唯独此卷使用穀纸。书势雄强,奇正交互,似梁之《瘗鹤铭》。

西魏 后魏

○小乘戒律注疏

文帝大统七年写。长五丈五尺,共四十六纸。仅首缺,从第一章至第九十章,还附有“佛说犯戒罪报轻重”等。一行三十至三十一字不等。隶书,加带行体。敦煌出土。

跋:大统七年岁次辛酉七月一日于瓜州城西大法师倚劝化告
招提禅(下缺)一行
比丘昙远供养

卷中多异体字,如“泥”作“塈”,犹古字;“佛”作“厶”,从仏字出。

○大般涅槃经卷第八

文帝大统十四年写。长三丈二尺七寸,廿三纸,隶书。敦煌出土。(见图 52)

跋曰:大统十四年抄讫
比丘法众造大般涅槃
经一部敬写流通　　教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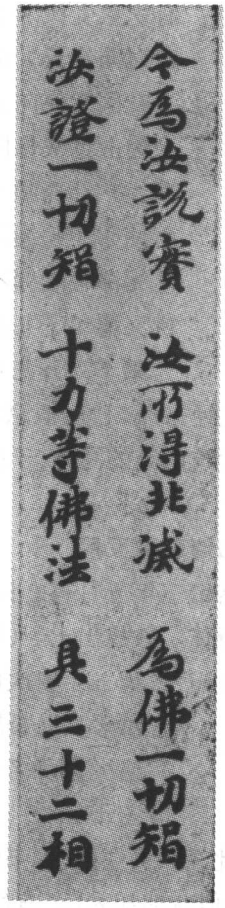
书法真挚中存雅健,卒然见之,似稚拙,但鉴赏多时,便会觉得趣味源源不竭。亦可为后魏经卷中的异彩。

○法华经化城喻品

废帝元年正月写。长三尺四寸。存字一百零八行，隶书。出土地不详。（见图 53）

衆生雖无菩提之心所能為作菩提
故復名大般涅槃
大般涅槃經卷第八
大業十四年抄記

（图 52：大般涅槃经卷第八）


令為法說實　法所得非滅　為佛一切智
法證一切智　十力等佛法　具三十二相

（图 53：法华经化城喻品）

跋曰:元年岁次壬申正月庚午朔廿五日甲午成第子辛兴升南无一切三世一行 常住三宝弟子兴升自唯宿行不纯等类有识禀受风末尘秽二行 之形重昏迷俗沉溺有流无明所盖窃闻经云大觉玄监信敬大乘三行 果报无极以是弟子兴升国遣使向宾贵儿女在东即率单情咸割身四行 分之余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妻子亲眷敬写法华经一部无量寿经一部药师五行 一部护身命经一部愿持之功一豪之善使弟子超缠群俗形昇元等六行 托生紫宫登阶十住辩才无滞舍利弗不思议力如维摩诘行如文七行 殊得道成佛又愿弟子儿女相见现家眷兄弟知识子侄中表普及八行 弟子兴升儿女得还家庆会值佛闻法含生等同斯契九行

此经书风匀整,似京都知恩院藏陶仵虎所写《菩萨所胎经》。彼为大统四年的写经,于此经四年前。

○诸尊陀罗尼

恭帝三年五月写。长一丈三尺。首断缺,共十纸。虽是隶书,杂有行体。敦煌出土。(见图 54)

跋曰:大魏三年岁次丙子五月辛酉朔赵保义写记五日乙丑比丘洪珍发弘誓愿仅画二万佛一行 (上缺)写一百弓佛名写诸大菩萨名一万五千写七佛八菩萨咒一百弓写诸杂咒三千二行 (上缺)含生睹弥勒初会三行

此经天真烂漫,无书院的臭气,浑然脱却俗界。虽似迟涩却阔达,看似疏拙却秀伟,遒劲而不加修饰。

◎ 以下所录无年月,按其笔义,考定为后魏。

大黑風起舍其兵衆生皆不得見
精衆應死者自然退散大陀羅尼

（图 54：诸尊陀罗尼）

尒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阿逸
主聞佛壽命長遠如是乃至能生

（图 55：法华经功德品）

○哀叹品第四

经名不明。长一尺一寸五分。存字二十二行,隶书。吐鲁番出土。书法明快,颖锋不凝滞。(六朝卷四之七)

○法华经功德品

长一尺七寸五分。存字二十七行,隶书。吐鲁番出土。(见图55)书法练达,行笔颇有趣。(六朝卷八之三)

○法华经

长五寸五分。存字八行,下部缺损,隶书。吐鲁番出土。书法圆熟劲达,藏锋极妙。(六朝卷九之八)

△ 般若波罗蜜多经

仅存上截数字,共十四行,隶书。吐鲁番出土。书风似前经。(六朝六卷八之十)

△ 问桥尸伽经

仅存上截四字,共二十一行。隶书。吐鲁番出土。此经波磔之意全无。(六朝卷八之十四)

△ 涅槃经

长一尺六寸五分。存字二十九行,近似行书。吐鲁番出土。无丝栏。全部断烂缺损。书法虽不巧,但亦有趣。(六朝卷十二之二)

○大般涅槃经第十八

长二丈九尺四寸五分。二十四纸,一卷完。隶书。敦煌出土。(见图56)

大王往至其所王若見者衆罪消
言善能如是滅除我罪我當歸依

（图 56：大般涅槃经第十八）

象乃備法身行不成仏諸菩薩
各起朋黨稱法主也安禪藉記僧者因已習

（图 57：仁王般若实相论）

善男子云何菩薩備大涅槃微妙
成就第六功德菩薩摩訶薩備大

（图 58：大般涅槃经光明遍照高贵菩萨品）

跋曰:夫大圣至真威神玄妙道化清净独尊无侣金刚之身光波三界妙音迢向声一行 流八难慧通清彻方之虚空愍育黎庶恩加慈亲是以尼道明胜自惟二行 往殖不纯生遭末代沈罗生死难道化受秽女身昏迷长祸莫由能返三行 窃闻圣教乃欲当生栖神方外莫若现今凭仰三宝故以减删衣资四行 写此大般涅槃经一部读诲受持供养敬尊重赞叹以此之福五行 躬上及旷劫师宗七世父母复写含令抱识有刑之类众生同获此庆六行 复躬现在居门万恶冰消众善来臻四大康休不造诸恶乃作颂曰 圣化玄宗 通含至极 善及有刑 获报如则 八难反现 会覩弥勒

注:"波"为"被","刑"为"形","休"为"休"。

此经保存完整一卷,与前记中兴元年写《律藏初分卷》书风笔意相同略带草率,恐出自同一人之笔,书写时心情多少会有些差别。跋文中混有行体,不甚巧,或许另有书者。然所附写经功德颂,却足以为珍,以此可知道当时信仰之一端。

○大般涅槃经

长八尺。存字一百五十三行,隶书。出土地不明。书风似前卷,欹侧,气质郁茂。

○仁王般若实相论

长一丈八尺。首断缺,余不知品名的三十三行,及受持品、嘱累品共十二纸,隶书中杂有行草书。敦煌出土。(见图 57)

跋:依本校竟比丘显秀写。流

通后代。化々不绝。

卷中嘱类品下有“释秀许”三字。卷末有五代时随意书写的金光最胜王经等三行。

卷中“显”作“顯”,“足”作“是”,“举”作“擧”,“觉”作“覺”。其他的异体字很多,具六朝人通有的结字法。书风古劲,尚有波磔的遗意,想必是北魏的。

此经在藏经目录中虽见其名,但原文不是世上所传。此经虽断缺成零卷,但可以说仍有不少可资佛教学者研究。

○大般涅槃经光明遍照高贵菩萨品

长四尺八寸。存字九十二行,隶书。敦煌出土。(见图 58)字体流畅快利,恰如所见的《郑道忠墓志》。

○十诵律卅事卷第七

长二丈九尺六寸。廿五纸,存第十四章至廿一章。隶书。敦煌出土。(见图 59)

后款:用纸廿六张

五月四日经生氾亥仁所写讫

一校竟

此经书风属张猛龙派,虽不可说巧,但笔势雄强,结体奇异。

○增壹阿含经卷第廿六

长一丈九尺二寸。首缺。

共十七纸,隶书。敦煌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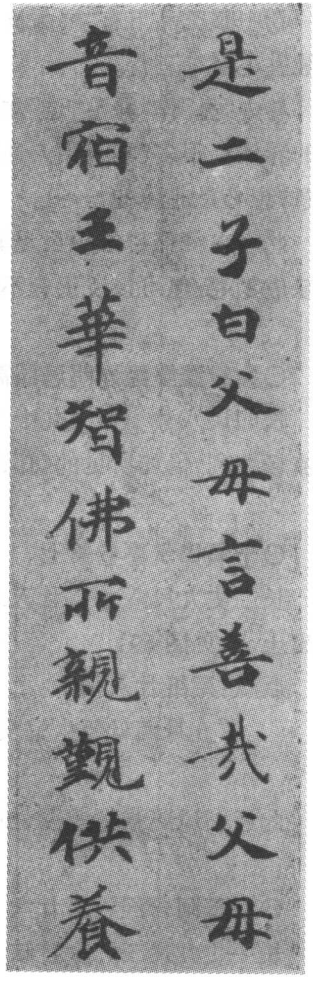
后款:

校师昙灵

用纸卅八张

故又汝丘有應給鉢已捨罪已悔
謝更得異鉢不然

（图 59：十诵律卅事卷第七）


是二子白父母言善哉父母
音宿王華智佛所親覲供養

（图 60：法华经妙庄严王本事品）

“用纸卅八张”上捺有黑色印,墨色稀薄不显,不辨其何字。

○法华经妙庄严王本事品

长四尺三寸。存字六十九行。出土地不详。(见图 60)

此经书势明快,笔力刚劲。而运腕时,往往出奇笔。过去评欧阳信本之书所说的:“草里惊蛇,云间电发,瞋金刚之目,挥力士之拳”,可评此经。

有人见其间架结构整然,怀疑为唐写。虽然用笔古劲,但从其“宿”字、“齿”字等后魏人独有的异体,纸墨亦古,乌丝栏疏放等各方面判断,可肯定不是唐代,而是后魏的遗物。此经在北碑中探求之,与高贞及高庆等碑书风相似,且胜于彼。其最巧的是戈法、心法。

○华严经第四十四

长三丈二尺。二十三纸,一卷完整。

后款:一校竟一行　用纸廿三张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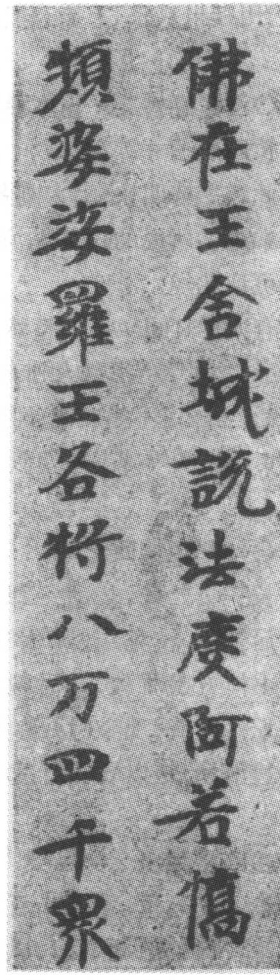
书体方整雅致,亦后魏之佳品。与梁之旧馆坛碑风格相同。旧馆坛碑已佚,现今所见称为孤本的,实际上可以说是复刻本。此卷墨迹淋漓,足以欣赏旧馆坛碑之妙致。(见图 61)

○杂宝藏经

长六尺七寸。存字一百零八行,隶书。出土地不详。(见图 62)

论者评王献之书曰:凤舞月穴,龙跃清泉,精密渊巧,神志由出。可直接用作此卷的评语。其字质古,且存新意,姿态横溢,妙趣无穷。寻之于刻石中,用笔之绝奇,与东魏之《王僧墓志》血脉相通,盖亦东魏人之神品。

（图 61：华严经第四十四）



（图 62：杂宝藏经）

○维摩经疏

长四尺六寸。存九十二行,行二十七八字。书体为世之所谓“章草”,多波磔。出土地不详。(见图 63)

【章草论】

“章草”的名称,在汉代不明确。后汉杜度善草书,章帝欣赏之,故曰章草。又曰:魏文帝时刘廙通草书,令作奏章,故曰章草。犹有一说,《淳化法帖》中刻有章帝所书千字文,故称同形式书者为章草。诸说纷纭。重要的是,此等诸说都很牵强,究竟何为章草,是后世之事。然而,第三种《淳化法帖》之说虽然最不贴近,但余宁可从之。世之所传章草之标本,虽有张芝的《秋凉平善帖》、皇象的《文武帖》、史游的《急就章》等,但此等皆几经双钩转摹,已失其真,或为假托,亦未可知。后代之人想像汉代的草书,伪作似八分书,冠以章草之名,谁能否定其不当?法帖中称为章草的,没有一种与近代出土的汉代人的草法相适应,而北魏时代的《维摩经疏》,却最似法帖中所说的汉人草书,真是奇闻。实际上也不奇怪,所谓今隶书的草体,经过魏晋的演变,或许当似此经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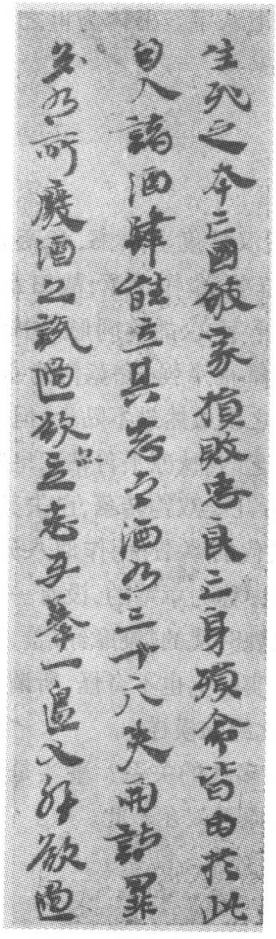
西域出土的墨迹,在书史研究中有多大的关系?事实是惊人的。余之所以狂热于出土墨迹的搜集,原因就在于此。

○涅槃经第三十二迦叶菩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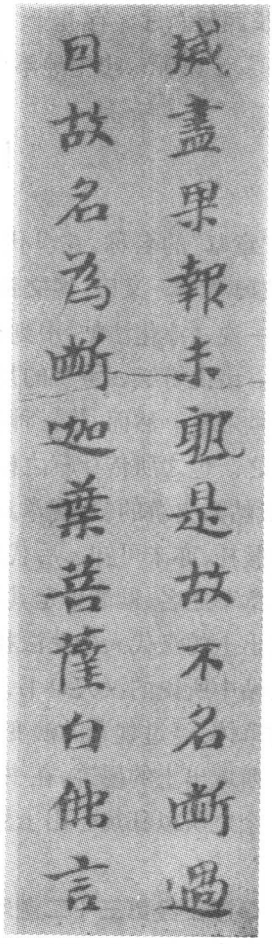
残卷。长五尺三寸。存九十三行。出土地不详。(见图 64)

此经书风醇雅,风骨奕奕。似与东魏《高湛墓志》同出一手,亦东魏写经之佳作。文中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句,正是此涅槃

经全部的精髓。



（图 63：维摩经疏）



（图 64：涅槃经第三十二迦叶菩萨品）

○法华经譬喻品

长六寸七分。只残存十一行，书风明达，属陶仵虎之流。敦煌出土。此经得于大正二年，是余最早得到的出土墨迹。

大正二年秋，访问四谷的黑田太久马氏。先生出示敦煌所出数种残经，其中有记年月“大统十六年”的。余虽尝闻及敦煌之事，但今瞩目于眼前的此等一千四百年前的东西，因其纸墨之完好而震惊。料想这对于书学研究，将会有多么大的意义。试探询割爱之事，先生无意让与别人，经哀求之后，乃得此残片，是余所藏最早的写经。次年，余从文求堂购得草写经《法华玄赞二卷》、《法华玄赞义决》凡三卷，其冬又获永寿二年瓮二。

北齐

○观音像图

武帝河清四年造。为高一尺零五分，广六寸的大理石，前面刻有二尊立像，背面描观音像。观音像用墨勾画外轮廓，以朱、蓝、黄色涂衣。像的背部描芦叶、云、竹，竹叶涂以茶褐色。台座刻有铭文：

河清四年正月廿七日固城宝光寺僧道待为身造观音像一躯。

图像的古拙笔致大有味道，其古老的着色，亦具异彩。

此图所画，约在法隆寺壁画二百年前。虽不可与那样伟大的作品比较，但其有明记的年月，时代确切可知，亦足资研究了。

○韩宝晖墓志

后主武平七年书。砖方一尺一寸八分，厚一寸八分。朱栏，黑

漆书九行,行九字,共八十一字。八分书。河南省密县出土。

全文:北豫州城皋郡密县故一行　折冲将军司农乡襄乐二行
县开国伯韩宝晖,年五三行　十七。以武平七年岁次四行
丙申二月庚戌朔十一五行　日庚午,薨于邺第。粤以
六行　其月廿四日癸酉,权殡七行　于邺城西十里武城西
八行　南五百步,聊以铭记之。九行

刻于金石上的墓志铭固然很多,然而真迹却于近年才发现,可见于罗氏的《俑庐日札》,小斋中也藏有其他两三件。此墓志的字体是六朝人特有的八分书,方一寸二三分,凤头龙尾,笔意鲜明。具有我国所谓匾额体的奇趣,显示了世称大师之流的根源。武平七年的十二月曾改元隆化,二月又改用武平纪年,此不多言。(见图65)

北周

○建首故首故称第一

武帝天和五年四月写。长一丈三尺五寸,十纸,完整。行书。敦煌出土。(见图66)

跋:天和五年四月五日沙弥昙翕撰也
　　遘一校竟
　　释子翕撰也

卷首标题下有"法华经王"。其下稍隔,书有"翕许之"。书风朴茂,结构自然,无卑俗之气。浑熟的书法,可作六代行法的权威。前录经卷中虽有行书,而有明确纪年的,独有此卷。

（图 65：韩宝晖墓志）

（图 66：建首故首故称第一）

○十方千五百佛名经

武帝建德元年九月写。长二丈六尺七寸,首缺,存十九纸。敦煌出土。(见图 67)

跋:建德元年九月十五日写竟

所收东南方二十余佛、南方一百五十佛、西南方一百五十佛、西方一百五十佛、西北方一百五十佛、北方一百五十佛、东北方一百五十佛、上方一百五十佛、下方一百五十佛,缺东方一百五十佛和东南方一百二十余佛。

书风圆整匀美。推想现代流传的晋人小楷,可能就是以此时所作为蓝本。或是稍前,梁时期的书写。如《乐毅论》,就明确注为梁摹本。此经,如今无刊本传播,最初是刊于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得以流传后世。

◎ 以下无年月,考其书法及纸墨等,拟定为六朝后期。

○大比丘尼羯磨一卷

长二丈三尺,首缺。共十六纸半,隶书。敦煌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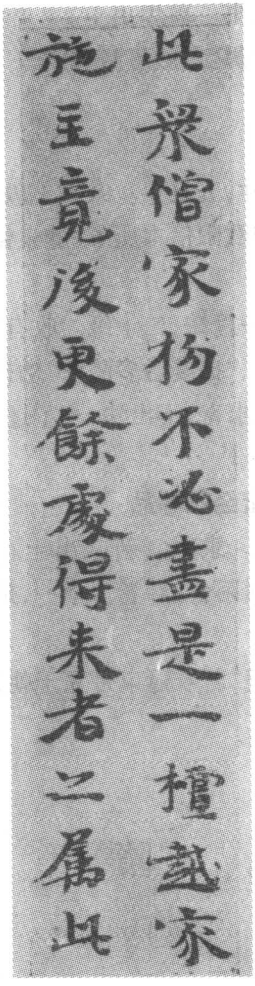
跋:比丘尼慧璨所供养

此卷书法飘逸,虽说不巧,但有趣致。(见图 68)与宋刻《群玉堂帖》中所收《孝女曹娥碑》的体势笔法相似。《曹娥碑》原为绢本,无书者名,因而题为"无名人书"。后在明以后诸帖中转摹,以至变成题为"王右军"。大抵称为晋人小楷的,都是以此时的作蓝本,如前《千五百佛名经》条中所说。

○地藏十轮经

法憧佛　一心敬礼者却二万三千百億劫
善寂月音王佛　明德佛　日月光王佛

（图 67：十方千五百佛名经）


此衆僧家物不必盡是一檀越家
施主竟後更餘處得来者之屬此

（图 68：大比丘尼羯磨一卷）

秋日凡受經有二種相一者受持
受持供養讀誦者當須識其文

（图 69：道科）

长七尺。四纸,隶书。敦煌出土。

书体雄强,似壮士提剑,威震敌阵。

○道科

首缺。长八尺三寸,五纸半。隶书。敦煌出土。书法奇劲,运笔拗戾。如"风"字,与欧阳信本所书《醴泉铭》同巧。(见图 69)

○法华经第四

长二丈九尺。首一篇缺,二十纸。收有"所授学无学人记品"、"法师品"、"见宝塔品"、"提婆达多品"、"劝持品"五品。

此卷书法劲健,不求奇,不出法,却不迂。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叹等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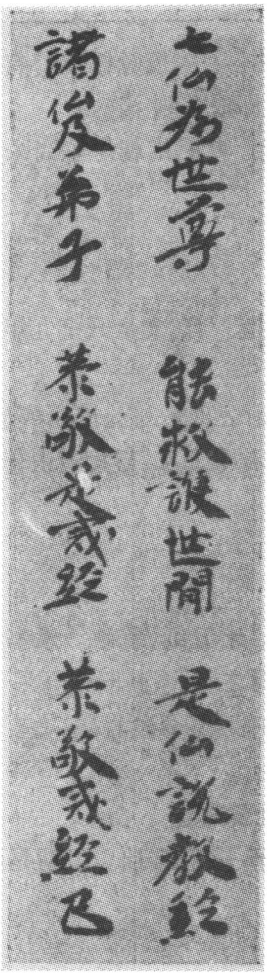
长一丈一尺七寸。隶书。新疆出土。标题下书有"光赞第三"。背有维汉对译写《阿含经》卷二十一,是唐代所写。整个底部微有焦痕。

此经书风醇正匀美,若衣冠束带立于朝廷,有品位。体格与北齐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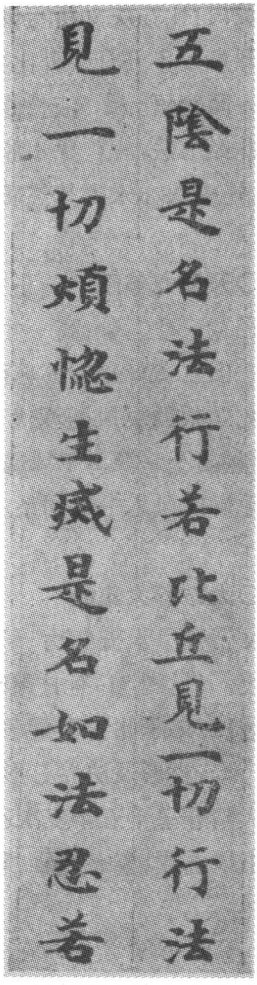
隋

○沙弥塞戒本

文帝开皇元年五月写。存一百三十二行,长七尺五寸。隶书,接近行体。出土地不详。(见图 70)


七仏為世尊　能救護世間　是仏說教經
諸佛弟子　恭敬受戒經　恭敬戒經已

（图 70：沙弥塞戒本）


五陰是名法行若比丘見一切行法
見一切煩惱生滅是名如法忍若

（图 71：大方等大集经）

跋曰:比丘庆义所写供养持

开皇元年五月一日比丘昙雅写讫并一行　校竟愿使若有读此戒者一闻领悟二行　依教修行坚心不犯即成金刚三行

此经书法磊落,犹不脱六代之风气。此时南朝之陈尚未为隋所并,连书法亦未失其气质。

○开皇九年碗

径宽三寸三分,高一寸八分。白磁造。有"文帝开皇九年"款,隶书。山东省青州益都县孙家庄出土。

此题款的书风圆浑优美,似隋《龙山公碑》,与前记北魏《律藏初分》卷出于一源。书风属世之所称王右军之派,与我国正仓院所传鸭毛御屏风之书属同系。

○大方等大集经

文帝开皇十五年写。长二丈五尺。十五纸,首缺。隶书。敦煌出土。(见图71)有甘肃布政使何孝聪之印,系其旧藏。

跋曰:弟子州省事董孝赞仰为亡考鸣沙县令董哲敬一行　写愿亡考及法界有形同成正觉二行

大隋开皇十五年岁次乙卯十月十九日写讫

书风老成,姿态醇雅,貌如盛德君子,略显稚拙。可谓是隋之佳作。

○大方广佛华严经如来光明觉品第五

文帝开皇十七年写。长一丈五尺九寸,十纸,一卷完。隶书。敦煌出土。卷尾书有"第四"。(见图72)

跋曰:开皇十七年四月一日清信优婆夷袁敬姿谨减身口之费敬一行 造此经一部永劫供养愿从今已去灾鄣殄除福庆臻集国二行 界永隆万民安泰七世久远一切先灵并愿离苦获安游神三行 净国罪灭福生无诸鄣累三界六道怨亲平等普共含生四行 同昇仏地五行

此经书法峻严,用笔极巧妙,稍带欹侧。说不定与唐代李北海(李邕)的产生有关。

○大智度论第二

炀帝大业三年写。长二丈八尺七寸。首缺,十七纸,隶书。敦煌出土。

跋曰:大业三年三月十五日佛弟子苏七宝为亡父一行 母敬写大智度论一部以此善根先愿法轮二行 常转国祚永隆五禾丰熟人民兴盛当令三行 七世考妣栖神净土面奉慈尊见在眷属四行 灾殃殄灭万善扶疏逮及法界含生永五行 离羁彰齐成正觉六行

此经书法虽不能谓之巧妙,但雄健中还有一种风骨,足资鉴赏。

○僧伽吒经卷第二

炀帝大业十二年写。长二丈四尺五寸。首缺,十五纸,隶书。敦煌出土。(见图 73)

跋曰:一切经

大业十二年六月廿四日大禅定道场沙门智首敬一行 写一切经上为至尊各皇所生父母法界苍二行 生七世父母

敬心供养(有何孝聪印)

此经书风绝妙超群,体格老成,行笔纵任,可见虎居螭盘之势,实是隋经中的“白眉”。

(图 72:大方广佛华严经如来光明觉品第五)

(图 73:僧伽吒经)

【书僧智永】

智永,王右军第七代孙,妙承祖法,为隋唐学书者之宗匠。居吴兴之永欣寺时,求书者若市,门限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世人谓之铁门限,真可谓昌盛。然而,如此风靡一世之书僧的遗作,却绝少传世。《淳化法帖》第七,右军帖中误混入的王著“承足下还来帖”最是错误的钩摹,不足为信。《墨池堂帖》的“告誓文”也不是。《余清斋帖》的“归田赋”虽说稍可,但以之作为智永所作,未免还牵强。现就仅限于找到的真草《千文碑》。宋大观年间薛文昌,将长安崔氏所藏真草《千文》真迹摹勒于石上,今在西安府学。如今拓本虽说漫漶失真,但却是明初以前的古拓本,非“归田赋”等类可比。其气质生动绝妙,盖可为世传智永书的最上乘。惜经宋人钩摹,不免掺杂了几分宋风。到了明代,宝墨轩复刻了此本,杨守敬、日下部鸣鹤等赞其优于薛刻。然而其刻也掺有明代风气,缺乏隋人韵度,难以优于薛刻。再有,西京诗人谷铁心之遗爱,今藏于小川某家的墨迹真草《千字文》,被世称为智永的真迹,已刊布于世,赞赏者亦多。也有认作王右军真迹者,甚至有引证奈良朝古文书附会之说者。然而也有论其楷书虽似赵子昂,却无子昂之气力,草书多误笔,且俗不忍睹的。对此胡元无学之徒粗暴的语言及恶意评论,似乎不必责备。还有以书于麻纸为证据者,然麻纸金粟笺者也多见于元代人的墨迹中。在隋碑中寻找与薛刻千字文真书相似者,可见有《赵芬碑》、《贺若谊碑》、《龙藏寺碑》等。《龙藏寺碑》书法劲健,体格匀美,在隋碑中当推第一,刻于开皇六年,现存直隶正定府。张公礼撰文,无书者姓名,包慎伯径定为智永书。虽限于推

测,但就其书风、品格而言,其论虽不中亦不远矣。隋书隋刻没有染上后代的风气。其明初拓本“张公礼”等字未泐以前,是为最佳。此本存世绝少,现可见到的是第三行中“释迦文”的“文”字半存之本,为明末清初所拓。

见到薛刻真草《千文》及《龙藏寺碑》、《赵芬碑》、《贺若谊碑》等时,可悟出智永流派血脉流淌的路径。今观《僧伽吒经》的书风,亦知是其同一系统。而署名为“大禅定道场沙门智首”者,岂非智永的高足?

《僧伽吒经》的价值既然如此,余以薛刻《千文》及《龙藏寺碑》为中心,学习此经,体会其体格气势、练习其运笔点画之细致,对于智永书法研究而言,相信定会收获不少。

○佛说妙好宝车经一卷

恭帝大业十三年写。长八尺九寸。首缺,六纸,隶书。敦煌出土。(见图 74)

跋曰:大业十三年佛弟子张佛果为刘士章善友知识敬造宝一行
车经一卷流通读诵讲说修行愿藉此大乘弘化之二行
业俱遊胜境履践妙迹背八耶(邪)道归八正路具首三行
楞严三昧之力获四如意念处功德愿于将来无量四行　劫
中世世生生还共弟子深结善因菩提眷属发大乘心五行
求摩诃衍具足智惠(慧)神通威德根力觉道皆悉成就俱
修六行　梵行同登种觉七行

此经书风优雅丰匀。跋文的小字极妙。大业十三年二月改元为义宁。

◎ 以下无年月，仅推定为隋代的。

○深密解脱经第三

长二丈一尺五寸余。首缺。十三纸，隶书。敦煌出土。

此经字体劲健。末尾有“报恩寺藏经印”六字的朱印，篆体奇古。

藏	报
经	恩
印	寺

报恩寺为沙州名刹。

○大智度经六释论卷第三

长四丈五尺。廿八纸，隶书。敦煌出土。

标题及其续有三角形缺损脱失，只丢失标题四字及经十六字。标题下记有一段“经第八十八”，一卷完整。字体险劲，似六朝经。

○大般涅槃经卷第八

长三丈四尺五寸。十九纸，首尾完整。隶书。敦煌出土。

字虽不巧，但浑厚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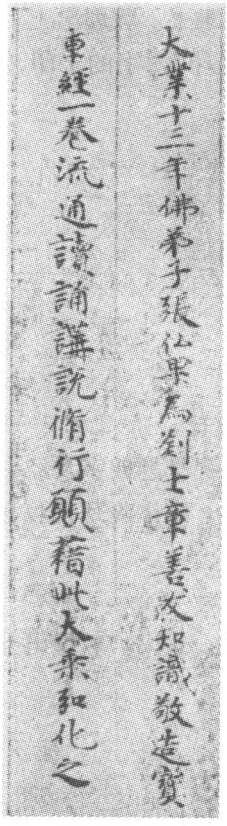
△ 残经释

经名不详。长三尺一寸五分。存六十七行，草书。出土地不详。（见图 75）

此经草法绝妙，体格郁茂，藏锋在内，意力出字外，宛如大令诸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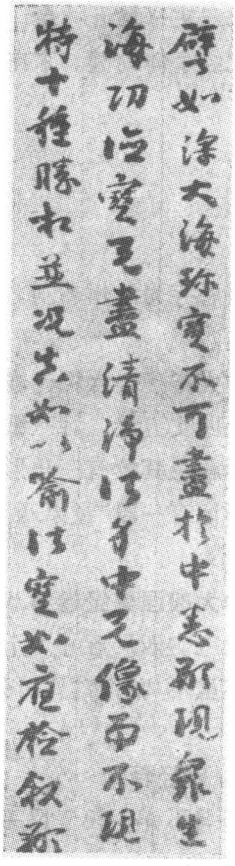
○佛名经

长二尺五分。上下残断，只余中间八九字，三十一行。此经虽残破，然佛教学者珍之。



大業十三年佛弟子張仙果為劉士章善交知識敬造寶
車經一卷流通讀誦講說脩行願藉此大乘和化之

（图 74：佛说妙好宝车经）



（图 75：残经释）

卷 下 唐及五代 附史料 本国其他

唐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高祖武德二年写。长一尺五寸。存十一行,隶书。敦煌出土。

跋曰:夫至妙冲玄则辞言莫表惠深理固则凝然常寂淡泊尧竫随一行 缘改化凡夫想识岂能穷达推寻眻典采善为先是以比二行 丘惠达为七世师僧父母虔造药师琉璃光经一部三行 因此微福愿使游神净土逮及法界众生一齐成佛四行 大唐开国武德二年四月八日。

书法清隽,风度不凡。体格与《孔子庙堂碑》(武德九年虞世南书)相肖。可算是虞派名品。若此经现于明代,董玄宰将径题为"虞永兴书",收入《戏鸿堂帖》,亦未可知。(见图 76)

○维摩诘经卷第三

李轨安乐三年写。长一丈九尺四寸。首缺,十三纸半,隶书。

敦煌出土。

跋曰:写妙法功德普施于一切同证会真如速成无上道(此二十字是后人追书。)窃闻如来出于经教金口所说十二部尊经演一行 导群生心中浪悟成想炳然光影即现非形有二行 相覩瑞应而除愆圣僧行教众生无不归伏三行 然阎硕兄弟等生在阎浮一形已来恶业所锺四行 不能舍利遂即归投佛海寻经听义但闻此经一五行 句一偈即除五浊之名弟子等减割一米之余奉为六行 亡考亡妣七世先灵敬造维摩经一部华严十恶经一卷七行 弟子烧香远请经生朱令辩用心斋戒香汤洗八行 浴身着净衣在于静室六时行道写经成就金九行 章玉轴琉璃七宝庄严具足又愿弟子兄弟合门眷十行 属诸亲知识等百恶从兹并灭十善还来捕除法轮恒晖十一行 三宝无难耶摩归正六道众生俱时成佛十二行

安乐三年三月十四日写讫弟子阎硕供养

沙门玄叡受持(后人追书,与前二十字同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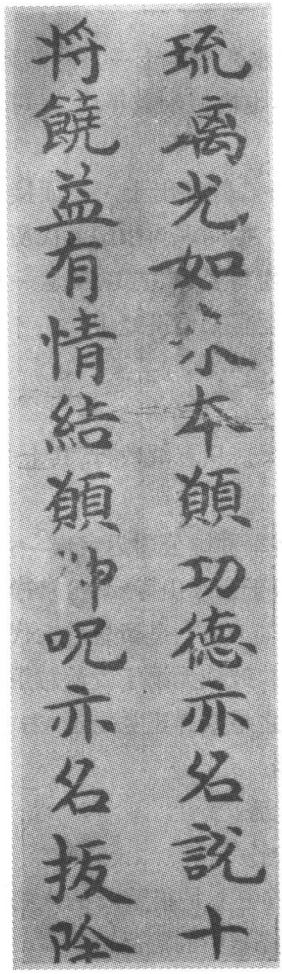
安乐是隋末凉李轨之年号,其"三年"当是唐武德三年。此经的书体处于离开隋而进入唐刚健之风的过渡期,可以此观察书体变迁时的状态。

○法华经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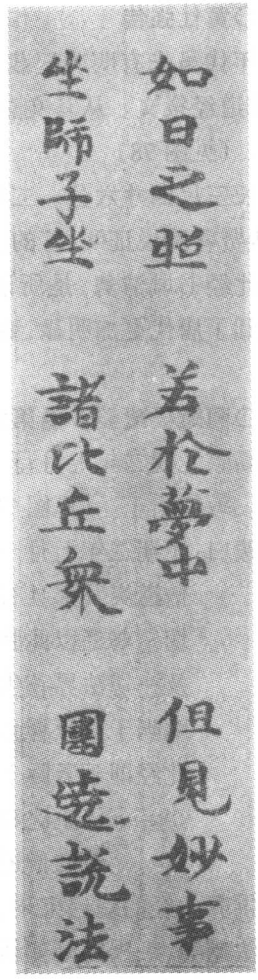
太宗贞观九年写。长一丈三尺,十纸。惜亡上部四分之一。隶书。敦煌出土。(见图 77)

跋曰:贞观九年二月八日清信弟子吴勿儿写。

此经虽说不巧,却笔法峻严,大显唐朝勃兴之气势。


琉离光如来本願功德亦名說十
將饒益有情結願神呪亦名拔除

（图 76：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如日之照　若於夢中　但見妙事
坐師子坐　諸比丘衆　圍遶說法

（图 77：法华经第六）

○黄仕强传

年代虽未有明确记载，但文中有“永徽三年十一月忽然死”等句，像道经祭文。从其文意、书体判断，也恰似永徽年代，是可以肯定的。（见图 78）

长三尺四寸六分。二纸，五十一行。敦煌出土。下面接有题为“普贤菩萨说证明经”的五百二十行。据闻现为中国某氏所藏。

此经书风清隽，是所谓写经体。凡写经，自古以来是一种书风。到了唐代更加明显，型式整齐，甚至官家也设经生。

○阿毗昙毗婆沙卷第六十及序

高宗龙朔二年七月写。长二丈七尺。只首缺数行，共十七纸，隶书。敦煌出土。（见图 79）

跋曰：龙朔二年七月十五日右卫将军鄂国公尉迟宝琳一行　与僧道爽及鄠县有缘知识等敬于云际山寺二行　洁净为一切　尊经以此胜因上资　三行　皇帝皇后七代父母及一切法界苍生庶法船四行　鼓栰无溺于爱流慧炬扬晖靡幽于永夜释五行　担情尘之果咸昇正觉之道六行

此经即于云际上寺常住供养

经生沈和写用纸十七张

造教僧道爽别本再校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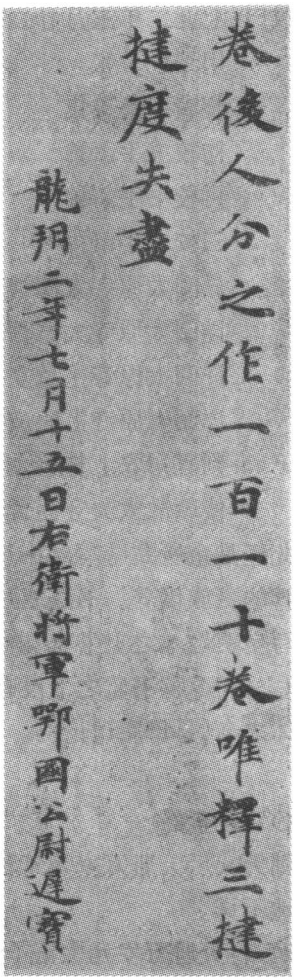
供养此经的尉迟宝琳，据说在佛教史上是很重要的人物。此经书法遒美，纸墨完好如新，可称唐代经卷中的杰品。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高宗上元二年写。三纸，字九十八行。隶书。敦煌出土。

蔣王府參軍沈伯貴前隨王任
在安陸縣保定坊黃仕強家得

（图 78：黄仕强传）


卷後人分之作一百一十卷唯釋三捷
捷度失盡
龍朔二年七月十五日右衛將軍鄂國公尉遲寶

（图 79：阿毗昙毗婆沙卷第六十及序）

跋曰:上元二年三月廿二日秘书省楷书贾敬本写

用纸十二张

装潢手解善集

初校书手萧褘

再校书手萧褘

三校书手萧褘

详阅太原寺大德神苻

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

详阅太原寺主慧立

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

判官司农上林署令李德

使朝散太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监

此经是余所藏唐写经中形式最完整的。署款官衔威严,是政厅掌管的贵族供养。书法瘦劲有品位,是唐代写经的代表。

写生贾敬本之上书有"楷书",唐代的"楷书",在字面上只见此经书写。唐令秘书监之下设有正字官,"楷书"与正字是同一意义,非书体之名,是毋庸讨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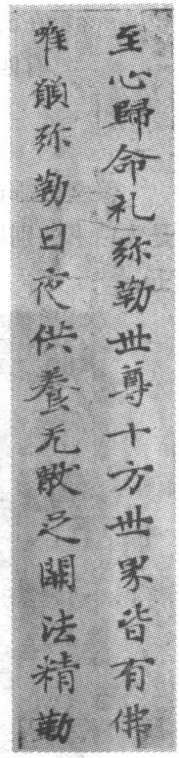
○观世音经

则天武后天册万岁元年写。长二尺一寸。字三十六行,隶书。出土地不详。

跋曰:天册万岁元年正子壹乙清信士张万福并妻吕一行　先从沙州行李至此今于甘州并发心为所生父母及七二行　代父母及身并妻息等减割资粮抄写观音经三行　一卷愿成就已后受持转读灾影远离恒值四行　福因见存者永寿清

安亡者托生静土乘此愿五行　因俱登正觉

此经字体瘦劲明快，有如月下鉴赏古名刀之感。文中年、月、日三字以则天新字书写。


至心歸命礼弥勒世尊十方世界皆有佛
唯願弥勒日夜供養无歇足闗法精勤

（图 80：弥勒上生经）

○弥勒上生经

则天武后久视元年写。长八尺八寸五分。六纸半，隶书。吐鲁番出土。（见图 80）

跋：久视元年九匝十五② 白衣弟子氾德达供养

普照寺僧法浪校定

交河县龙泉乡王贾方素抄

此经字体酷似褚遂良所书《雁塔圣教序》。有字里金生、行间玉润之妙。盖偏远之地不特设经生，以其当地能手写出，反而无经生之臭味，以至能出此名品。此经载于《新疆访古录》。唐时的交河县在今新疆吐鲁番以西二十里。文中匝，月也；王，人也。亦武后之新字。

○刘浩墓志铭并盖

共二面。青白色的砖面上有朱书铭文，其他砖面涂黑色。上置书有“白密陀”的盖，合成二面。各长宽一尺五分。（见图 81）

铭文：隶书

大周前湖州武源县丞故息男刘一行　之志铭　二行　浩字无竭南阳涅阳王也曾祖洎三行　唐侍中上护军清苑县开国男祖四行　基唐坐（地）官郎中尉父纂周前任湖五行

州武源县丞上护军浩随官以墓(圣)六行　历二秊年岁在己亥八匝月廿二㉒日卒七行　于武源县官舍春秋一十有四以长八行　安二秊年岁次壬寅四匝月戊戌朔十九行　二㉒日己酉迁殡于洛阳县平乐乡十行　邙山南原礼也十一行

篆文之乖谬,往往见于唐碑之题额。是所谓扁额体的隶书,或是飞白书的别体。今其真迹出土,可谓珍奇。陕西省西安附近出土。

(图 81:刘浩墓志盖)

○目莲尊者问所说经

长一尺三寸五分。首尾缺。字二十四行,隶书。(见图 82)

△ 舍利佛尊者问说经

长一尺四寸。首尾缺。字二十四行,隶书。

以上两种都出自新疆,像是同一人之笔。文中"天、地、人、国"等文字均以武后新字书之,无疑是则天时代的产物。其书方正尔雅,王树枏评曰:"如与褚、虞、欧、柳并驰。"概不过赏。

○善恶因果经

玄宗开元元年写。长一丈。七纸半,字凡百二十三行,行书。出土地不详。(见图 83)

跋曰:先天二年六月二日写了唯愿

合家大小无诸才掌早见家

乡愿一切众早得利苦地脱

书人左　　遮芝了

先天元年十二月改元,翌二年为开元元年。

此经在写经中属大字,一字有四五分。字体遒隽,风韵不凡。有见《集王圣教序》之感,是习《圣教序》者绝好的参考墨迹。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玄宗开元五年写。长一尺二寸五分。字二十行,完整。隶书。出土地不详。(见图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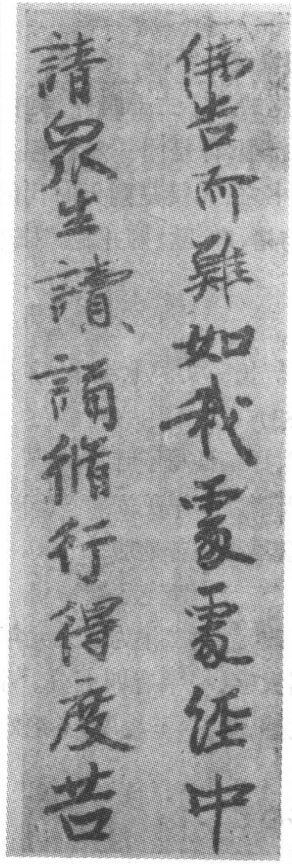
跋曰:净信佛弟子斛斯敬善减

财为妻刘写般若多心经

开元五年四月八日写了

此经书法隽劲，好似柳公权之先驱。

（图 82：目莲尊者问所说经）



（图 83：善恶因果经）

（图 84：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崔瑛墓志铭

玄宗开元十七年写。长一尺五分,宽一尺。灰白色砖面有漆书。共十六行,行十七字。隶书。

全文:大唐故蜀州司士参军事崔府君墓志铭并序一行　公讳瑛字子训博陵安平人也曾祖余庆二行　皇朝兵部尚书祖遵业　皇朝同州澄城县三行　令父怛　皇朝梁州相如县令公行惟淳懿四行　性则恬和　礼乐之余风得□章之令范起五行　□授左千牛备身转授蜀州司士参军事凝六行　□□□之妙亲奉□□□震□□犀罗锦之七行　□□□洪笔启图积善□□□□□锺以开八行　元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于蜀州厅舍仓卒九行　遘祸春秋二十有七以开元十七年二月二十行　十五日权殡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原乡凤栖十一行　原　先茔之侧礼也嗟君未婚痛尔无嗣魂十二行　且归于故里长谢于人间何纪迁陵用利贞石铭曰十四行　呜呼哀哉已矣徘徊永辞冠盖长委泉台有十五行　变陵谷无易琼瓌纪石斯闭何年复开十六行

书风秀润雄浑,颇存古意,有六朝人之笔风。若不是有明确记载的年号,不论何人,都会将其认作六朝人之书。

○法华经玄赞卷第七

玄宗天宝十二载写。长六丈三尺四寸。首缺四纸,凡五十四纸,草书。敦煌出土。(见图 85)

跋:天十二载七月二十二日夜彦时记

卷末第一纸与前缝合之处书有"二十二日彦时"。再,跋中脱"天宝"之"宝"字,大概被省略,在其他地方也有此例。现存于东洋

的出土草书经，明确记有年月的只有此卷。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础，可用来类推其他无年月者。书体近似章草，有浑熟洒脱之妙，与后面的“玄赞第四第八”及“玄赞义决”都是研究草书法的好资料。

（图 85：法华经玄赞）

○观音经

代宗大历五年写。长六尺二寸余。凡五纸，首一纸尚为五代人补写。首缺九行。敦煌出土。

跋：清信弟子黎思庄奉为五道大神敬写观音经一卷一行　大历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功毕永为受持（下缺）

○法华经卷第七

德宗建中二年写。长一丈三尺，凡八纸。小字，行二十五字。隶书。收有“妙音菩萨品”、“普门品”、“陀罗尼品”、“本事品”、“劝发品”。敦煌出土。

跋：建中三年岁次壬戌五月十七日凉州国清（下缺）

尽未来际常愿受持大乘声光（下缺）

八难皆得解脱

书法森严，属欧阳信本派。（见图 86）

○金光明最胜王经

昭宗大顺元年写。四纸，长四尺六寸。隶书。敦煌出土。

跋：大顺元年十二月九日沙弥诵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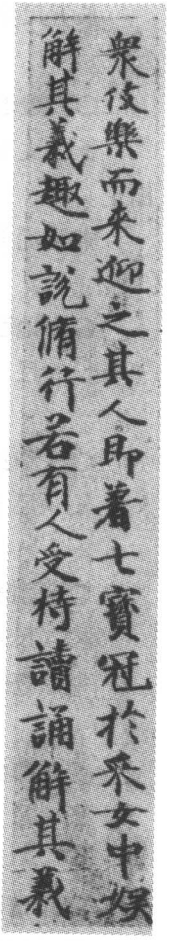
跋文的墨色极薄。

◎ 以下无年月，检其书风纸墨，可定为初唐人之作。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长九寸。存二十五行，下部缺损，一行仅存八九字。王树枏评“笔姿秀逸，与灵飞经相似”。隶书。吐鲁番出土。（六朝卷八之八）

○法华经妙音菩萨品


衆伎樂而來迎之其人即著七寶冠於采女中娛
解其義趣如說脩行若有人受持讀誦解其義

（图 86：法华经卷第七）

长五尺余。存三纸半,字凡一百零二行,隶书。敦煌出土。

○大般涅槃经四相品

长二丈五尺三寸。十五纸零二寸,四相品完结。隶书。敦煌出土。

书品优美清楚,颇具媚态。

○十地菩萨说陀罗尼经

长一尺二寸五分。字二十一行,隶书。鄯善出土。(唐卷六之一)

○法华经

长一尺五分。字十六行,隶书。鄯善出土。(唐卷六之三)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长二尺六寸。字四十六行,隶书。鄯善出土。(唐卷六之五)

书品苍劲,存古意。

○法华经譬喻品

长一尺二寸。字十六行,隶书。鄯善出土。(唐卷六之八)

○正法华经

长一尺四寸五分。字二十五行,隶书。鄯善出土。(唐卷六之九)

○礼赞文

长五尺九寸。五纸,字凡九十四行。草书,末七行为隶书。出

土地不详。

此书不经意之笔致,却现出天成之妙。

○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画卷

长三尺七寸。三纸,首一纸画胎藏界曼陀罗,虽笔画简略,但得其要,画趣可掬。次一纸,上书神咒,下画其意。次造八圈,圈中画一佛体和侍者。画风质实,如在六朝刻石中所见,极精巧。最后一纸,是说所带神咒,文中插有佛像,笔画简略。以上画像皆为白描。(见图 87)

○法华经药王菩萨品

长三尺一寸五分。存二纸,字凡五十六行,隶书。出土地不详。(龙沙卷一)

此经笔致妍秀,亦是唐之佳作。

△ 道经残卷

长一尺五寸。字二十八行,隶书。出土地不详。(龙沙卷一)

书风古劲,有隋写之趣。

○太上八威灵策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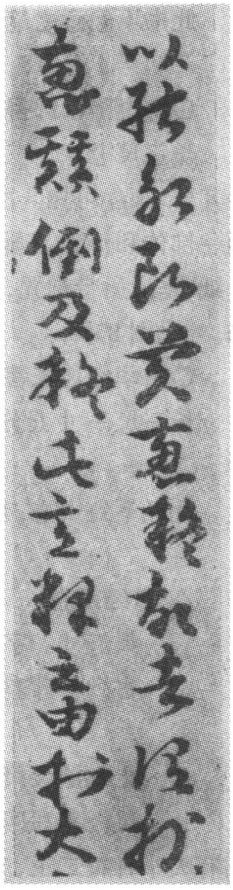
长三尺。墨写四十三行,有小字注释。朱字一行,只有二字。插有大小神符二道,文字为隶书。敦煌出土。

◎ 以下无年月。考其书风及来历等,可定为开元以后的。

○法华经玄赞义决

长有五丈四尺。四十二纸,一卷完。草书。敦煌出土。(见图 88)

（图 87：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画卷）



（图 88：法华经玄赞义决）

此书是唐僧慧沼所撰，流传绝少，只有我国西本愿寺图书馆藏有唯一写本。绝无刻本，近年才在《续藏经》中刊刻。西本愿寺本末尾有“贞亨丙寅岁仲秋初旬劣衲濬菊潭敬拜书”的署款。其原本所在地不明，将此之本与敦煌本对校，文字出入颇多，书风前后不同，像是成于数人之手，而间有朱笔订正，大概为数人笔记慧沼之口授。订正之朱文，或许是慧沼自笔？如果是这样，则可算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慧沼原撰本了。今将《宋高僧传》中的“慧沼和尚传”转录于下：

《宋高僧传》卷四

唐淄州慧沼传　大愿、尘外

释慧沼不知何许人也。少而警慧，始预青衿，依于庠序诵习。该通入法，修身不违戒范。乃被时谚沼阇梨焉。次考坚于经论，善达翻传。自装三藏到京，恒窥壶奥。后亲太乘基师，更加精博。及菩提流志于崇福寺译大宝积经，沼预其选充证义，新罗胜庄法师执笔。沙门大愿、尘外，皆一时英秀，当代象龙。于时武平一充使，卢藏用、陆景初总预斯场。中书侍郎崔湜因行香至翻经院，叹曰：清流尽在此矣，岂应见隔？因奏请乞同润色新经。初沼证义于义净译场，多所刊正，诈言舛义，悉从指定，无敢踰制。后著诸疏义，号淄州沼也。

通卷章草体占多数，也有独草之处，还夹杂隶书、行书。就中并没有失却尊重《十七帖》风格的书法，醇正古雅，使转极妙，恰似见晋人之尺牍。鸣鹤翁称扬其似晋陆机之《平复帖》，生前曾频频临摹之。

此经是山东淄州僧的手稿，却存在甘肃西陲的敦煌，两地相隔极远，不得不使人困惑。据说敦煌藏经洞中之所以发现众多经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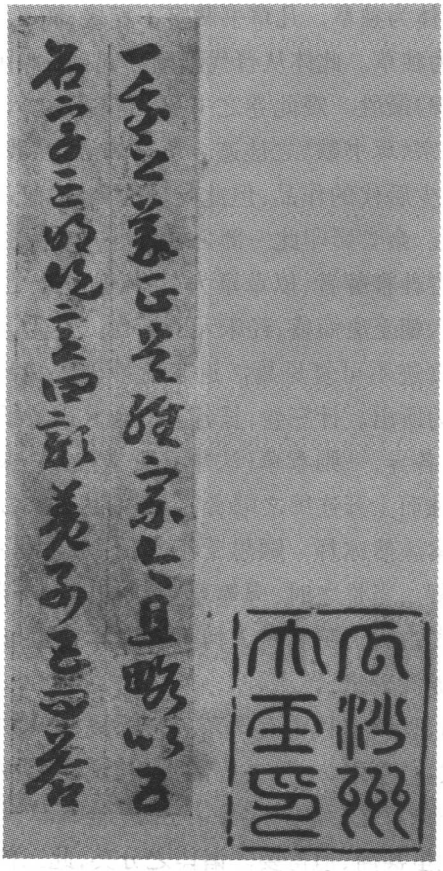
是由于信仰的原因,从诸州送往雷音寺的。山东与甘肃虽然地域相隔很远,但自古以来就有紧密的交通联系,山东的经卷存在甘肃便不足为奇了。

【西域通路考】

江藤涛雄氏曰:山东与甘肃、新疆,是三代以来中国唯一的通路。如印度山中所见的贝货、铜片等殷之遗物,今日尚作为通货行用。新疆、山东间的道路,三千年来全都畅通之一如既往。如此可贵的现象,除了中国外,是不可能见到的。山东的商人多用二匹或三匹马拉车,载着木绵、茶等货物出发,二个月后进入河南洛阳,由此再入陕西,过西安,经长武,进甘肃。兰州是甘肃的主要都城,肃州是古酒泉城。肃州城外十里有嘉峪关,万里长城在此设关门,玉门关是其终点。出玉门关,入安西,其西南有敦煌县,有名的千佛洞雷音寺在其东南。自安西六十里入新疆,进天山南路的哈密。鄯善、吐鲁番是北凉的旧都,地底藏着其遗物,经卷、器物多有发掘。由此再踏进天山北路,入迪化府,此行便到了终点。从河南出发逾四个月,离开家乡已有半年。昼行,夜晚便卧于车中。道路自开辟以来从未修补,荒凉凄惨犹如原野,见有人马通行,始知为路。往下走,安西以西愈加险恶,海拔逾八千尺,甚至满目不见一青。或穿越似狂澜起伏的丘陵,或日暮寐于陷若大泽的凹地,或于一望无涯的沙漠中遭暴风袭击。纵然有变成活木乃伊的危险,也不介意。沉着冷静,且行且卧。入新疆省城迪化,将所携货物换为马匹,然后踏上归路。此为彼等商人的谋生之道,政界之风波也好,外国之压迫也好,彼等全无察觉,唯知车马、山河耳。如此交通关

系，山东的经卷当然能流入千佛洞。

○妙法莲花经玄赞第四函



（图 89：妙法莲花经玄赞第四函及印）

长六丈三尺。五十一纸，一卷完整。草书。敦煌出土。（见图89）开卷捺有朱色“瓜沙州大经印”，通卷诸缀合处亦捺此印，但“经”字省略其“糸”旁。瓜州、沙州是唐代始置的州名，在今敦煌所在地。此经书体为独草。凡草书两字不相接，而又无波磔、八分之笔义者，称之为独草。此体从晋代渐渐兴起，唐碑中属则天武后所书《昇仙太子碑》最胜。观此卷之书风，笔端变化入神，姿态雄浑，让人想起明宣宗《草书歌》之佳迹。草写佛经，在我国虽然能见到《鼠心经》等不少后代的作品，但此卷墨光如漆，纸墨相辉映，有扑人面目之气概。余尝影印此一部公之于世，今将跋文刊载于下：

“草书之古朴雅醇者，以章草为第一，独草次之。此二者相次起于汉代，自六朝至唐而盛，经宋元明渐亡。淳化、大观诸帖，仅留其形影，往古真迹不可复见焉。近来流沙敦煌诸地，屡有墨宝出土，此草卷亦为所出。计三卷，长各五丈余。用穀纸、丝栏，墨光如漆。每卷书风各异，一则章草（法华玄赞义决），一则独草（法华玄赞第四）。又独而少开连绵之端者，余试临其数字，运用之妙，拨镫之秘，夙昔疑案焕然冰释。顾思千年，刻石亦渐漫灭，乃虽明拓旧帖，亦不可辄觀。当是之时，肉笔草卷，新出土中，亲在机上，得朝夕临摹之，亲炙古人。呜呼！天何惠吾之厚且至也。今则展大影印公之世，以颁我天惠云”。

翻开古书，见草书目中有章草、行草、稿草、稿书、游丝、连绵、散草、飞草、隶草、草隶、一笔书等区别，其说诸家各异，繁琐无规。今唯据宋之姜夔章之《续书谱》中有独草、连绵草，加上此章草，只三体区别。此虽甚简，但得要。诸体之分类，此三体中也可包容。

○法华经玄赞第八

长五丈四尺。首缺,四十二纸,草书。敦煌出土。(见图 90)

此经比前卷稍有新意,其末尾四五页以上处,草法秀绝,龙蛇蜿转,极其妙绝。与御府藏《贺监孝经》相肖,然古意却胜一筹。

○华严经疏

纸长四尺一寸。行书。此不是出土,乃传于我国。

书风与空海相通,为知恩院彻定和尚旧藏,附和尚跋文如下:

花严经疏零本一卷,唐人无名氏书也。笔法秀拔,精奇入神,颇有二王风。按弘法大师请来目录载:新译花严经暨花严经疏一部花严十会花严会名图请圣文等数部。又按《性灵集》:大师在唐之日,请越州节度使广求内外诸典。由是考之,此疏大师将来之一,为彼土名匠手泽可知耳。(见图 91)

○戒律

二纸,字五十二行。行书。敦煌出土。

○道经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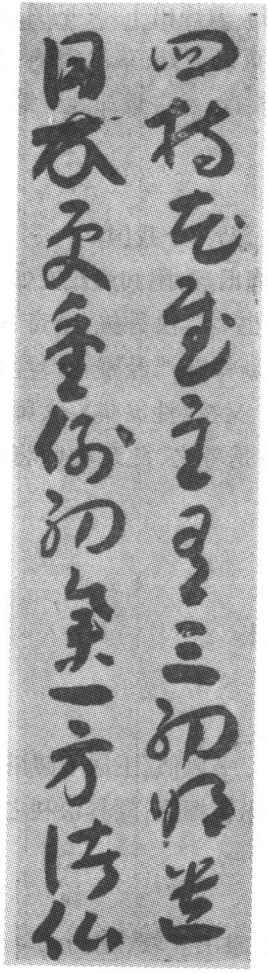
七尺一寸。五纸,隶书。敦煌出土。书风似《王居士砖塔铭》,劲健。一般来说,道经写本比佛经写本纵横挥洒,颇具快利之风。

○金刚经

长一丈七尺。首缺二章,存十一纸,隶书。敦煌出土。

跋:沙门普朗书

笔致洒脱,含仙味。



（图 90：法华经玄赞第八）

（图 91：华严经疏）

○金刚经

长四尺三寸半。三纸，隶书。敦煌出土。

○尊胜陀罗尼

长六尺三寸。四纸，字百十二行。文中虽有“永昌”年号，但书风是盛唐时期的。隶书。出土地不详。（龙沙卷三）

○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

长二尺六寸。二纸，字四十四行。隶书。出土地不详。（龙沙卷三）

书体间架结构整然，品位高。有颜鲁公之笔意。

○法华经劝发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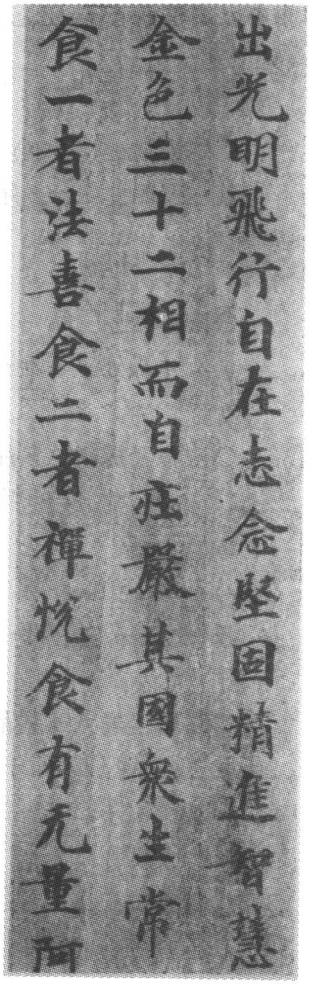
长一尺三寸半，字二十四行。隶书。出土地不详。（龙沙卷二）

○法华经序品

长一尺五寸，字二十八行。笔势雄伟。出土地不详。（龙沙卷二）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

长四丈。二十五纸，仅首缺四行。



（图 92：妙法莲华经卷第四）

隶书。书法森严端庄，上之于石，可直追欧阳信本。敦煌出土。(见图 92)(唐卷五)

○残经(此经不辨真伪)

长一尺四寸二分。字二十四行，隶书。鄯善出土。字体瘦劲。(唐卷六之二)

○法华经□□品

长八寸八分。字十五行，隶书。敦煌出土。(唐卷六之四)

○法华经提婆达多品残本及劝持品四行

长一尺一寸五分。字二十行，隶书。鄯善出土。(唐卷六之六)

△ 药师经

长九寸五分。字十七行，隶书。鄯善出土。(唐卷六之七)

○法华经卷六寿量品、分别功德品、随喜功德品、法师功德品

长二丈八尺八寸，十八纸，六卷完整。隶书。遒媚之态，似徐季海。敦煌出土。(唐卷十)

○思益梵天所问经

长五寸三分。存十三行，行三十字。隶书，小字，晚唐佳作。

○佛名经

长四尺四寸。四纸，字六十四行，隶书。敦煌出土。书风酷似

前《思益梵天所问经》。经文中嵌有诸小佛像，凡二十四躯，着色经千年岁月而不褪，仍焕然如新。

○法华经化城喻品

长一尺二寸五分。存廿三行，隶书。鄯善出土。(唐卷九)

○佛说法句经一卷

长一丈五尺。十纸，十四章完整。隶书。敦煌出土。此经是今世所传《法句经》的别种，无传本。装帧表笺等俱完整，亦珍奇。(唐卷十一)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百六十八

长一丈七尺。十一纸，隶书。敦煌出土。

跋：吴明达写　第一校　广真　第二校　广真　第三校勘了(唐卷七)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六十二

长七尺八寸。五纸，隶书。敦煌出土。晚唐佳作。

○大乘无量寿经

长七尺余。完整五纸，一卷完结。隶书。敦煌出土。

此经不是所传汉译全本，故释家贵之。

○金刚经及序并歌

共六十页缀帖，黄绢装裱。页长四寸八分，幅宽三寸五分。完

整。一页七行,行十二字。隶书。敦煌出土。

此册除正文外还有弥勒颂五十二及其他二颂。最后附大身真言、随心真言、中心真言。卷头书有《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序》,有弥勒颂的由来。尾有发愿文。何谓弥勒颂?是何人伪托?虽在唐代的民间流行,而今绝而不传,此本亦是未刊珍品。

发愿文:稽首三界尊　十方无量佛　我今发弘愿　持此金刚经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涂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华严经第六如来现相品第二

长二丈五尺五寸,完整。首平十八纸,次书有"大和宁国藏",再次书"于阗三藏实叉难陀等新译"。

书风浑厚,书者盖为晚唐之能手。

○华严经第六十四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五

长二丈八尺。完整。首十七纸,次书"大和宁国藏"。与前同笔。

(附)《华严经》第五《世主妙严品》第一之五

长二丈四尺七寸。完整。十七扇。首有"于阗国三藏沙门实叉难陀译"。有元赵仲穆的后记。

以上三种华严经不是出土,为恭亲王之旧藏,总共八十卷,合并为四十卷。内有十二卷佚,系元赵仲穆补写,后有跋文。原本下

落不明。由此前记第五,知是赵仲穆书。大正二年胜山岳阳携来,后归黑田某,又几经离散,不详所在。余于大正十三年六月购得此三卷,其它大部分罹于震火而亡失。嗟吁!

○佛像印画

长八寸三分,幅宽一尺弱。残断不完。墨刷小佛像凡四十躯。(六朝卷十二之末)

○佛画断片三种

一、云形,长三寸。二、释尊像,长一寸六分,幅宽三寸五分。三、三眼魔,长二寸四分,幅宽一寸三分。

后第三种着色。(六朝卷十二之末)

○佛像印画

长五尺八寸五分。四纸半,黄麻纸,朱刷小佛像。

○父母恩重经

二尺五寸。字四十一行,隶书。间架结构严然,如见颜鲁公之《多宝塔碑》。酷似英国所藏《女史箴》的题字。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

西天竹园沙门伽梵达磨译。二丈六尺四寸。一卷完整,凡十九纸,首一纸为后笔,字虽不巧,但有奇趣。可谓宋徽宗瘦金书之先驱。

五代

○诸经摘录

蜀王建武成二年写。长三丈，二十三纸。隶书，朱书。敦煌出土。武成年号，北周虽有，但从书风、结构、纸质等推断，可定为五代。

跋曰：武成三年六月八日沙门慧觉写讫

○佛名经第二

后梁贞明六年写。长凡四丈。完整，三十纸。敦煌出土。（见图93）卷头画有着色佛像，醇朴可敬，颇似传来我国的《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中诸处插有小佛像。书风很接近宋，有苏东坡、黄山谷之风。

○佛名经第六

完整。纸质及长度如前。首绘佛像、卷中是小佛像，书风如前。敦煌出土。但此卷有跋文。

跋：敬写大佛名经贰佰捌拾捌卷惟愿城隍安一行　泰百姓康宁二行　府主尚书曹公躬永寿继绍长季合三行　宅拔罗常然庆吉于时大梁贞明陆年四行　岁次庚辰伍月拾五日写讫五行

（图 93：佛像）

○阎罗王受记

后唐废帝清泰三年写。长四尺，三纸，字七十三行，完整。隶书。敦煌出土。

跋曰：清信弟子布衣薛延唱发心写此妙经奉为一行　过往慈父作福莫落三途之苦次为患母令二行　愿疾病速差所有怨家之鬼受领写经三行　功德更莫相饶兼及已身万病不侵延年益四行　寿所有读诵此经三卷之人传之信士同沾五行

斯福永充供养信心二时受持　清泰三年丙申十二月廿（下缺）

○法华经普门品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写。长七尺，六纸，一卷完。隶书。敦煌出土。

跋曰：天成五年庚寅二月十六日信士弟子尹幸通发心彩画一行八阳菩萨观音菩萨玖躯兼写经两卷缘父二行　□□□所作罪业三冬重煞牛羊犬等惣领功德三行　并得人身莫令雠对永充供养

天成五年改元长兴，此于改元之前书写。

○礼忏文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写。纸五十八行，长（原文空阙）

跋：显得贰年己卯四月廿二日大云寺僧进愿进记

大云寺可能是大雲寺。凉州名刹。

宋

○戒律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写。长九尺九寸五分,七纸。隶书。敦煌出土。

纸背书跋:开宝十年岁次丁丑四月廿四日孔□□题毕记

开宝九年改元,其十年是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可能是千佛洞所出的最后笔写经。此时佛经的刊刻业已兴起,但不敢断定此后没有笔写佛经。关键在于,较之手写传播,雕版技术毕竟更胜一筹。开宝七年始命开雕《一切经》。

附 一

刻 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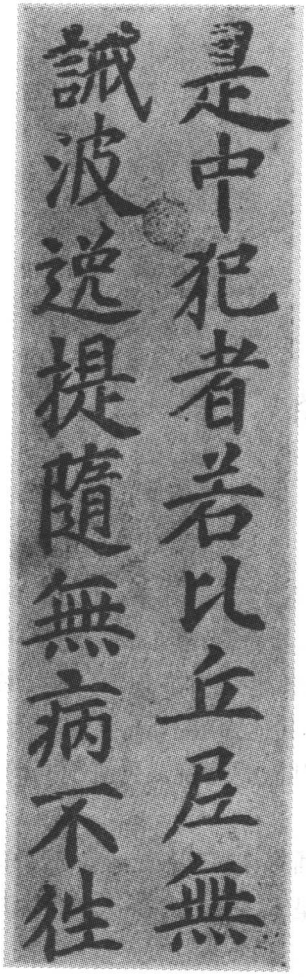
○十诵尼律卷第四十六

长凡七丈二尺，四十六纸。一百五十二章，完整。（见图 94）

此经是敕命雕刻一切经时所刻，与京都南禅寺所藏《佛本行经》卷第十九同版。此经虽从中国携来，但不知发现于何地。或说敦煌，或说峨嵋山中某寺院。书风与其他宋版不同，卷末记有“大宋开宝七年甲戌岁奉敕雕造”，下有“陆永”两字。再有不同的是，印有墨色下文：

盖闻施经妙善获三乘之惠因赞诵真诠超五趣之业果然愿普穷法界广及无边水陆群生同登觉岸时皇宋大观二年岁次戊子十月日毕

庄主僧福滋管居养院僧福海库头僧福深供养主僧福住都化缘报愿住持沙门鉴峦



（图 94：十诵尼律）

（图 95：北馆第二牒）

○宝箧印陀罗尼经

存六尺一寸。大正十三年八月,中国西湖岸边的雷峰塔忽然倒塌,露出许多刻经,多数靡烂残断,完者罕见。综合集缀,大概可窥知其整体。此卷卷首虽无绘画,但有佛像供养图,右有题识曰:

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

乙亥当是开宝八年。

史 料

唐

○北馆牒

高宗仪凤二年书。长二尺五寸五分,二纸。行、草杂署。草书绝妙,足以令人想见王右军之真迹。吐鲁番三堡出土。以下二牒同出此地。

全文:北馆厨

莉柴壹拾参车肆拾捌分

一车主张文海　一车主令狐酒德　一车主康山海　二车主周处俭　二车主赵思礼　二车主竹庆之　二车主阴永智　二车主梁供义

酱贰斗肆胜主周处俭

牒在厨於诸坊市得前件柴等供

今月廿六日客料讫其主具件如前

请酬价直谨牒

仪凤二年十月　日典周建智以

付司贰分　　廿八日

十月廿八日录事　　受

录事参军　　素付

依前恒让白　　廿八日

牒间估未到间更？事益？谨牒

十一月十三日府史藏牒

连恒让白　　十三日

○北馆第二牒

一纸，一尺四寸。草书。（见图 95）

全文：市司件状如前牒至准状故牒

（上缺）将主者件状如前符到奉行

仪凤二年十一月廿三日

□□□□　　府史藏

让　　史

十一月十三日受其月廿三日行判

录事张文裕　於？□定？

录事参军　素　　勿讫

牒市司为勘酱估报事

下柳中县为供客柴用□夫采供事

○北馆第三牒

上部断残，下部宽仅八寸。草书。

全文：　　丞　　上件酱

令史　　建　济

十二月十四日　　录事□□□　　受

录事参军　　素付

(断缺)大爽白

十八日

此牒书体为连绵草。连绵草虽说始于王献之，但不能断言献之以前没有。楼兰遗简中见过此体，但谓独草，与晋代、六朝及隋唐的风气多少有些不同。连绵草是盛唐以后渐渐逞其笔势的，二字三字进而一行全都连续不断，号为狂草。唐代狂草名家张旭及怀素最著名，其后四百年至明，此书体亦大兴，祝允明、黄道周、董其昌、王铎等名手，都各自发挥其笔力。

○圣历二年户口册

则天武后圣历二年户口册。断裂为六片，背后书有佛经目录，可惜残缺不全。小字隶书，草草甚有风致。出土地不明。

全文：(第一片)男智力年贰拾五岁　　卫土

女丑始年拾六岁　　中女

(第二片)一段一亩永业　　部(下缺)

一段二亩永业　　部(下缺)

(上缺)段卌步居住

(第三片)荒　　西石卫　南张礼　北石卫

西至渠　南到石　北至渠

(第四片)荒　　西至渠

(第五片)　　西至渠

（第六片）（上缺） 年帐：后括付

圣历二年帐后点入

年 帐后点入

○开元四年户口册

户口册三纸，内一纸质厚，背面小口中有纪年。吐鲁番出土。

（第一纸）长一尺三寸五分，高九寸五分。背面小口记有“开元肆年籍”，其上记有“高宁乡”，只有一半。“高宁乡”之处的上部捺有朱印，印文不能识读。

全文：壹段捌拾步永业 常田买附 城南半里东张第第西至渠南巩刚北至道

壹段贰拾五步永业 常田买附 城南半里东张太伯西至渠南至渠北还公

壹段参拾步永业 常田买附 城西壹里东张武通西高达南巩刚北至道

壹段肆拾步居住园宅

户主大女白小尚年拾玖岁 中女代母贯下下户 不课户

女季小娘年肆拾捌岁 下寥开元参年帐后死

壹段肆拾步居住园宅（在此前有一寸八分方形朱印，不能识读。）

右件壹户放良其口分田先被官收讫

户主大女阴婆记年肆拾捌岁 丁寥 下下户 不课户

夫翟祀君年伍拾玖岁 白丁垂拱二年疏勒道行没落

（此前有一寸八分方形朱印，不能识读。） 肆亩永业

肆亩肆拾玖步已受

(第二纸)高九寸四分,长一尺七寸五分。

全文:(有“交河县□”印,背面小口有半个“思”字。)

名山乡交河县

户一百八十一应堪差科(此上有径一寸八分的“交河县□”朱印)

户二全家　　外任

户　一　　下　　上

户刘虔感年卌九　　安西户曹

户一下中知半日

户主行彻年五十二　　焉耆户曹

男承咄年廿八

男承仵年廿六

男承晖年廿四

户一百八十八见在计

户四下上各一日　计四日　　(此纸缝合处里面多有“交河县印”的朱印,全为同一印章。)

尸高虔恽妻刘年卌九

户曹温意年五十八

(第三纸)与前同一纸质,长一尺四寸,一纸四行,只记有四人。

全文:户张好达年六十五　老

户索雄猛年卌　输丁

户主大素年卌五　镇兵(此上印有“交河县印”)

户宋泥答年六十　老

○乞粮牒

玄宗开元九年书。高九寸三分,长九寸。吐鲁番出土。行草书。末尾“六月十日录事”之上有朱印,印文不能读识。

全文:(上缺)右件使马前蒙支给廿石见食尽乞(下缺)

给谨录状上

牒件状如前牒谨牒

开元九年六月　日典邓承嗣

押官曹都督

付司悉书(下缺不明)

十日

六月十日录事　悉受

摄录事　有孚　付

○天宝解粮残檄

玄宗天宝四载书。高九寸五分,长一尺。草书。库车出土。(见图96)

全文:□解粮事　须判虚盈　　十六日

马格仓

件状如首谨牒

天宝四载二月十六日

(上缺)久曹参军李　　付

史陈

二月十四日又十六日行判

录事　检无稽失

杉录事参军聳勿讫

（图 96：须判虚盈）

○唐人日课习字卷

长三丈二尺八寸。无年月。据说吐鲁番的农民掘地时,在发现的古瓶中得到此卷。幼僧每日习字时,大约要写同一字约七八十个,一日练习凡三百五六十字。每日之首有简单的记事。

从廿三日的日期前开始,在写了廿三日后临写"意道凉量"各七八十遍,再移到廿四日,写了廿四日后临写"修志趣盗"等各七八十遍,再移至廿五日。列记卷中的日期及小记事:

廿三日　廿四日　廿五日　廿六日 廿七日 廿八日　廿九日　卅日假　八月一日放("假"为"暇","放"为"倣"。)二日　八月三日患至　六日八日放　九日十日假　十一日放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当直　十七日行礼　十八日往　十九日　廿日假　廿一日放　廿二日　廿三日　廿四日　廿五日　廿六日　廿七日　廿八日诫书　九日假　九月一日放　二日　三日　四日迎县明府　五日放　六日　七日　八日　九日假　十日假

至此终了。习字帖是欧阳询的,从此卷推测,可知唐代热心习书的状态,亦可知练习书法之一端。

圣典及子类

○老子道德经残卷

长三尺二寸。从第三十九章至五十二章。书体为隶。敦煌出土。伯希和氏搜集品中不见《老子》,却在我处有传,可谓奇幸。

《道德经》最古的是唐景龙二年碑,存易州。与此本对校,多少

有差异。此本书风与其说是简劲，不如说有古朴之美。考其书风，六朝风气亦浓厚，大抵是后魏末期所作。每章末必然记其字数，可知是当时《老子道德经》校定本。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通行本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此本作“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常”字“之”字无，使人感觉意义广大。易州本亦同，只此本用“无”字，易州本用“无”字。四十章易州本及其他本中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此本中作“天地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限数的“万物”，使人感到意义较大。其他本有各章的序次和数字，此本及易州本皆无。（见图 97）

（图 97：老子道德经残卷）

○老子道德经残字

长宽共五寸余的小纸片，存九行，行仅十字，下部缺。与前者的不同之处是吐鲁番出土。为第五十五章及第五十六章的片断，用通行本对校之，“毒虫”作“蜂虿”，无“精之至也”的“也”字，“不道”作“非道”，“解其忿”作“解其分”。从其书风可知为后魏之作。（六朝册三）

○抱朴子残卷

存四十九行。隶书。敦煌出土。孔宪廷

氏旧藏，孔氏是甘肃省道台，有才学。

附其跋文曰：敦煌石室初发见时，佛经外所有钞书铭传及墨拓，均为外人取去，国之中几无存者。予冥心搜索，得《抱朴子》一卷。纸薄而长，字劲而古。以他经证之，似非唐人手笔。背面复见草书数行，载有唐僖宗中和年号。当此正书在前，背书在后，为北朝人书无疑。际唐亲家，考古精博，一见而是予言，因割此四十九行畀之。予所有自中卷至下卷，完好无缺，质之海内藏经家，当许我别树一帜。民国八年元日。

（图 98：抱朴子残卷）

此本即不完本之第一卷，中、下之完本后归文求堂田中氏，不幸的是，烧毁于大震灾之时。此本书体似北齐诸碑，且气宇阔达，

笔势秀丽，可能与前记《老子》等是同时代的作品。（见图 98）

○郑注论语残卷

长三尺。存三十三行，隶书。出土地不详。含《颜渊篇》三十一行、《子路篇》二行，为郑氏注无疑。《郑氏注论语》不是世传刊本。敦煌发现为伯希和氏所获。此本虽残缺，但书法劲健，比其它写经大异其趣。初唐人之笔，故可为珍。（见图 99）

（图 99：郑注论语）

○郑注论语残卷

存二十九行，从《学而篇》的“未之有也”至“敏於事而慎”。与前记有异，书法甚拙，如学童书写。从纸质上看，可能为晚唐作品。

文中避讳世民之“民”字为“人”字，乃唐代之确证。敦煌出土。

○庄子天运篇

长一丈五尺，九纸，《天运篇》完整。隶书。敦煌出土。书中“民”字、“隆”字缺末笔，既可证明是唐朝的，又可证明是玄宗时代的。此本之首题有《南华真华经天运品》，第二“华”字衍。不书“篇”，而写“品”，是佛家或道家所钞写。庄子赠号为“南华真人”，在唐玄宗天宝元年，故此经非天宝以前书写，自不待言。与传本对校，有差异，是研究庄子的重要资料。书法是初唐风之佳作，酷肖神龙二年《郑仁恺碑》，且更加老练。（见图 100）

○庄子知北游篇

长一丈二尺三寸。八纸，完好。《知北游篇》完整。敦煌出土。首题为“南华真经知北游品第廿二”，“篇”为“品”与前同，缺“渊”字、“世”字之末笔。纸质及缝合处与前记全相同，时代相同。书风近苏灵芝，与前卷不同。末尾钤有“净土寺藏”墨印。（见图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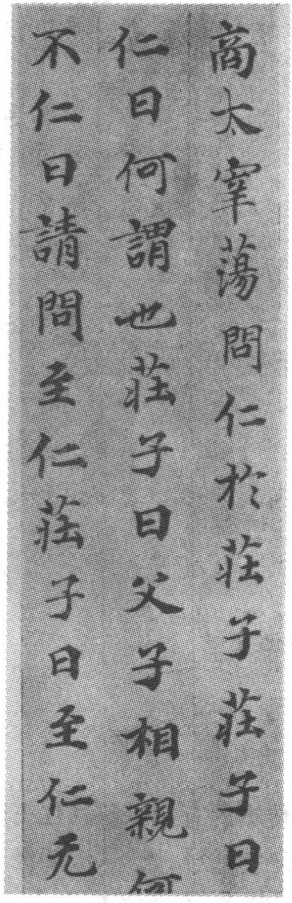
○左传残卷

长二尺一寸五分。字三十八行，隶书。敦煌出土。《春秋左氏传》昭公六年之残卷。观其书风、纸质，可定为晚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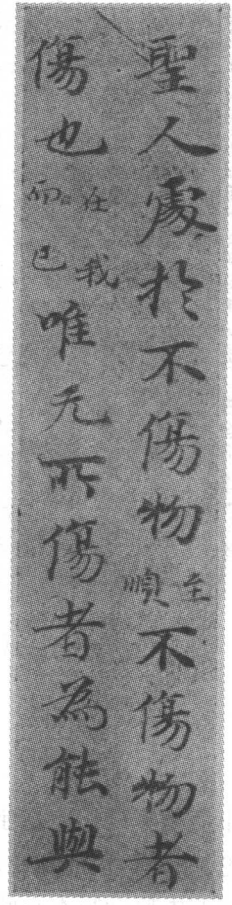
○搜神记一卷

长一丈七尺三寸，十一纸，一卷完整。隶书。敦煌出土。首记有“搜神记一卷 句道兴撰 行孝第一”。内容与全传本《搜神记》不同，传本的《搜神记》为晋之干宝撰，句道兴撰乃是别本。书法多异

体，似六朝人所写，韵致平平。董康曰：是五代人根据六朝人的底本而写。余亦持此说，所记事迹亦皆属六朝以前。（见图 102）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
仁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
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无

（图 100：庄子天运篇）


聖人處於不傷物順至不傷物者
傷也而已在我唯无所傷者為能與

（图 101：庄子知北游）

搜神記一卷　　句道興撰

行孝第一

昔有樊豪至孝內親早亡事後母後母乃患惡腫內結戎瘡楚毒難忍晨夜不寐豪即愁頓衣冠不解目髮日形羸羸人皆不識豪欲晚歸廚矣忽聞空中有人呼之即得小差以瞻此數日流出其母至夜便得眠卧安穩夜中夢見父來謂母曰其疾已復得魚嚙之後得無病壽命必長是不得魚食之即應死矣豪聞此語憂心恐懼即面向天而歎曰我之不孝今乃如此十月冬水結凍之時何由得此魚食即把母頭而別出入行步號哭流淚仰天而歎曰天若憐我感魚出無種林也豪乃脫衣履冰之上不得魚遂赤躶卧冰之上天知至孝當豪皆下感出雙魚雙心生歡悅將歸与母食之及哺之於瘡上即得差矣命得長遠近年壽乃得一百十而終也樊豪至孝松柏終不改易

昔有張嵩者隴西人也有至孝之心年始八歲母患卧在床忽思莖菜而食之嵩聞此語惆悵而走向地覓莖菜全無前得遂乃發聲大哭云號云母生我勤勞母今得患何時得差天若憐我覓莖菜化生徒見空中哭聲不絕天感至孝非時為生莖菜遂將歸家奉母食之母食莖菜必得除愈嵩後長大成人母患命終家中貧窮無錢推櫬墳墓其自手在下挽奴僕之力葬送亦用車牛人力惟夫婦二人身自上母擔已力拏打車上棺之遣妻牽挽而向墓所其時昌荷本風暴雨漂流沒膝然葬送直上清靈而起嵩葬既訖於墓所三年親自勇式悟情哭聲不絕頭髮落盡哭聲不止天知至孝於墓所直北起雷之聲忽有迅風雲而來到嵩墓抱嵩冒墓東八十步然始霹靂開出其棺以頷上去張嵩至孝通於神明今日孝感至誠救母却活必令更得二十二年任將歸好侍奉周者無不嗟歎焉

事丞拜嵩為侍太守後遷為尚書左僕射爭出纖絲傳

昔有焦華至孝長安人也漢末時尚書左僕射其父身患焦華甚有孝心侍養父母衣冠不解晝夜憂心恐懼所母其父困患華歸家曰兄弟二人父若不差身死地下誰當事父日汝身長嬌脆非輕于可絕其後嗣汝更勿言

（图 102:搜神记）

小斋搜集的出土墨宝中，本国无传本的有：北魏写《仁王般若实相论》、北周写《佛名经》、隋写《妙好宝车经》、唐写《法华经玄赞义决》（西本愿寺写本与此本同，但谬误颇多，不如此本。）、《金刚经歌》及此《搜神记》。佛家珍《仁王般若实相论》，而学者贵《搜神记》。

附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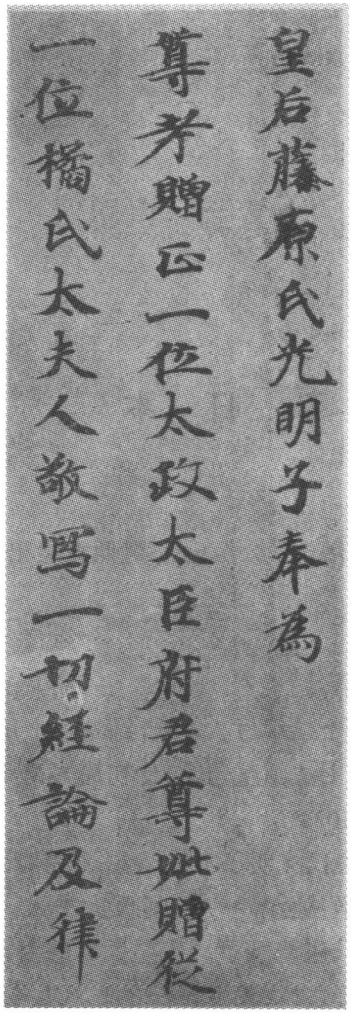
日 本

日本国传世之墨宝，今录于此，对照彼之出土者，仅资供参考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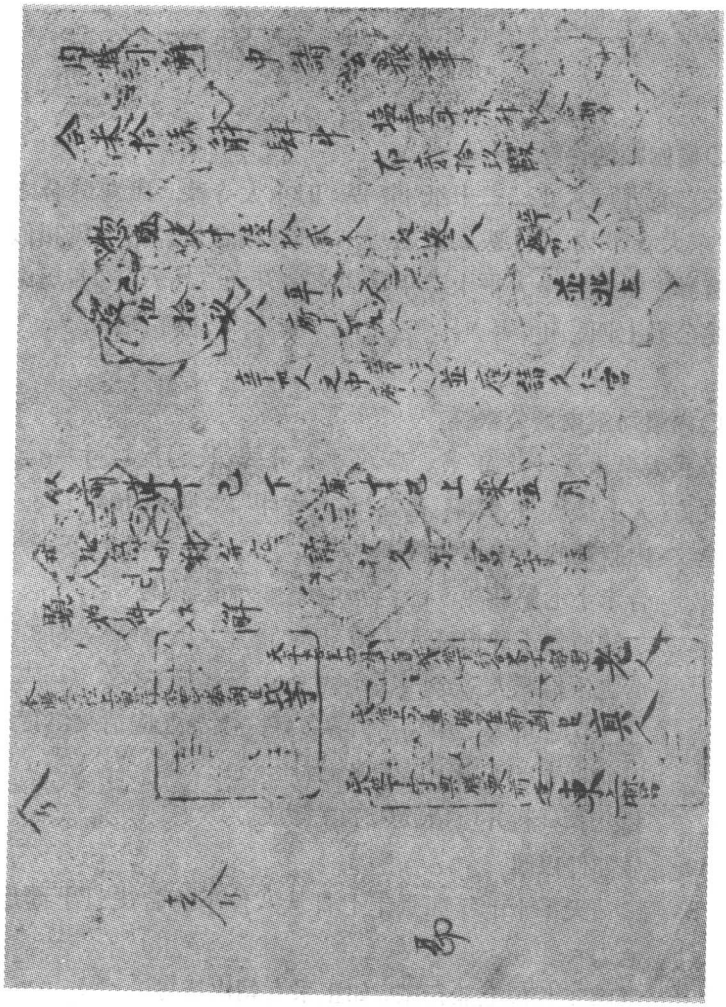
○四自侵经

圣武天皇天平十二年写。六纸，封皮四寸五分，共合九尺。隶书。旧东大寺藏。书法圆整匀美，比初唐人毫不逊色。此经可谓传世刊本。（见图 103）

跋曰：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奉为一行　尊考贈正一位太政大臣府君尊妣贈从二行　一位橘氏太夫人。敬写一切经论及律，三行　庄严既了。伏愿凭斯胜因，奉资冥助。四行　永庇菩提之树，长游般若之津。又愿上五行　奉　圣朝，恒延福寿。上及寮采，共尽忠六行　节。又光明子自发誓言，弘济沉沦，勤除七行　烦障，妙穷诸法，早契菩提，


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奉為
尊考贈正一位太政太臣府君尊妣贈從
一位橘氏太夫人敬寫一切經論及律

（图 103：四自侵经）



（图 104：内膳司斛申请公粮牒）

乃至传灯八行　无穷，流布天下，闻名持卷，获福消灾九行
一切迷方，会归觉路。

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记

○瑜伽师地论卷六十七

长二丈九尺六寸。二十纸，隶书。旧东大寺藏。纸背缝合之处有“东大寺印”朱印。跋人及书写年月同《四自侵经》，书风相似中稍有异。圣武天皇天平十二年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西历纪年当是公元七四〇年。

○内膳司斛申请公粮牒

圣武天皇天平十七年书。高八寸五分弱，长一尺二寸一分。捺有九方“大上皇宫”八棱印、三方“东大寺印”。（见图 104）

全文：内膳司斛　申请公粮事

合米十七斛肆斗　盐壹斗柒升玖合捌夕布贰拾九段
惣驱使丁肆拾贰人　缺三人　立丁一人　廝丁二人
定伍拾玖人　立丁一人　廝丁卅九人　並逃亡
立丁卅人之中　立丁二人　廝十一人　並应请久仁宫
以前直丁巳下廝丁巳上来五月
廿九箇日料并应请於久尔宫等注
显如件以解
天平十七年四月十七日从八位下行合史日下部连老人
奉膳正六位上兼行宗守如正采女朝臣比等
合　　正八位上守典膳雀部朝臣真人

正八位下守典膳栗前连东麿
去合

勘

○心经

嵯峨天皇弘仁十二年写。长九尺三分,长一尺三寸二分,十八行,完整。八分、隶、行草杂写。

款曰:弘仁十二年辛丑仲冬日　　空海

世多称空海之《心经》,真迹绝罕见,此《心经》有署款,书风亦无庸置疑。虽然另有藏于西京太秦广隆寺并与此同型式的《心经》的写真版、刻版等刊行於世,但都明显有双钩廓填的痕迹。

◎ 以下是书写年月不明者

○兴福寺烧经

经名不详。绀纸银泥,欧阳询之风,书法极妙。小斋藏有二片。一片一尺五寸八分,字廿五行;一片五寸七分,字九行。全都下部烧毁。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四百卌九

长二丈八尺,一卷完整。绀纸,银丝栏,金泥书。卷头六寸五分,以绀纸金银泥绘有密画曼陀罗。此种是藤原时期的写经,其他藏中尊寺、醍醐寺,已列入国宝。此卷则维新时期脱失,原因不明。或者是醍醐寺之旧藏。

○华严经第四庐舍那佛品

廿一纸，长凡三丈五尺，一卷完。有高山寺之朱印。书风妍美，是藤原时期之物。

○华严经卷第六

长一丈七尺五寸。首尾虽完整，但中间诸处脱落。绀纸金泥书，丝栏用银泥。《手鉴》等光明皇后御笔的，大抵为此经的断片。金色殊好，书风妍丽，不失藤原时期的规范。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八十二

长凡二丈二尺，一卷完。绀纸、金泥、银栏。金色殊艳，光彩耀人。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一

长凡二丈六尺。隶书。一卷完整。首载有“太宗文皇帝制大唐三藏圣教序及大唐皇帝述圣记在春宫日制二篇”。扉页印有“一切经南部降魔山善光院念佛寺门外不出”之黑印。卷末有“安置降魔山善光院经藏，奉为云岩圆彻居士 桑名少将殿，家康将军令第 增进佛道”之文。

附 三

刻 本

○根本陀罗尼

纳于三层小塔中。

称德天皇神护景云四年初 平定天皇八年之乱，乃发弘愿，造三层小宝塔一百万座。塔高各四寸五分，基径三寸五分，露盘之下各置根本、慈心、相轮、六度等陀罗尼。余所藏为《根本陀罗尼》的刻本卷子，原藏法隆寺。大正十年为筹备圣德太子一千三百年祭，招余画法隆寺客殿之隔扇，乞得此三层塔一座而归。塔之基底有墨书“四月八日八千万吕”。

○六朝写经残字卷 第一

《葡迦长者经》题款、《佛说贤劫经》题款、诗残字八字、《般若波罗蜜经》、《法华经》、《般若部经》、《大云经》、《譬喻部经》(北凉末)、《法华经》(西凉建初)、《般若部经》(北凉末)、《法华授记品》、《般若

部经》十一行(汉末,上述)、《方广庄严经》(西晋)、《菴迦长者经》(西晋,上述)、《佛本行经》(北凉,上述)、《法华经》、《小乘论部经》、凉都法静题名(上述)等,凡一百零五片。鄯善出土。

○六朝写经残字卷　第二

《大涅槃经》、(同前)、《普门品》、《道行经》、《毘尼摩得勒伽卷一》题款、《法华经》、《问须达长者经》、《般若经》、《律部》(草书杰作)、《论部》、《佛本行经》题款(麻布)、《法华经》(与西凉建初写同)、《维摩经》等,及唐写本《得度经》、《般若经》等,总计一百零七片。鄯善出土。

○六朝写经残字卷　第三

《法华经》(初唐)、《老子》(前记)、《律部》、《涅槃经》(唐写本)、《般若经》、《大涅槃经》、《般若部经》、《般若经》、(同前)、(同前)、《大般若经》题款二,凡四十二片,内有唐写十二片。鄯善出土。

○六朝写经残字卷　第四

《法华经比喻品》(西晋,上述)。甚零碎,共二百七十八片。鄯善出土。

○六朝写经残字卷　第五

《妙法莲华经》第一题款及《佛名经》等小片一百零三片,内含唐写七八片。鄯善出土。

○流沙碎金　一卷

新疆出，不知出所。九十七片，内有唐写四十余片、梵字四片、西藏刻字一种、绘画一份，皆六朝人书也。内隋人书射说的残片，运笔纵横，极具其妙，宛如王右军之《兰亭》。

○唐写经残片卷　第一

《般若经》、《论部》、《般若经》、《药师流离光佛本愿经》、《法华经》、(同前)、(同前)、《涅槃经》、《法华经》、《律部》、《般若经》、《法华经》、《般若经》、(同前)等共四十一片，内含隋写十件。鄯善出土。

○唐写经残片卷　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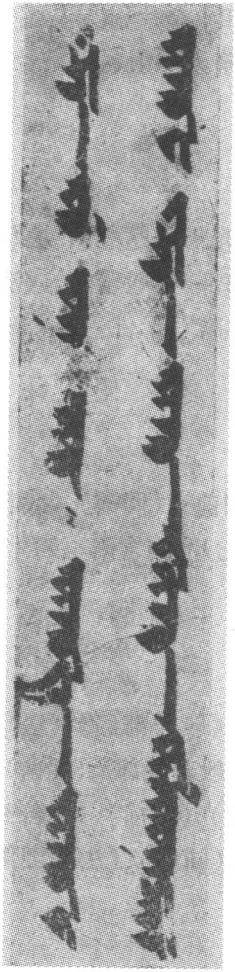
《般若经》、(同前)、《法华经》、(同前)、(同前)、(同前)、《般若经》、(同前)、《法华经》、(同前)、(同前)，凡廿七片，内含隋写四片。鄯善出土。

○唐写经残片卷　第三

《般若部经》、(同前)、(同前)、《法华经》、《般若部经》、《法华经》、(同前)、《般若经部》、《法华经》、(同前)、《般若经部》、(同前)、《法华经第九》题款、《法华经》、(同前)、(同前)、(同前)、《般若经部》、《法华经》(同前)、(同前)、《般若部经》、(同前)、《法华经第十》，凡三十五件。鄯善出土。

维吾尔文经

○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一



（图 105：杂阿含经卷第二十一）

（图 106：残画像）

长一丈四尺五寸，七纸。一卷虽完结，但所有下部烧毁。有汉字对译。背有六朝人书“摩诃般若波罗蜜叹等品第四”，其书前有论。（见图 105）（维吾尔经卷第一）

○维吾尔经卷第二

宽一尺七分，长一尺七寸。残经，字三十六行。吐鲁番出土。

○维吾尔经卷第三

宽一尺一寸，长一尺五寸。残经，存字三十八行。鄯善土峪沟出土。附有俄国人马洛夫的译文二纸和周源的汉译。

（同残经）宽一尺一寸一分，长一尺二寸五分。存字三十五行。出土地同上。间有草书。

（同残经）宽一尺六分，长一尺五寸。小字九行，大字二十三行。出土地同上。

（同残经）印本。宽八寸九分，长三寸五分。字五行，间有藏文。出土地同上。

（同残经）印本。宽七寸二分，长三寸二分。字四行，间有藏文。出土地同上。

（同残字）宽六寸七分，长一寸二分。字三行，草书。出土地同上。

（残画像）长宽共四寸五分。以朱、墨画唐装人写字像一人。吐鲁番出土。（见图 106）王树枏有跋曰：余初得维吾尔画像，有身而无首。超数月，吐鲁番人有持出土残经见售者，中有一像首，取而合之，适为一人。天下事凑合之奇，因缘之巧，真有莫之致而致者。数百年残缺之物，顿成完璧，岂梦想所能到耶？

维吾尔为西域大族，语言文字与土尔其同。土尔其文字初体见于《阙特勤碑》阴，后入欧洲，改从阿拉伯字。其遗种在西域，随属维吾尔，遂用维吾尔文字。元兴虽亦改从维吾尔，而语言各异。盖蒙古字是从维吾尔文出，而满文又从蒙古文出。此其源流变迁之迹。（王树枏语）

西　藏

○曼陀罗印画断片

长三寸九分，宽四寸二分。墨刷。

补　充

○汉中平四年瓮

昭和二年春又得一瓮，据说是去年从西安府外出土。高七寸，口径三寸九分，底宽七寸五分，腹稍窄，形状与熹平四年瓮同。表面全部涂白土，颈部丹描网状纹。总共八行，其书清劲雄隽，惜漫漶甚，可辨无几。今隶书。

全文：中平四年五月乙酉朔廿五日一行　己□□□谨告墓上墓下二行　墓左墓右侠？墓□□□□三行　□之家谨□□□□□□□四行　别……五行　门塞墓……千秋万六行　岁……七行　如……令八行

【前代书法追述】

论“汉兴有草书”。

所谓草书,其形圆而用笔润。进一步则为独草、连绵草,以至今日。世之所谓草书,皆称此圆润者。既然是草书,即有草率之意,是对真书的严格烦琐而言,汉以前就已产生。秦代之隶书,乃秦篆之草体,所谓不同,只是形貌方而用笔疏而已。通行于春秋战国时代钱币的文字方而简,亦可见草书的面目。周铜器之铭文,亦是有略笔的草体。再,返溯殷代,龟甲兽骨上的卜辞文、铜器上的款识文,笔义鲜明,用笔巧妙,书法率意颇多,笔画省略,反而有趣。总之,殷代也有草书。因此,虽然与汉以前方而简、汉以后的圆且润的草书有很大的区别,但其运笔以简易使用便捷为主要的目的,乃是共同的,故彼此都可以“草书”为名。

关于甘露元年的《譬喻经》年代之异说。

余认为以三国曹魏的高贵乡公的甘露较妥当。其正文为章程书,与晋元康六年《诸经要集》(藏西本愿寺)、西凉建初元年《律》(藏英国)、建初七年《法华经》(藏西本愿寺)到北凉的诸写经,书风大略相同。虽然无记录年号,时代定夺困难,但就书写放纵的隶书而言,其年代却易于推定。甘露经最后记有:“定写讫因记作数言毕思其旨”等十余字的跋语。其隶书风度淡泊,与永寿二年二月瓮、初平四年瓮及新获中平四年瓮的文字比较,其笔义风格相通。再与斯坦因博士搜集的建武卅一年及永和二年等木简对校,亦酷似。书风优雅流畅,具汉人书法之韵度,绝无秦凉之寒险。此是予

之所以断定甘露经为三国时代的一个依据。余非因自家所藏,故意作古以贴金者。无论三国还是前秦时代,余所深幸能够把握其确凿依据。关键是将书史方面的研究作为要点,而不是将其作为不用追根问底的古玩,。

永和九年暮春,王右军与其亲友故交等四十一人于兰亭共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其书遒媚劲健,乃有神助之说。酒后他日再书数十百本,终无如祓禊所书者。此为《法书要录》所记。后世认为王右军的时代,是书法的黄金时代,而以右军最圣。然征其现存诸碑,意外发现晋碑不及汉魏之碑,唯其尺牍的文字,尽管法帖所传,经后人钩模,但其形态之美,运笔之妙,却远远超越了其他时代,遗憾的是没有现存的真迹。近年,见到瑞士考古学者赫定博士从西域、楼兰等遗址中发掘出的王右军时代的尺牍断片后,其书之鬼巧神韵不得不使人惊叹,如见晋代之风流。原来,晋代并非碑碣书之时代,而是尺牍书之时代。将碑碣严正骈列的文字,作为悠游弄管,奔龙蛇于尺牍,夸巧妙于交友间的晋代书风的代表,太不恰当了。《兰亭序》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一觞一咏,畅情悦意,挥笔而成的。是行草书最胜时代的代表书圣王羲之,在最得意的瞬间写出的神品。如以写碑碣书的严格态度写《兰亭序》,终究不成。再者,从"再书数十百纸也终不能及"来看,恐怕右军自己也不能对书之神机妙意达到彻悟吧?然而,晋代书法之秀灵能够全部贯注于一尺牍间,却仍是后世望尘莫及的。

思考晋代之书,隶、八分、行草孰为最佳者,可谓未解此间之内情。元常(锺繇)专巧隶书,伯英(张芝)最精草体。彼二美,逸少(羲之)兼之,唐孙过庭《书谱》有所记。虽然唐代是否有右军之隶书、张芝之草书存在,可得亲自参照研究,仍值得怀疑。但关键在

于,文献上的空论并不过分。晋代实际上并非是隶、八分的碑碣时代,而是行、草的尺牍时代。

笔的制造。

笔的制造早矣。埃及金字塔中发现了五六千年前的遗物,现藏于柏林博物馆。同时还发现了墨池、绘具。打磨过的芦苇之类,很像我国的杨枝鸣笛。先于数世纪的文明国家埃及与中国,不知有何程度的相互往来和影响?埃及文字中有与夏殷文字统一的,真可谓奇事。

虽然还没有发现属殷时代的像埃及芦苇笔之类的物品,但在卜辞中出现的"𦎫"字,古铜器文中出现的手中把笔的形象文字,可以了解此时已有笔存在,其笔的形状也与今日的相似。制造笔的原料,也可从卜辞中的"𦎫"(很明白下脚是篆字毛的倒文)字发现,可以想像是用毛作笔,足以知道殷代就有了毛笔。铜器款识文鲜明的笔迹,亦能作为毛笔存在的证明。如说秦之蒙恬初造毛笔,可以解释为指的是始用兔毛。秦以前的石鼓文字,也可明显地辨认出使用毛笔的痕迹。另外,周之毛公鼎、散氏盘,用毛笔的痕迹也很清楚。

漆书。

漆书之事见于古书,在今朝鲜大同江畔发现的汉代乐浪郡的遗物中,也可见漆书的文字。又,小斋所藏壶、瓮之上的漆书文字,已如前记。"墨"字是"黑"、"土"合文会意之字,可知与现今的煤墨相关,而与漆并非同一种东西,毋庸赘言。所留"竹帛"之名,是对孔子旧居墙壁间所得的竹简而言,虽说其书所用材料只有竹和帛,

但奇怪的是甘肃、新疆发掘出的全都是木简，没有一片竹简。帛也只有三片后汉的，还发现一片麻制小片，书写的文字是六朝的。竹是南方暖地之物，北方寒国不产，用竹简只有在中国南部。高田竹山先生也曾说过，用竹简，拭去很容易，拭去后可再书写，便利得多。又，永久相传的要用漆，只用一时间的可用墨。墨，在现代也没有完全如胶般粘，无保存永久的性能。传说漆书用玉制的如刮刀的东西，曲阜孔家现有传自周代的玉笔，余深信其必是伪托的赝品无疑，与传说我国长崎的某妓楼藏有杨贵妃枕，是一样的笑话。小斋所藏汉代锡壶、陶瓮上所见的漆书，其浓淡粗密之痕，毛颖集合分离之迹，历历在目，很明显不是用玉石、金属等硬质的东西。

纸的制造。

相传纸是后汉蔡伦所创。或然。甘肃、新疆发掘品中，书于纸上的墨迹悉为汉末以后的。埃及曾有莎草纸，在金字塔中发现了遗片，但其制法亡失无传。虽说 Paper 之语是出自“莎草纸”，但今天的西洋纸的制法却是从唐传来的。

禹域出土墨宝纪年表(孔固亭藏)

朝代	名称	年代	日本年代对照	距大正十五年	数量	书体	出土地
西汉	绥和二年锡壶	成帝绥和二年	垂仁天皇二十三年	1933年	十二字	古隶	洛阳
东汉	永和六年瓮	顺帝永和六年	成务天皇十一年	1785年	五十四字	今隶	西安
东汉	永寿二年瓮	桓帝永寿二年	成务天皇二十六年	1770年	八十九字	今隶	西安
东汉	永寿二年瓮	桓帝永寿二年	成务天皇二十六年	1770年	二十一行	八分	西安
东汉	建宁四年瓮	灵帝建宁四年	成务天皇四十一年	1755年	存五行	八分	西安
东汉	熹平元年瓮	灵帝熹平元年	成务天皇四十二年	1754年	九十余字	草隶	西安
东汉	熹平四年瓮	灵帝熹平四年	成务天皇四十五年	1751年	二十四行	草隶	西安
东汉	光和二年瓮	灵帝光和二年	成务天皇五十一年	1747年	二十七行	八分	西安
东汉	中平四年瓮	灵帝中平四年	成务天皇五十四年	1739年	八行	今隶	西安
东汉	初平四年瓮	献帝初平四年	仲哀天皇二年	1733年	存十行	今隶	西安
魏	譬喻经	高贵乡公甘露元年	神功皇后五十六年	1670年	长九尺	今隶	敦煌
晋	泰始三年瓮	武帝泰始三年	神功皇后六十七年	1664年	存十行	隶	洛阳
晋	太康三年瓮	武帝太康三年	应神天皇十三年	1659年	十八行	今隶	洛阳
刘宋	经名不明持品第一	文帝元嘉廿六年	允恭天皇卅八年	1477年	三十三行	行书	鄯善

朝代	名称	年代	日本年代对照	距大正十五年	数量	书体	出土地
南齐	佛说欢普贤经	武帝永明元年	清宁天皇四年	1443年	十二行	隶	0
梁	摩诃般若波罗密经	武帝天监十一年	继体天皇六年	1414年	廿八纸三十三尺	隶	吐鲁番
梁	华严经第廿九	武帝普通四年	继体天皇十七年	1403年	廿三纸卅四尺五寸	隶	吐鲁番
梁	金刚经	武帝大同元年	安闲天皇二年	1391年	四十八行	隶	鄯善
北凉	法华经方便品	沮渠蒙逊承玄二年	允恭天皇十八年	1497年	三十六行	今隶	鄯善
北凉	佛说菩萨藏经	沮渠安周承平十五年	雄略天皇元年	1469年	六十行	今隶	吐鲁番
北凉	十住论	沮渠安周写	0	0	跋文三行	隶	鄯善
北凉	华严经廿六	沮渠安周供养	0	0	二十一行	今隶	鄯善
北凉	法静题名	0	0	0	七字	行书	鄯善
北魏	大般涅槃经第四十	宣武帝正始二年	武烈天皇七年	1421年	侨陈如品三分之二	隶	敦煌
北魏	律抄	孝明帝熙平元年	继体天皇十一年	1410年	十七纸二十尺	隶	敦煌
北魏	摩诃衍经	孝明帝神龟二年	继体天皇十三年	1407年	四十尺	隶	敦煌
北魏	护身命经	孝明帝正光二年	继体天皇十五年	1405年	七十二行	隶	0
北魏	观世音经	孝明帝孝昌三年	继体天皇廿一年	1399年	四十五行	隶	敦煌
北魏	律藏初分卷	孝武帝永熙二年	继体天皇崩后一年	1394年	二十四纸二十九尺三寸	隶、草	敦煌
北魏	大般涅槃经第卅八	孝武帝永兴二年	继体天皇崩后二年	1393年	十八纸二十六尺	隶	敦煌

朝代	名称	年代	日本年代对照	距大正十五年	数量	书体	出土地
西魏	戒律	文帝大统七年	钦明天皇二年	1385年	六十四纸五十四尺	隶	敦煌
西魏	大般涅槃经第八	文帝大统十四年	钦明天皇九年	1378年	廿三纸三丈二尺七寸	隶	敦煌
西魏	法花经化城喻品	废帝元年	钦明天皇十三年	1374年	一百零八行	隶	O
西魏	诸尊陀罗尼	恭帝三年	钦明天皇十七年	1370年	十纸十三尺	隶	敦煌
北齐	观音像图	武成帝河清四年	钦明天皇廿六年	1361年	大理石、着色		河南固城
北齐	韩宝晖墓志	后主隆化元年	敏达天皇五年	1350年	八十一字	八分	河南固城
北周	建首初首故称第一	武帝天和五年	钦明天皇三十二年	1355年	十纸十三尺五寸	行、草	敦煌
北周	十方千五百佛名经	武帝建德元年	敏达天皇元年	1354年	二十七尺	隶	敦煌
隋	沙弥塞戒本	文帝开皇元年	敏达天皇十年	1345年	一百二十行	隶	O
隋	陶碗	文帝开皇九年	崇峻天皇二年	1337年	二十四字	隶	山东益县
隋	大方等大集经	文帝开皇十五年	推古天皇三年	1331年	二十五尺	隶	敦煌
隋	华严经第五	文帝开皇十七年	推古天皇五年	1329年	十纸十五尺九寸	隶	敦煌
隋	大智度论第二	炀帝大业三年	推古天皇十五年	1319年	十七纸廿八尺七寸	隶	敦煌
隋	僧伽吒经	炀帝大业十二年	推古天皇廿四年	1310年	廿四尺五寸	隶	敦煌
隋	佛说妙好车经	炀帝大业十三年	推古天皇廿五年	1309年	八尺九寸	隶	敦煌
唐	维摩诘经	李轨安乐二年	推古天皇廿七年	1307年	十四纸廿尺	隶	敦煌

朝代	名称	年代	日本年代对照	距大正十五年	数量	书体	出土地
唐	药师功德如来本愿经	高祖武德二年	推古天皇廿七年	1307年	十六行	隶	敦煌
唐	法花经第六	太宗贞观九年	舒明天皇七年	1391年	十纸十三尺	隶	敦煌
唐	黄仕强传	高宗永徽三年	皇极天皇白雉三年	1274年	五十一行	隶	敦煌
唐	阿毗昙毗婆沙卷六	高宗龙朔三年	天智天皇元年	1264年	十七纸廿七尺	隶	敦煌
唐	金刚经	高宗上元三年	天武天皇白凤四年	1251年	三纸九十八行	隶	敦煌
唐	北馆牒	高宗仪凤三年	天武天皇白凤六年	1249年	二纸二十行	隶、草	吐鲁番
唐	同后牒	高宗仪凤三年	天武天皇白凤六年	1249年	一纸十一行	隶、草	吐鲁番
唐	同第三牒	高宗仪凤三年	天武天皇白凤六年	1249年	断缺六行	隶、草	吐鲁番
唐	观世音经	则天武后天册万岁元年	持统天皇朱鸟九年	1231年	三十六行	隶	0
唐	户口册	则天武后圣历二年	文武天皇二年	1227年	断裂，十一行	隶	新疆
唐	弥勒上生经	则天武后久视二年	文武天皇四年	1226年	七纸八尺五寸五分	隶	吐鲁番
唐	刘浩墓志铭	则天武后长安二年	文武天皇大宝二年	1224年	铭朱漆书，盖白漆书	隶、篆	0
唐	目莲尊者问说经	武周时代	0	0	二十四行	隶	新疆
唐	舍利弗尊者问说经	武周时代	0	0	二十四行	隶	新疆
唐	善恶因果经	玄宗先天二年	元明天皇和铜六年	1213年	八纸十尺	行书	敦煌
唐	户口册	玄宗开元四年	元正天皇灵龟二年	1210年	三纸完	隶	新疆

朝代	名称	年代	日本年代对照	距大正十五年	数量	书体	出土地
唐	心经	玄宗开元五年	元正天皇养老元年	1209年	十八行完，跋三行	隶	0
唐	乞粮牒	玄宗开元九年	元正天皇养老五年	1205年	九行六十字	隶、行	新疆
唐	崔瑛墓志铭	玄宗开元十七年	圣武天皇天平元年	1197年	一面	隶	0
唐	解粮牒	玄宗天宝四载	圣武天皇天平十七年	1181年	六十字	草	库车
唐	法华玄赞第七	玄宗天宝十二载	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	1173年	七卷缺四纸	草	敦煌
唐	庄子天运篇	推定天宝年间	0	0	一篇完	隶	敦煌
唐	庄子知北游篇	推定天宝年间	0	0	一篇完	隶	敦煌
唐	观音经	代宗大历五年	光仁天皇宝龟元年	1156年	五纸六尺二寸半	隶	敦煌
唐	法华经第七	德宗建中二年	光仁天皇天应元年	1145年	第七完	隶	敦煌
唐	金光明最胜经	昭宗大顺元年	宇多天皇宽平二年	1036年	八十二行	隶	敦煌
五代	诸经摘录	蜀王建武成二年	醍醐天皇延喜九年	1017年	廿三纸，三丈	隶	敦煌
五代	佛名经第二	后梁贞明六年	醍醐天皇延喜二十年	1006年	口绘佛像，长四丈	隶	敦煌
五代	佛名经第六	后梁贞明六年	醍醐天皇延喜二十年	1006年	口绘佛像，长四丈	隶	敦煌
五代	法华经普门品	后唐明宗天成五年	醍醐天皇延长八年	996年	七尺	隶	敦煌
五代	阎罗王受记	同 废帝清泰三年	朱雀天皇承平六年	990年	七十三行	隶	敦煌
五代	礼忏文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村上天皇天历九年	971年	五十八行	隶	敦煌

朝代	名称	年代	日本年代对照	距大正十五年	数量	书体	出土地
宋	戒律	太宗开宝十年	圆融天皇贞元二年	949年	九尺九寸	隶	敦煌

附:日本文物纪年表

名称	年代	中国年代对照	距大正十五年	数量	书体
四自侵经	圣武天皇天平十七年	唐玄宗天宝四载	1186年	六纸八尺五寸	隶
瑜伽师地论	圣武天皇天平十七年	唐玄宗天宝四载	1186年	二十纸廿九尺六寸	隶
内膳司斛申请牒	圣武天皇天平十七年	唐玄宗天宝四载	1181年	一纸	行、草
心经	嵯峨天皇弘仁十年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	1105年	一尺三寸	分、隶、行、草

自前汉绥和二年至宋太平兴国二年的九百八十九年间,有日本非出土四件;汉代十件,魏一件,晋二件,刘宋一件,萧齐一件,萧梁三件,北凉五件,北魏七件,西魏四件,北周二件,隋七件,唐二十七件,五代六件,宋一件,共计八十三件。

品种有:纸本六十六件,锡壶一件,瓮十一件,砖四件(刘浩墓志、盖计二件),碗一件,石面画一件。

书道博物馆及藏品简介

赵声良

从东京都上野公园北侧的莺谷车站沿根岸附近的小路前行约10分钟,有一个规模不大却富有魅力的博物馆,这就是以收藏书法文物而著称于世的书道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本来是著名书法家和画家中村不折的私邸,早在1933年,中村不折就建馆将他的金石书法收藏品陈列出来,称作“金石馆”。1936年在金石馆的基础上建立了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为首任馆长。1995年,中村不折的后代将这座私立博物馆捐赠给了东京都台东区。2000年4月,书道博物馆作为台东区的区立博物馆正式开放。新的书道博物馆在原有馆址的基础上,加强了文物保护设施的建设,并增建了中村不折纪念馆。

进入书道博物馆大门,右侧就是新建的中村不折纪念馆,共有二层楼,一楼为常设的展厅,展示着中村不折的巨幅书法作品。二楼的一侧为中村不折纪念室,介绍这位艺术家的生平事迹,并展示中村不折从留学法国期间直到晚年所作的素描、油画、水彩画、水墨画、书法以及书籍装帧作品,反映出一代大师多方面的艺术天才。另一侧为特别展示室,轮流展示馆藏的部分珍贵文物。由新馆经过一个小小的日本式庭园,便进入本馆。这里也有二层楼,分为5个展厅来展示馆藏文物。

中村不折不仅致力于油画和书法艺术，而且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收集与书法相关的文物资料，他的收集品除了古代书法家的作品外，还有商、周以来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秦汉瓦当、画像砖、铜镜，以及古代的陶瓶、封泥、佛像雕刻、写经、文房四宝等文物，总数达一万六千多件。其中有12件文物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要文化财”，有5件被指定为“重要美术品”①。

书道博物馆藏品中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都是古写本的残卷，包括1、《法句经譬喻品》、2《佛说菩萨藏经卷第一》、3《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四》、4《三国志吴志卷第二十》、5《搜神记》、6《春秋左氏传》、7《抱朴子内篇》、8《郑玄注本论语》。除这8件以外，本馆所藏的古代写经数量很多，精品也不少，不仅对于书法研究，而且对于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写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一是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写卷，一是吐鲁番等地墓室出土。敦煌写本中《法句经譬喻品》有前秦甘露元年(359)的题记，是敦煌写本中题记较早之例②。唐写本《郑玄注本论语》结构开张，笔法飘逸，颇有文人书法的特色。吐鲁番出土的《佛说菩萨藏经卷第一》有承平十五年(457)题记以及“沮渠安周供养”的尾题，是北朝写经的重要作品，可以与敦煌北朝写经对照研究。此外，如有“沮渠安周”题名的《持世第一》，永明元年(483)题记的《佛说欢普贤经》、有天宝十二年(753)题记的草书《法华经玄赞卷第七》等都是书法上最可称道的作品。

古代书家之作有不少书法史上极为珍贵的名品，如王献之《地黄汤帖》，虽是摹本，但其上钤有“宣和”“政和”之印，并有文彭的跋，时代当不会太晚。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卷》，有米友仁的跋。颜真卿《自书告身帖》，并有米芾、董其昌、蔡襄的跋。《告身帖》是颜

鲁公晚年书法的代表作，传世有两件，另一件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到底何处为真品，很难断定。元明以后的作品，有董其昌《草书诗卷》、王铎《草书诗卷》、鲜于枢《草书后赤壁赋册》、文征明《草书千字文册》等等。

这里收藏的一些古代碑碣，也具有重要的文物与书法价值，如两件刻于后汉熹平年间(172—178)的“熹平石经”残片，是石刻儒家经典的最早作例，在日本除了京都的藤井有邻馆外，只有书道博物馆拥有这样的藏品。还有两件刻于正始年间(240—248)的“正始石经”残石，各残存200多字，内容分别为《春秋》和《尚书》，都以大篆、小篆和楷书三体书法刻出。弘始四年(402)的《吕宪墓表》，东魏天平二年(535)的《司马昇墓志铭》，以及隋大业元年(605)的《舍利函铭》等石碑都保存完整，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还有一件太平真君三年(442)的《鲍綦造塔记》，残石为一座塔的础石，正面刻造塔记的文字，两侧面刻有供养人形象。这些形象对于北魏佛教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还有一些古代拓本也富有价值，如宋拓本《石鼓文》、《泰山石刻》、《开通褒斜道刻石》及明拓《张迁碑》等，对于书法史的研究极有参考价值。

另外，有一些文物也引人注目，一件有“永寿二年(156)三月”的陶瓶，瓶周围题满了文字，其书法具有汉简流畅而豪放的特点；还有一件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的戈，其下部有篆书9个字；有三国时期吴建兴□年(252—253)铭文的神兽镜和吴甘露五年(260)铭文的兽首镜，是传自中国南方，时代较早的铜镜。以上几件都是国家指定的“重要美术品”。

书道博物馆的青铜器也收藏颇富，特别是一些器物保留着完

整的铭文,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如一件东周时代的敦,盖和底部分别有同样内容的铭文23字。这件敦在《西清古鉴》卷二十七中著录,可知是乾隆内府旧藏。另一件周代的鼎,最初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原为端方所藏,鼎内侧有铭文72字。还有一件周代的爵,也有铭文10字。

书道博物馆还有一些佛教雕刻,如东魏定武二年(544)铭文的弥勒菩萨像,作游戏坐式,左手抚足,右手支颐,作思惟状。衣纹流畅,造型写实。台座下刻有双狮形象。又如唐景云二年(711)的阿弥陀佛像,高126厘米,佛像作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左手抚膝,右手抬起,手部残损,推测当为施无畏印,身后有舟形火焰纹背光。台座部分刻有铭文及供养人形象。这些为数不多的佛像,各具时代特色,也是佛教美术研究中不可多得的资料。

总之,书道博物馆的藏品内容丰富,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书法,以及佛教美术、敦煌吐鲁番学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注　释

①"文化财"即文物,按日本的法律规定,古文物的最高级别为"国宝",其次为"重要文化财"和"重要美术品"。

②包括此卷在内的不少书道博物馆所藏敦煌写本,藤枝晃先生认为都是赝品。近些年学术界对敦煌写卷的伪作有所注意,特别是日本所藏敦煌写本的真伪有不少怀疑和猜测,随着书道博物馆对这些写本的逐步公开,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